女聲

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出版

第二卷

第九期

恭賀新禧！

在本刊出版的一天，這個頌詞，可說是「已成陳跡」了；但是本刊和讀者仍是三十三年的第一次見面，少不得也用這一個頌語先向讀者補獻，再來宣述我們三十三年的先聲。

「風雲入世多，日月拋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

這是梁啓超初度三十歲時，在日本東海道火車中口占十首之一。一個人到了三十歲，低算是少年；比較起來，一個國成立了三十三年，更是少年國；況且新中國還都也剛剛踏進第三年。四千年古國的中國，經過無數的禍亂，總能抬頭復甦，今日之中國既然是少之又少，新的又新的國家；況去年得友邦援助而脫離了次殖民地的桎梏，更是新中國的新氣象，國人在這少年國家中，應要怎樣自勵自修自強自立來扶植這個新的中國呢！

先聲

每一個人是一國的一份子，猶如一座大機器，雖然一顆小而又小的螺絲釘，都會影響到整個龐大機器的動作。從今年起，我們——全中華民國的國民，無論男女老少的我們 惟有合力各盡所能，各竭其力，各舒其智，各施其財，向復興中華，培植這新中國的光明大道邁進！

這就是本刊的一點祝頌新年的微意，想讀者大家都有此同感。（孤）

女聲 第二卷第九期目次

封面畫（薛寶釵）……陳小翠
先聲……孤
國際新聞
南太平洋日戰續。等，等
評論
林黛玉和她的悲劇……芳君
修養
全國婦女一九四四年的展望……余極
婦女的生活
法國的女政客海琳妮（上）王文山
越王勾踐的女兒……孤嶼
李清照與顧太清……蔣山青
纏足瑣談……左君
出妻史話……樂无恙
兒童欄
希望……薇芹
智慧的虫鳥……如蠅
衛生
關於月經的常識……虞澄
文藝
和久米正雄參觀劉海粟畫展記……熹
黎明（長篇小說）四……關露
里行散記（散文）……宇文洪亮
夢（小品文）……匡子英
「他們將會幸福」（小說）修嵋
聖誕夜（木刻）……顧藝萃
北京過年雜景……方綃
戲評
樑上君子·文天祥……蘭
略談劉瓊與張休……史蓉華
信箱……讀者
餘聲……編輯室

南太平洋日戰績

敵機艦損失殆盡　日將士忠勇殉職

自從反軸心軍對於南太平洋戰場，採取一島跳一島的戰略，早在本刊報告過：查十二月內，敵方被日海陸空軍分頭截擊，將敵一切企圖阻撓，不能照他們原定的如意算盤計劃進行，這是値記載的一回事。

初，美軍在新幾內登陸，同時向所羅門羣島進攻，滿擬得在該羣島中最大的玻根維爾島上陸，而奪回拉巴爾一地；但是總遭日海陸空軍的堅强防線和反抗，所以每次企圖也受了損失而失敗的。

因此，敵方另謀出路，擬用夾攻的方法，不惜大量的犧牲，會出動十數艘航母艦數十艘戰艦巡洋艦驅逐艦，保護着很大的運輸船團，集結在吉蘭貝特羣島之間，直向該島登陸。其時日駐軍兵力，不及敵方十分之一，可見敵方浪費兵力之一班。

在十二月初旬，吉蘭貝特戰爭，先後四次，敵方艦隊，爲日軍轟炸沉毀，航空母艦四艘巡洋驅逐等艦十餘艘，擊落敵機一百二十五架之多。由上述字數，可見敵方機艦損失之大。至於登陸美軍，損失約在三四千左右。

同時約在五日間，馬紹爾羣島海面，復有空戰。日軍飛機不畏強敵，曾屢次轟炸敵方艦隊。敵損失航空母艦二艘，巡洋艦三艘。合計前兩星期戰果，敵航空母艦已沉没五艘之多，其他艦艇十餘。

自從美軍在新幾內的芬希哈孚登陸，曾用優勢的兵力和機械部隊，向宗古河進攻。惟日駐軍先發制人，敵軍陣脚尚未立穩，即爲日機隊猛炸，敵軍全數殲滅。後由奥軍另在拉姆溪谷地帶出擊，日軍復與其展開戰鬥。此是十二月中旬事件，敵方損失軍兵約千人，鎗彈更多。

至於守衛達拉瓦島及瑪金島的日海軍陸戰隊，自上月廿一日至十二月，以孤兵三千，邀擊敵方登陸軍隊五萬餘，連日奮戰，使敵方損失重大並牽制敵的機動部隊。

計該兩島日軍，陸戰隊三千名，其他軍屬一千五百名，共約五千人，血戰數十日，以少數兵力而當敵方五萬大隊，至十二月二十一日日大本營方知該孤軍全部殉職，其壯烈犧牲，殺是動人。指揮軍爲海軍少將柴崎惠次，同時殉難，其名永垂不朽云。

反軸心會議的兩作用

會議是他們的「宣傳炸彈」
也是他們的「隱醜烟幕」

反軸心各國的作戰，原本沒有共同的目標，所以他們都是以自身利害爲前提，因此作戰的計劃，往往是同床異夢。爲其如此，反軸心各國，軍事上行動的遲緩，眞比蝸牛還要慢，結果吃了大虧，不祇是一二次。常常給日德軍事當局，利用他們的基礎不固的弱點，就用了先發制人的戰略。

反軸心唯一方法，來掩蓋他們的分歧，祇有利用「會議」的召集。所以每次會議，都有兩重作用，（一）是向自己陣營表示合作的外面，來取信國內人民和聯軍。另一方面，也是虛張聲勢，想嚇倒軸心方面和其他中立的弱小國家。這種作用，祇可說是「宣傳炸彈」，用來做他們神經戰的利器。（二）因爲他們目標的不一致，個個都抱着自己的利益爲前提。所以蘇聯想望第二線，任其如何迫切，英美祇是好整以暇的慢吞吞。等到事情差不多決裂了，英美不不能拉攏，所以製出種種會議來遮蓋他們的不和，所以無以名之，祇認爲這些會議是「隱醜烟幕」而已。

在十一月和十二月間，共有三次惹人注意的會議，雖然內容議的什麼無從確知，但是歷觀每次會議之前，敵方必有盛大宣傳，等到會議之後，却是諱莫如深，祇給世人悶葫蘆一箇。

英美蔣之開羅會議——英首相邱吉蘭，美總統羅斯福，渝主將蔣介石三首領，曾在開羅舉行會議。據報說是關於太平洋軍事戰略。但是散會後，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動態，祇有傳說要奪回滇緬路，可是早給日軍先着祖鞭，擊破緬北渝駐軍。他們的妄想，只好算一個黃粱夢。

德黑蘭之會議——在這個宣傳已久的會議前，還有三國外交官吏在蘇聯莫斯科會議。到德黑蘭開會時，英首相邱吉爾，美總統羅斯福，到達該地，分別駐驛於英美大使館。警戒異常嚴密，四週派有俄國兵隊，更加英美暗探。那時史太林出席，爲歐戰開始以來三國首腦第一次的會議。內容雖經三國官方作過一次空洞的報告；可是眞實情形，外界無從忖測。大多以爲這會議政治氣味比軍事戰略的成份爲大。可說是大國併吞小國或壓迫弱小的分贓會議罷了。

土總統在開羅——這個英美蘇會議後，跟着有羅斯福和土

總統伊斯美的會談。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安加拉和伊士米蘭間忽然電話中斷，係因恐怕走漏了土總統到開羅的消息。事後果然美土元首在開羅晤會。外間報載這是美國壓迫土耳其參加戰爭的先聲。但是會議後，土耳其又來一個武裝中立的聲明。

綜觀上面幾個會議，事實沒有任何成就，祇可認為「宣傳炸彈」和「隱醜烟幕」的把戲罷了！

經濟建設中的南洋

菲律賓・緬甸・越南

「有」與「無」的改觀

為什麼要有戰爭？在每個人心目中，時時存着的。最簡便直接的答覆，就是「有」與「無」的爭。

所謂「有」與「無」，便是經濟資源的有無問題。

自從大東亞戰爭爆發，英美從前霸為已有的資源，先後在半年間給日本在他們掌握中奪回，更在戰爭兩年來幫助原來的主人翁，建設起來實行共存共榮的原則。所以東亞的「有」與「無」的問題，頓改舊觀了！

今將南洋最重要三國的經濟建設，分別論列，想是留心時局的讀者所要知的。

菲國的自給自足——「民以食為天」。這是我國歷古以來治國平天下的唯一信條。菲國的食糧，素感不足，每每不能自給。故建設當局，最先進行此着，立有食糧增產五年計劃。鼓勵生產豆類，作為補充食糧，並開墾荒地，調節耕種時期，改良種子，增進技術，大凡一切莫不有長足的進步。

次要是為輕工業，如紡棉、製糖、烟草、電器、烈性蘇打，肥料等，經由日本運去大批輕工業設備，以加增產量，同時改良出品。

菲律賓自成為獨立國家後，執政者將循此途徑來達到自給自足，為時當在不遠云。

復興緬甸經濟——從前緬甸在英國鐵蹄下，年年輸入超過出口的總額，因為英國祇知搾取，使其永久淪為殖民地，不管緬人死活的。

自從日本協助成為獨立國家之後，第一要圖實行復興經濟，推行自給體制。原本緬甸產棉最富，從前全部運到印度，由英人織為布疋，再復輸入。前由日本運到大批紡織機，大量紡織以謀自給。再將水田改種黃麻，以便製成麻袋。

戰前緬甸所產原皮，亦係運往印度。現即自行製革，並設立製鞋工廠，不久便能大量出產。又緬人素信佛教，因此漁業不能發達，今由日方提倡，採用「底曳網」出海捕魚，漁業已大進步。更有米鹽，向足自給，現將過剩鹽米，作為工業用途，如製肥皂，日本酒，啤酒等。

凡諸設施，次第舉行，不獨使緬甸國自給，且於共榮圈前途大有貢獻，至於為此次大東亞戰的補給，更佔重要地位。

日越經濟提携——自從法國政變，越南政治方面，也有重大變遷，關於經濟方面，創設同業公會制度，以防止自由競爭，排除追求個人利益。

越南素以產米為最大宗，故除自給外，尚可大量輸出。棉業本極幼稚，自從實施日越經濟提携後，已經增加產量一倍，且擴充種棉地面，自給自足之日為時不遠。

油脂火油向恃輸入，今則採用植物油代替，因越南產油性植物素多，若增加種植，更有可觀。

從前雖有輕工業，但多為家庭工業，今正提倡改良，想不出幾年，輕工業必能使越南完成自給的政策。

共榮圈的精神——每國能自給自足，為共榮圈各國第一要務。因自給之後，然後將有餘的力量，貢獻東方其他各國，互相輪運，以長補短，庶幾物資流通整個東亞，而打破一切「有」與「無」的壁壘。從此大東亞各國貿易往來，方臻共存共榮的樂境，此大東亞戰爭所由生，共榮圈之所由設也。

十二月中歐戰場的動態

德蘇大戰於刻赤基輔等地

英美在義境並無大進展

歐戰在冬季是沒有什麼驚人消息的，因為風雪頻繁，雙方多是難於使用機械部隊，所以戰爭表面似是沉寂；可是雙方都不肯放鬆一步，小接觸的拉鋸戰是家常便飯了。

自從蘇聯在秋末渡過聶伯河，曾經一次威脅德軍陣地，後來經過幾場血戰，尤以在斯摩倫斯克西方的一次，德軍坦克車隊突破蘇軍陣地，將其一部殲滅，另一部包圍。

在十二月四日蘇軍由克里米半島，在刻赤半島登陸，佔据東北及南岸，利用猛烈炮擊及坦克車多輛，強行突破德軍陣地。經德海軍還炮截擊其南陸登陸部隊，擊沉運輸船多艘。

至八日蘇軍中止東北進攻，同時展開劇烈戰爭於聶伯河套，但天氣惡劣，祇有數處的局部戰爭。十二日蘇軍增援刻赤登陸部隊，同時沿聶伯河一帶，雙方出動坦克車隊，戰鬥一月，至此已達最高峯。

基輔西方，本有兩軍對峙，於本月內，德軍企圖奪回，故曾大戰數次，本文截稿時，蘇軍已退出基輔西方之拉多米斯爾要塞云。

英美軍在義國，因德軍處在山岳地帶，得着地利，可以由高臨下，時用大炮轟擊進犯之敵軍，所以用兵數月，英美毫無進展，英外相艾登亦加以承認。

且德軍為防禦英美在後方登陸，早將義國北部沿地中海海岸，築成堅固要塞線，所以英美以後企圖佔領全部義國，非用大量人力物力，正面突破德軍山岳陣地，不能取勝云。

評論

林黛玉和她的悲劇

紅樓夢以外的事

芳君

「紅樓夢」是一部以沒落的封建貴族生活作爲背景，以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作爲寫作方法的長篇小說。因爲是以沒落的貴族生活作爲背景，它的故事自然是一個悲劇，以現實主義方法作爲創作方法，它的內容自然是現實性的，因此可以說「紅樓夢」是一部現實主義的悲劇小說。

然而，以沒落的社會生活和悲傷的個人生活作爲題材的作品不一定就是悲劇，或者開始是充滿着濃郁的悲哀氣氛，而等到故事發展到將近終了的時候就轉悲爲喜，在「大團圓」的結論之下悲劇一變而爲喜劇了。這是在中國的小說彈詞和戲曲中一向據有的特點。只有幾部僅有的作品超乎這個老例之外的，就是在曲本中有「桃花扇」和「西廂」，在小說中有「紅樓夢」。

曹雪芹寫了八十回的「紅樓夢」，高鶚補了四十回，一共成了一百二十回。高鶚所寫的雖然不及曹氏的遺作，但他能夠以相似的作風繼續表示了曹氏遺作裏的人物個性，開闢了中國小說史上的集體創作，這是高鶚對於中國古舊文壇上的一個難能的貢獻。同時，他不襲舊套，不把帶着悲劇性格的「紅樓夢」弄成一個大團圓的結局，而使它成爲一個悲劇，這證明他對於寫作的別開生面，同時也表現了作者以他難能的筆，把舊社會中不會被人揭漏的陰暗和崩潰。反映給讀者的功勳。

現在我不想批評「紅樓夢」，因爲這是一個相當浩大而煩困的工作。我的手邊既然沒有充足的東西供我考證，又沒有充足的時間容我把它精細地閱讀。我只用一般的讀書方法讀過「紅樓夢」，也用了解一般小說的情節與故事，一般小說中的對於人事的描寫去了解「紅樓夢」的寫作技巧和內容，「紅樓夢」除開是一部與一般文藝作品一樣的小說而外，它還具備了與許多別的小說作品中不會有的特點：那就是，第一，「紅樓夢」是反應中國的沒落的貴冑，由於中國經濟發展的狀態的離奇，中國的政治制度也是離奇的，在農村經濟反映之下的中國封建貴冑的生活也是離奇的。其次，因爲一般舊社會中思想形態的離奇，生活在舊社會中的一個文藝作者——尤其是像曹雪芹和高鶚這一類的，多才多藝，富於生活經歷的作者——的意識形態也是複雜而離奇的。因此我們很不容易根據自己一點簡單的認識就去從事批評「紅樓夢」。

寫下上面這一段似乎於我本來要寫的沒有必要，然而好像又有必要。這種「必要」就是，當我最近向朋友去借「紅樓夢」的時候，朋友以爲我要批評「紅樓夢」；而我自己呢，也彷彿像要批評「紅樓夢」。以免別人和自己的懷疑就寫了這麼一段。

「紅樓夢」是一部悲劇。然而「紅樓夢」中的人物衆多，他們的結局都不一樣。現在我願意在異常繁複的人物中挑出一個悲劇性最濃厚的林黛玉來代表作者給我們的東西；也從林黛玉身上我們可以看出來當時的這一幕悲劇是如何扮演成的。從這一點上去了解願意我們了解的東西。

現在我們就從林黛玉看起。

在「紅樓夢」中，與林黛林有着密切關係的人物有四個：第一個是賈寶玉，林黛玉的情人。第二個是薛寶釵，林黛玉的情敵，第三個是賈母，林黛玉的保護者兼陷害者。第四個是王熙鳳，林黛玉的劊子手。

把這五個人合起來就是一部悲劇的「紅樓夢」構成的要素，也是在舊社會中不可避免的，使人感到的寃屈而悲慘的現實。

一部現實主義的文藝作品，在它中間所實現的事象是比眞正的現實還要現實的。這意思就是，通過一部現實的文藝作品，人物的個性發展得更完備，事件進展得更沒有痕跡，故事進行中的主觀與客觀的條件更精細而週密。人物的遭遇和相互之間的關係更富有不可避免的必然性。

林黛玉是一個體質幼弱，身世孤單的少女。因爲這樣，她便爲了身世沒有寄託而投奔到賈家來。在她來到賈家之後，她正在傷感着荳蔻年華，紅顏薄命的時候却沒有一個人能夠對她理解和同情；別人對她的奉迎，愛護和關心在她感覺起來全是虛僞的敷衍和帶着仇意的冷酷。眞正能夠體貼和細心愛護她的只有一個人，那就是賈寶玉。於是，在她所感到的孤單而冷酷的世界裏她的靈魂和情感有了一個寄託，她把她的歡樂和幸福暗暗地跟賈寶玉連在一起。唯有看見賈寶玉她才能夠感到溫暖和人情，她才需要生命和健康。這是林黛玉和賈寶玉暗結下的一番不可解的姻緣。

賈寶玉是一個多情的人物，她鍾情於林黛玉。但是她是一個千金之子，千金之子是要居高臨下，他的感情要普及衆人。同時千金之子的感情也像他的身體一樣，是被衆人所愛戴，衆人所瞻仰的。況且在他的週圍除開林黛玉之外還有許多包圍着他的女孩子。這使得賈寶玉不能把一種專有的感情表現在林黛玉身上。

這就使得林黛玉在不自覺的時候感到傷感和悲憤，因為悲憤和傷感的不能排解，她終於完成了結束她生命的鋼疾。

薛寶釵是以和林黛玉相似的關係寄身到賈家來，她比林黛玉多有一些保障的是她有一個母親和兄弟。然而，和她接近的出色男子只有賈寶玉一人，賈寶玉又以同樣的柔情對待於她，況且，以賈家的情形和她相比，使她感到她可以把她的終身寄託在賈寶玉身上。於是，在客觀的形式上，她和賈寶玉與林黛玉之間就形成了一種三角戀愛的關係。因為是三角關係，薛寶釵就成了林黛玉的情敵。

賈母愛護林黛玉，但是由於宗法的觀念，她更愛的是賈寶玉。林黛玉是她的外孫女，賈寶玉是她的孫子。拿林黛玉和薛寶釵相比，林黛玉的秉性憂鬱，身體孱弱，薛寶釵跟她相反。況且為了金玉相配的宿命觀，為着賈寶玉的利益賈母自然是願意迎娶薛寶釵而不願意林黛玉，在賈母的婚姻主張之下，一向夢想着與賈寶玉成為眷屬的林黛玉就輕輕地被斷送了。

賈母愛護林黛玉，可是她只憐愛她的幼小和孤獨。她未嘗不替她打點過終身，但是她不能把她終身的幸福算在自己的幸福之內。因為她是一個過於幸福的人。越是幸福的人，越要保護自己的幸福，恐怕自己的幸福為着別人而受到損傷。正如一個越是富有財產的人越愛護自己的財產，惟恐自己的財產受到損失一樣。因此一個微弱的林黛玉並不在她的心上，她更不曾想到林黛玉會為賈寶玉的婚姻而至死。我們且看「紅樓夢」第一百〇九回與一百十回中，賈母臨終之前說的几段話：

「……！我是極愛尋快樂的，如今這病也不覺着怎麼樣……！」她又說：

「我到你們家已經六十多年了，從年輕的時候到老來，福也享盡了。自你們老爺起，兒子孫子也都算是好的了。就是寶玉呢，我疼了他一場。」她還說：

「我想再見一個重孫子，我就安心了！」

從她這幾句短簡的話裏，我們知道她對於後輩的愛完全是為着建設自己的繁榮的幸福的，她不能去眞正地愛一個與她自身幸福無關的人。林黛玉在賈母愛護之下的處境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答覆。同時林黛玉之死和賈母對她的愛我們也可以尋着一種關係。

大凡讀過「紅樓夢」的人都會感到致林黛玉於死的有一個人物，那就是王熙鳳。王熙鳳為什麼愛林黛玉，林黛玉死對她有什好處？這點我們可以從林黛玉的身世來看：林黛玉的父親林如海位置蘭台寺大夫，並任揚州巡鹽御史，五世封為列侯，是一個世祿之家。他的貴與富是不會分開的。林黛玉並無兄弟姊妹，是她父親的孤女。她的父母雙亡，繼承財產的除她之外另無別人。從這裏我們可以知道，林黛玉進到賈府決非光身一人，而是帶了大批的財產的，這點作者縱不告訴我們，我們也能知道。而在賈府中最有權威，最能掌握財政大權的就是以能獲得賈母之寵的王熙鳳。如果林黛玉不死，不管是留在賈家或是嫁了別人，曾經被王熙鳳所保管的林家的財產她是必需交還給林黛玉。因此她使了各種方法促成薛寶釵和賈寶玉的關係，等到林黛玉染上難治之症的時候，她向賈母獻策，誘逼賈寶玉和薛寶釵成婚；致使林黛玉不被殺而自死。然而她的方法是聰明而狡詐的，她的陰謀狡計處處使人覺着舒服，而不可怕。我們試看第三回中，當林黛玉剛進榮國府，王熙鳳當着賈母向她說的一段話：

「天下眞有這樣標緻人兒！我今日才算看見了。況且這通身的氣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孫女兒，竟是個嫡親的孫女兒是。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嘴裏心裏放不下。……」又說：

「……我一見了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又是歡喜，又是傷心，竟忘了老祖宗了。……」

「……在這裏別想家，什麼吃的，什麼玩的，只管告訴我。丫頭老婆們不好，也只管告訴我。」

從這裏看起來王熙鳳在賈府多麼權威，為人的手段多麼高妙，多麼會承寵。她說起話來能夠一語雙關，她不但要使賈母一個人歡喜，而且要使別的人都歡喜。當她在別人面前顯示口才和殷勤的時候同時不忘記賈母，要博得賈母的同情。

在沒有自由戀愛的社會裏，戀愛本身還是存在，人情總是一樣的。芳官為着被她戀着的戲子死去燒紙錢，賈寶玉說：「這也應該的，他們也算是朋友。」賈赦想娶鴛鴦為妾，鴛鴦不肯，除開平兒和襲人同情之外，賈寶玉也向她表示同情。這證明一段自然而正常的感情，即使被當時社會的虛偽道德家所不齒，但是眞正懂得人情和有良心的人會去作感情和歌頌的贊揚的。同時越是遇見殘酷的社會制度，堅強而毒辣的人物越獲得勝利，軟弱而屈從的越受犧牲。

林黛玉的悲劇自然是由於她那個時代，和她自身特有的環境的客條件給她造成的。像賈母的自私，賈寶玉王的不專情，王熙鳳的毒辣和陰險。但是也有自己的主觀條件，那就是她自身的軟弱不強，多愁善病，在敵對的人們跟前充分暴露了自己可被攻的缺點。反過來，以同樣寄居在賈府的薛寶釵在戀愛的結果上能夠戰勝林黛玉，這除開別的許多外在原因之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她不軟弱，不工愁善病，使得即使要進攻她的人無從展策。一般的個人主義的戰略上有這樣一個方法：如果敵人比自己軟弱，自己就要迫切地進攻。如果敵人比自己強，自己除開後退之外還要向對方獻賣一番秋波，以妨患難於未來。在林黛玉的時代，財產和宗法觀念都是她的敵人，但是以她的軟弱而善病更引起了別人進攻的野心。這是在「紅樓夢」裏，除開客觀的條件之外，林黛玉本身的條件使她完成這幕悲劇的原因！

除開把「紅樓夢」看成一部現實主義的小說之外，研究過「紅樓夢」的都說它是負着某些歷史人物寄託的使命。因為沒有多餘的時間去研究「紅樓夢」，不能在被作者寄託於這部作品中的背景和人物上去作討論。但是作者在寄感和寓情的用意之外，對於本書的正面故事的本質是有着充分的經歷和憤慨的。

然而多情而善感的大家閨秀林黛玉，是生在「紅樓夢」的當時，她的個性正是她所生在的那個社會中的女性的代表。我們讀了「紅樓夢」之後除開對她寄與無限的憐憫和同情之外，是不能有什麼奢侈的批評的！

也許讓一位對於「紅樓夢」有所研究的人看起來，這篇文章所談的是「紅樓夢」以外的事。如果這樣，我就說：「這只是我的一個偶然的感想。」

修養

諸位姊妹的一九四四幸福之年從今天開始了。「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於是我輩人人應該在今日今時預定一項「一年計劃」，然後按照我們自己定的計劃逐步做去，纔不辜負了展開在我們面前的三百六十五天的幸福希望。倘不規定一種計劃，就彷彿「既入寶山，空手而歸」的一般沒有把握。因爲未曾預備了決心去拾起那寶山中的黃金，綠玉，紅瑪瑙，金鋼石收進我們的百寶囊中來，豈不可惜？

不定計劃，當然只能馬馬虎虎的撞木鐘，那是幸福極少，因爲沒有看清楚那木鐘是撞不響的呀。至於說「忙什麼，明天再定計劃罷」，那就你的幸福減少了，因然既有明日，於是「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恐怕到了第三百六十四個明日還是一杯「孟婆湯」。糊塗過去了一年之久，把一個大好的一九四四幸福年頭兒被它悄然滑溜過去了呀。

一年有一年的情形，一九四四是和剛過去的一九四三不同，也決不與在未來的一九四五同樣。因爲世界潮流的奔騰，一方面有人類的酷愛和平，以致物質文明的進展，一方面有演變於弱肉強食，專做屠殺侵略的摧殘。亦許去年強權壓滅公理，而今年公理戰勝強權，亦許今年的弱者就是明年的霸王，亦許去年的弱不禁風就是今年的鋼筋鐵骨，亦許去年的室暗燈昏就是明年的華堂大廈。所以每年有各不相同的景象，而每年應有針鋒相對的計劃。這乃是依計劃而完成事實，因環境而定出方針。所謂「識時務者方爲俊傑」，於是凡我輩在今日今時定好計劃按照實行的諸位姊妹們就是一九四四幸福年的女豪傑。

全國婦女一九四四年的展望

余極

近年來全國婦女都在逐年進步，知識上，體格上，思想上，能力上，都能普遍化平均發達。一九四三年的婦女就比一九四二年中進步得多多。所以我們武斷的說一句：一九四四乃是中國婦女進步年，幸福年。更有進步，才更有幸福，乃無疑的。那末我們處此進步年中應該怎樣的在知識上，體格上，思想上，能力上保持着前進之路？方才不知幸福之門遠離，方才不遭淘汰，方才不受人家欺凌，方才能夠固守着中國婦女進步年的壁壘，這就是我中華全國婦女在今日今時要預定的計劃。

要定計劃，應先討論。以個人而論，就是自己先行省察一番，以其長處推己及人，以「願有情人都成眷屬」的精神使全國婦女趨於同化，如發見自己有不足以應時代的需要之處，應該學習，以科學的指示爲歸依，務使合乎環境，依我計劃，完成事實。怎樣討論？（1）先用演繹法闡明正面的規律，（2）次用反證法認清背面的否詞，和（3）終用歸納法指出本年一年中應該嚴行遵守的目標。

關於（1），今年的全國婦女要一個一個成爲「智仁勇」的女子，這就是唯一的希望，因本年的環境和往年不同，萬萬來不及再延挨等待的了。

對於「智」字，并不是我本來有的聰明睿智以及一切學問特長，乃是實事求是去幹的經歷。第一要「生活簡單」，偏重於耐勞吃苦，有糙米飯窩窩頭吃，有布棉袍穿已經是上上大吉，從一九四四年起，如女子還偏重於錦衣玉食的，就是太不聰明了，好聽點稱之爲「不智」者，警惕之談，就是預備死於頹廢生活中，那眞是不可救藥的了。其次要「活潑快樂」，環境儘管惡劣，生活儘可簡單，粗茶淡飯，而以古之大賢「回也不改其樂」的態度來對付，關於個人的任何堅苦都能打破難關了。其次要「清潔衛生」，飲食衣服雖然粗劣，却注重營養，熱力，消化，排泄，等，即使糙米，黑麥，玉蜀黍，榜子麵，却含有豐富的維他命B以及糖分，蛋白質等主要質料，即使粗布棉袍，白衣襯衣，只要清潔，却也非常美麗，其餘如常沐浴，晒陽光，吸新鮮空氣，身體自能強壯，養成一個個健康美的女子。其次要「多讀書報」，少讀書報就是「孤陋寡聞」，不必說世界大勢的消息要從書報中得來，就是我的衣服上怎樣擦去油漬或一盆菜怎樣煮得可口好吃，也得在書報上清清楚楚的告訴我，不讀書報時則強暴的人已在我的大門口放炮殺人而我還以爲是鄰家在娶兒媳放烟火花爆呢！多讀書報，就能知道許多事情，免除了我成爲一個瞎子和聾子，并且在我的日常生活科學化常識可以多多獲得而讓我照辦，使我成爲一個立在時代水平綫上的有用的女子。其次要學習些「看護技能」，不僅爲應付環境，而且在平素自身上及家庭中多多的有絕大利益，看護技能是我輩女子天經地義的職司，缺少不得的，可以向就近婦女團體如青年會，婦女協會，或各醫院設立的看護術義務教練班去學習。倘然各婦女團體尚沒有這項訓練班，一方面在旁的報紙刊物上發表其重要而敦促她們的覺醒，一方面儘可直接去要求她們臨時舉辦，不要讓她們暴棄天職。其次要擴充我的「防空知識」，戰爭受害最烈的乃後方的婦孺之輩，飛機炸彈到處恐嚇，後方的都市及和平的婦女與兒童，就是敵機的目標，我不與人爭，他却要你命，所以，不做自衛的準備，就

得向枉死城中做斷頭缺足的冤鬼，閻羅王也沒有法子來替你伸冤。所以只有自己預備充實了防禦的知識以圖生存，一方面由我自己閱讀防空書籍和預備一切，藉以衛己救人。以上舉出的各條，就是關於本年全國婦女應偏重於「智」的一方面的。

對於「仁」字，意思就是博愛，尤其要愛護孤幼。第一要「教育兒童」，在家庭中教養自己的兒童，弟妹子姪甥女兒等等，同時對於鄰居，村閭，貧苦孤兒，失學孩子等等設立義務識字班，灌輸愛國思想，并且教他們做輕的生產工作，至於教他們做粗的縫紉，學簡便的烹飪，和編粗糙的羊毛衣袴，就大有用處，年齡較大的女童，獲得些淺識薄技，就是你的施教的功勞，有益於國家社會是排列在眼前的。其次要「愛物務農」就是養雞，養蜂，養鴨，養猪，養兔，養魚，種蔬菜，種果木，種豆，種瓜，種番薯，種棉花，直接的供食料和經濟生產，間接的供重要工業的原料，如糵製酒精汽油和棉花製火藥炸彈，何等緊要，有一尺一寸的家園，就可生產出許多物料，家庭婦女正可利用餘時來做這些工作。其次要「樂羣歌詠」，淺顯的婦女歌詠隊，向兒童園地，農村田舍，駐兵營地，苦力工場，等處去舉行音樂會，以悲壯歌曲和雄健樂聲以激勵志氣，這個和「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有天淵之別。其次要「參加法團」，婦女乃公民一分子，我國婦女向來不很明白，自己放棄權利，從大者言，即本市的女青年會，婦女協會等，婦女理合參加，然過去的我國婦女團體組織不大嚴察，全國的屬散沙一盤須要從本身起設法增厚力量，從小者言，即如婦女研究學術支派小團體亦絕無僅有，人數至少，力量極弱，以致缺乏紀律和極散漫，一朝有事，無法團結，所以要從今日今時起全國婦女人人覺悟，努力參加各項合法團體，一洗自輕自賤之恥。其次要「傾囊捐助」，凡有大義意大規模之募捐事項，苟有利於國家，我也應該盡力輸將，即使爲數極少，雖幾分幾角的捐助，亦能聚沙成塔，决不可以認爲我是婦人女子無能爲力，但是必須看清楚那募捐的宗旨何在，倘是爲了建築一座財神廟或塑一尊送子觀音或成立一個呂純陽乩壇等一類的事情，雖一個「銅子兒」也必須嚴行拒絕，否則，果然「一錢落了虛空地」了。其次要「殺身成仁」，這是我國數千年來婦女的美德，到不得已的時候，决不肯屈服的。現在又豈肯消失？以上舉出的各條，就是關於本年全國婦女應偏重於「仁」的一方面的。

關於「勇」字，并不是我本來有的「力能舉百鈞」或投擲一百呎遠的五十磅鐵球，乃是身心并重隨時隨地親自去幹的實際事件。第一要「勇於節儉」，乃是節省消磨的時間做有用的事情，節省耗費的精神供高尚的思想，節省不急的消費作十萬火急的用途，這就是節衣縮食克勤克儉的意思，而且知無不爲，决不遲疑，這纔算勇呢。其次要「勇於儲蓄」，本年的婦女儲蓄要分兩種，一種就是把節省下來的金錢，儲蓄於銀行，郵政儲金匯業局，中央儲蓄會等，積少成多，可以有一筆特別用途的款項，例如迁移家庭的費用，或旅行費，第一種是積蓄米糧，煤柴，油鹽，等於我的家庭中，不防天災外患的不測，務宜量力而行，想到就辦，沒有意外，積蓄猶存，這兩種必要有毅力，有勇氣。其次要「勇於任事」，不論事情的大小，在急迫需要時，男子之所爲者，我女子亦優能爲之，儘可自告奮勇去自荐，有薪金當然很好，就是在緊急時亦無所謂薪資，能把報酬貢獻於國家社會，也是很好的，這個時候必須先把自己體格鍛鍊得十分健全，再把到担任的事情幹得十分盡心竭力，這亦謂之勇。其次要「勇於愛國」，任何的一舉一動必須以我的國家爲前題，看見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燦爛的國旗，就要肅然起敬，看見國旗陷於危急，務必冒險去救，所以先把自己的冒險精神養成十足的勇敢，隨時隨地發揚我的愛國精神，這纔是大勇呢。以上舉出的各條，就是關於本年全國婦女應偏重於「勇」的一方面的。

智仁勇女子呀，我國在這個年頭兒需要妳！中國婦女進步年的堡壘就是我輩智仁勇女子所建築的呀！我們在討論這些正面諸詞暫用演繹法來闡明的最重要的幾點。

關於（2），今年的全國婦女必須重複的認清「不」，「勿」，「莫」三個大字，粗粗的說，就已經各有若干條，如仔細的講，恐怕千言萬語亦不夠吧，所以現在單單提出幾條綱領來說：

不
- 不受誘惑
- 不買無謂消耗品
- 不作無謂裝飾
- 不參加無謂交際
- 不作無謂的娛樂

勿
- 勿迷信
- 勿懶惰
- 勿靡費
- 勿煩惱
- 勿賭博

莫
- 莫荒蕪園地
- 莫溺愛姑息
- 莫盲目戀愛
- 莫消極悲觀
- 莫愁志自殺

認清了這幾個重要的誡條，更足以反證出如何纔是一位眞正的智仁勇的女子。

關於（3）再用歸納法指出本年一年中應該全國婦女一個個嚴行遵守的目標，計分（甲）平日和（乙）急迫二大類，凡定好我的計劃，在平素這樣做，一遇到急迫時就立刻那樣做，那就决不是一個平凡的女子了，全國婦女都成了不平庸的奇女子，中國女子就多麼幸福多麼光榮呀！那末，那二大目標是怎樣？

平日：
- 清潔衛生　鍛鍊體格
- 服用樸素　節儉儲蓄
- 充實知識　從事生產
- 樂羣守職　愛護兒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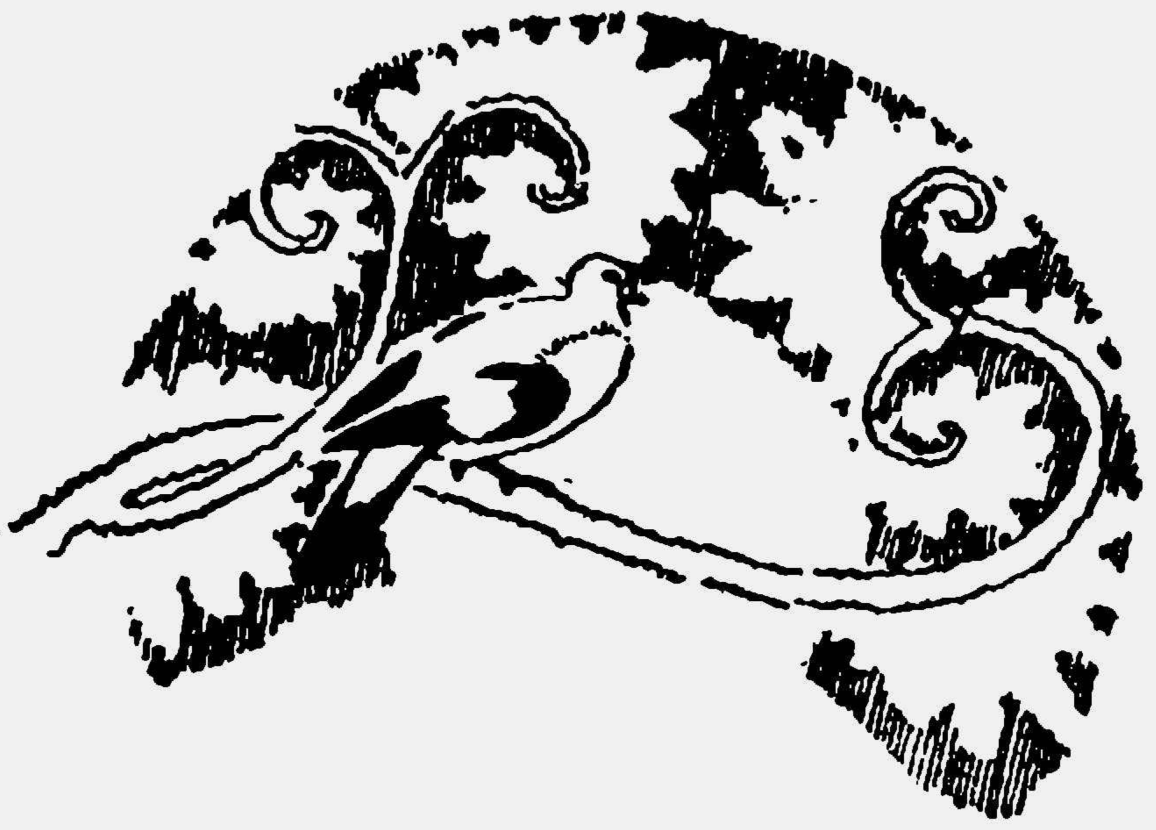
急迫：
- 貢獻技能　教育兒童
- 捨己輕財　愛國愛羣
- 担任看護　義務勞工
- 勇敢冒險　參與防空

呀！中國婦女進步年 幸福年中的諸位姊妹們呀，這就是我們的一九四四一年計劃。

法國的女政客海琳妮（上）

▲第二次大戰聲中的歐洲女傑

王文山譯



約莫在三十年前，有一個年僅十五的女孩，在馬賽港的一個碼頭上向着一大羣人在演講。這些聽衆，大都是油類和肥皂的商人，他們本時常相互地在這裏閒談着他們專業的不景氣。當時歐洲經濟恐慌很是厲害，法國亦遭受嚴重的反響，經商的範圍減削，因之一切商業利潤亦小得可怕。國家的經濟，似乎已站在崩潰的邊緣，人民都責難着政府，民情非常的紛亂。

『那末，爲什麼不去改變政府呢？』那女孩在發表着說。

那些油類商和肥皂商便哄然的大笑了起來『改變政府嗎？哈，這眞是個夢想，誰將肯去担負那些已失敗了的後果？除非重新再來一個革命』。他們在嚷着。

『假使我是個男子漢的話，我一定起來改革法國』女孩蔑視一切地在說：『可惜法國女子在政治上是沒有地位的』。

『那末，你爲何不起來做一個獨一無比的統治者呢？』他們在嘲笑着她。

『我正要想做，我要統治法蘭西，你們看好了』，女孩反駁着說。

因此，在強烈的笑聲中，那位女孩便蹓走了。這女孩，就是海琳妮勒勃弗脫。她是個小店主的女兒，但在她長大了的時候，她竟把她小時的誇口實現了。

從路易時代以來，法國政界上，竟沒有一個人能超過海琳妮的權力，她是保羅萊諾的夫人，是法蘭西政界的唯一女政客，她信仰希特勒氏的偉大，她想用國家社會主義來使法國富強。因此，在她的影響下，法國便和德國簽約和平，加入了軸心的陣營。

海琳妮從小便並不十分美麗，她並沒有普通法國女子特有的精美和雅致。但琳妮却海有着男子的氣魄，她喜愛潔淨，走起路來非常快速，她很富有決斷的能力。她逐漸地長大了，她膽子也強大了起來，她更勇氣百倍地決斷事物，在她已決定來實施某某事項以後，那便沒有人再能去阻止的了。她沒有躊躇也沒有過慮，她更不容許人去敵對她，她往往能「快刀斬亂麻」地剷除一切足以障礙，她進路的人們。她野心既無羈縻她幻想更無止境。海琳妮無疑地是十分的聰慧，所以論男女，都有受她迷惑的可能。她有一種無怪奇的東西，能夠製造出魅氣，使男子們都走向於她，然後把他們束縛而奴役之。許多女子雖然恨她，但也都讚美她取奪政權的本領。男人們雖然怕她，但都想去接受她的恩賜。有一時，巴黎盛傳着說，任何人要在政府謀職，非首先獲得海琳妮的許諾不可。當她初次遇見保羅萊諾的時候，她還幼小，當時萊諾的也不過是個窮苦的法科學生，想不到會使這位充滿了野心的女孩滿足渴慕的。

萊諾很愛着這神秘的少女，她却也很愛着他。但海琳妮却有着堅強的意志去從事政治，她以爲結婚，可以把她的一切企圖無形減削，一旦和萊諾結了婚，終日住在小公寓裏煮飯燒菜和整理臥房而已，海琳妮有着更大的任務去做，她使結萊變爲很有價值的她東西，她想利用要結婚來跳上政治舞台上去，想利用結婚來執握政權，但萊諾却不能使她滿足慾望。

所以，海琳妮便和萊諾的戀情告別。她毫不疑慮地獨自前進。但她的雙親對她很不放心，終日勸她早日結婚，並替她找尋個適當的愛人。儲蓄是法國人最愛好的美德，法國女子在找丈夫的時候，往往要視男子們是否有相當金錢的保證爲依歸的。有幾個介紹來的男子很有儲蓄，但他們却都爲了怕海琳妮會把這些儲金花盡的緣故，而不願做她的丈夫。但海琳妮的意志非常堅強，她要獨斷一切，決定去自己找尋。

她希望去找到那些能供給她金錢和地位的男人，然後同他們結婚，去實施她火熱的野心。她因此和普通的法國女子不同，她不去徵求她父母的同意，私自去找尋她理想的男人那擁資百萬的大工業家保特男爵是她的第一個犧牲者。保特男爵以飛蛾撲火的姿態，向海琳妮懷裏鑽去。但男爵所投向的女子眞是一個奇特的女子，她擁有清晰的頭腦和富有統治的人格。男爵見她天賦的智力和精明的理財，時常暗中自喜，海琳妮的確有着特殊的生財能力。她用狡猾的投機方法，早已把她家裏的藏銀箱裝滿了金錢，她每次投機成功，便必去告訴保特。

此後，每逢這一對情人會見的時候，海琳妮終老是替他解釋一切投機的計劃。所以不久之後，那位男爵竟整日地在他情人的指導下，從事着投機的事業，而且時常會獲勝得利和成功。保特男爵十分的喜歡她，她能替他增加財富，他的確是可以做他的妻子的女子，而且事實上男爵已快樂地證明他已是非常愛她的了，一切都不出海琳妮的預料。一九一四年，他倆結婚了。但不久之後，保特男爵便發現他夫人並不是他當初所意想着的那種人，結婚後的男爵夫人和結婚前的海琳妮竟大不相同了。她統治了他整個的生活起居，她更拒絕他去把那些法國結婚男子可以任意動用的儲金，自由支配。他倆的夫婦關係，僅維持了沒有幾年，但海琳妮就在這短短的幾年裏，她在巴黎故意地十分的窮奢極侈。不料她竟能如期成功，她已是一致承認的社會領袖了。她的會客室，已變做了巴黎知識界的集會處了。

海琳妮從此便一切向她丈夫公開，所以當他倆在律師事務所協議離婚的當兒，他倆竟二相慶賀着離異成功，一些也沒有反責或假

慈悲的語氣。那位男爵，因爲受她的壓迫非常厲害，而今幸得脫出陷阱，異常欣喜，所以也願意給她一筆巨款了事。

他倆便各自在律師前簽立了一件證明書允許男女各自生活，不再訴諸法庭。海琳妮對她自己的勝利非常滿意，她可從此走向自己的道路，並去實現她碩大的野心了。而男爵却也十分快慰從此可自由地生活，不受任何人的干涉了。

但我們却不知道這時的海琳妮，有沒有把那以前曾一度向她求愛的法科苦學生遺忘。

話說保羅萊諾同海琳妮離別以來，鬱鬱已有數年，他便忘了他所心愛的海琳妮，去和另一個女郎結了婚。萊諾的夫人是一個法國律師業的領袖，萊諾同她結婚以後曾得到了許多的成就。保羅萊諾將做到巴黎律師中最著名的一個，而且，假若他不轉入政治舞台的話，他正可做法國律師界的領袖呢。

在一九一六年的當兒，萊諾夫人時常去海琳妮的會客室敘會，同時她同海琳妮又結成了莫逆之交。

萊諾夫人起初被海琳妮特有的魔力所迷惑，然後才漸漸地信仰了她。

據說，海琳妮正因想把萊諾圈住，所以才同萊諾夫人這樣地假殷勤。假使這句話並不空造，那末，海琳妮女士則未免太有些狠心了吧！

記得在萊諾夫人第一次遇見她的時候海琳妮還不想把萊諾圈住。因爲那時的萊諾，還沒有負有如今日的盛名。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正過去了一半的時候，那時，希特勒氏和其他的納粹人士還沒有成名，他們不過是在法國戰場上的德國兵士罷了。那時的萊諾也不過是一個剛才執行律務的律師，一點也沒有被海琳妮計算進去，因爲在海琳妮看來，萊諾竟沒有一些可作利用的地方。

但海琳妮在後來和萊諾夫人的接近，却是非常的聰慧。她爲了想奪得地位和權力，不惜和任何有關的人士交往，這是她富有的卓越的天才。

海琳妮和萊諾夫人交往更密，時常接觸討論。

保羅萊諾也早聽得過保特夫人的消息，但他却從沒有進過她的會客室去。社交對那位剛才興起的年青律師還不感興趣，因爲他正在埋頭苦幹地學得經驗，使地位鞏固。

萊諾反對他夫人的時常離家外出交際，他更強烈地反對他夫人的去和海琳妮交往。因爲她已是風行一時的巴黎大衆的談話資料了。

萊諾也明知道海琳妮正在向他夫人迷惑，這種可怕的迷惑，可釀成他們間婚姻的破裂。

萊諾曾坦白地告訴她夫人必須立刻同海琳妮疏遠離開，不然他願忍辱地去會見海琳妮；直接和她決裂。

但海琳妮和萊諾夫人間的友誼依然沒有破裂，萊諾夫人在海琳妮面前，似乎已完全失去了控制自己的力量。一夜又復一夜那年青律師回到家去，發現他妻子依然在和海琳妮交往，一些也沒有改變。

在萬分失望之餘，他決意走向那正計劃統治他夫人，破壞他婚姻的女子家去。他的怨怒已達沸點。他決心向她說明一切並請她立卽和他夫人斷絕交往。總之，在法國，男子可對他的妻子，在每幾個場合裏是有權管理的。

保羅萊諾終於在海琳妮的會客室裏出現了，他充滿了憤恨和怒火。

他正使人驚愕地在凝視着，哮喘着。

『小姐，海琳妮就是妳嗎？』他氣噓噓地說，『保羅』她輕微地說，她把二臂舉起，向他走去，『想不到我們竟在這裏重復會見』

那特地前來和他斷絕關係的萊諾，竟留在這裏，變做她的情人了。以前的情愛。在復燃着，更發出了比以前更熾烈的火焰。

在萊諾責難他夫人的過失不久以後，他竟找得了海琳妮，並且又聽得了海琳妮永久愛他的誓言。萊諾夫人因此也可向她丈夫告發爲什麼他時常去她的「友人」處渡過餘暇。

海琳妮想做大政客，而她却已是十足的大政客了。

▲使法蘭西逃出戰禍的萊諾夫人

海琳妮因此和萊諾破鏡重圓，他倆的情愛更與日俱增，直到海琳妮在某一個汽車事件裏傷了命，而萊諾也踏進了利喔姆的監獄爲止。

當萊諾在從事政治生活的時候，他向來是被海琳妮操縱一切的。在萊諾被任做法國總理的時候，海琳妮更握有法國的生死之權，終於把法國從九死一生的境地裏拯救了出來。巴黎海琳妮會客室裏的集會，改變了法國的命運。她們在大風暴行將席捲法蘭西全國的前幾年已在從事準備，他們眼見法國將振抗德國，引成反理想的大錯。他們酷愛着德國的友愛，他們更愛護着納粹的理論，他們以爲德法二國不應該火拚流血，法國應該跟德國去建設新的世界和新的秩序。

海琳妮以爲要做事業首先必須要有充分的金錢，所以她極力地想盡方法去攫取經濟上的援助，她可自己去從事於投機的事業，使他人的錢變做了她袋裏的錢，她更受各方可能的津貼，一點也沒有國界的分別。所以不多年後，她竟是巴黎最富的貴婦了。

同時她也使保羅萊諾不斷地在發財，他用小筆的款項依海琳妮的計劃去從事投機，不久便得加倍再倍地增加了起來。他雖然還供給海琳妮備極奢侈的生活，但他還有多餘一筆很大的盈餘。

後來，海琳妮和萊諾都很努力，他們不惜任何手段，設法把財產鞏固，他倆把資金寄存外國的保護之下，特別在南美各國，他倆寄存得特別的多數，同時在南美所得的利潤也特別的豐厚，當她臨死的時候，有人統計她在海外的投資總額約有一百萬磅，比她在法國本土所有的投資總額還多。

她想在世界的地域裏爭取錢財，她極力地積聚起金銀的高山，爲的是想把金錢來購買權力和地位，用地位和權力來實施她無限的野心。

她知道金錢對她計劃的成功上很占重要，但她也很知道單靠金錢，還不能使她的計劃一定成功。她仍須假借更大的外力，來幫助她，使她得以成就。

萊諾是她一向所重視的人物，她一點也不能放鬆他。因爲她看到萊諾的將來必有偉大的作爲，從此她便可羈絆他，使他投入了她底懷抱。她將利用他所開闢的康莊大道，大踏步地進入那寶庫的勝利之門。保羅萊諾本是個天才的大政治家，他更在那奸詐多智的海琳妮的推送下，不惜用金錢來戰勝一切。他更把全國的新聞記者收錄已有，他輝煌一時，簡直有立刻就任法國「首相」的氣慨。

海琳妮極力想把這個幻夢付之實現，因之她便不難爲法國的無冕女皇，她可永遠地抓住他，使他用她的意志去統治法蘭西本國。

她從容不迫地在推進着她底理想。

萊諾本來很安分守己地在律務上努力，他並沒有參加過任何的政治派別，但和海琳妮離而復合後，在海琳妮的教唆下便進入了政界。同時，在海琳妮不斷的推薦下，更得很快速地走入了法國政界的前矛。

假如萊諾能一心願意，在律務上努力的話，那末今日或許早會有極美滿快慰的境地了。但，這可不能滿足海琳妮本人的野心。她促使他去加入了民主共和聯合黨。當時黨內的人物，大部都有突入內閣的企圖。

越王句踐的女兒

孤嶼

古代婦女

引子

「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侍二夫」是我國幾千年來的傳統觀念。由舊道德方面評論牠的價值，當然是冰清玉潔的節義，歷來受人崇敬欽仰的圭模；可是由新思想方面來再估價，這個簡直是奴隸男兒，束縛婦女的罪律，不獨不值一說，而且要大大的推翻，免爲後患。

然而，更進一步來說，將「忠烈」兩字用「愛」字來代替，大凡臣民愛國，妻妾愛夫，都達到愛的最高峯；倘若國與夫都中道而喪亡」，他——指臣與妻——不覺輕視自己的生命，也投到死神的懷裏。若是用這般眼光評判，也許有一輩「愛情至上」的同情者罷！

偶讀劉向列女傳的楚昭越姬，覺得這故事纏綿悱惻中，帶着哀感正義，不可技癢，走筆寫成，目的不是要做名教功臣，也不希望做新說罪人；至於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拿牠當一篇小說故事讀好了。

× × ×

周朝春秋的時代，楚國的國君，昭王，是當時赫赫有勢力的一個諸侯。他有兩個妃嬪，一個叫做蔡姬，係蔡國國王的女兒；還有一個更是婦孺皆知的越王句踐的女，叫做越姬。

她們都是楚王最鍾愛的妃子，所以日常游宴的時候，她們是沒有離開楚王的。一天，他們一行三人，乘着高車駟馬，到郊外游樂。蔡姬伴着楚王的左邊，越姬在右邊，愉快的情形，誰見了都要暗中豔羨這兩女人的幸福。

當時的楚國，處在強國的地位，擁有現在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省的版圖，雄據長江，權力伸張到江蘇浙江（即吳越兩國），所以楚昭王固然是趾高氣揚，大有不可一世的氣慨。

那天他既同兩個弱小鄰國的王女出游享受左擁右抱的樂趣，當時他的雄心，也可說野心，更是樂不可支，便回頭對着蔡姬問道：「這次的出游快樂麼？」

蔡姬聽見君王的問語，立時笑容滿面，露着雪白的牙齒，呵出如蘭的香氣，答道：「眞是快樂極了！」

楚昭王看見美人稱樂，也忘却了自己做君主的尊嚴，居然說道：「我願和你生時一起游樂，到了死後，也是一樣的同游，你說好麼？」

蔡姬連忙露出輕颦淺笑的顏容，擺出悲而敬之的架子，慢慢的答道「從前敝國寡君，既已將他一國的人力物力，獻給大王，又命婢子來奉侍大王，今日得列爲妃嬪，已屬萬幸；更蒙君王許以生時同游作樂，死時也是同樂，豈有不樂於從命呢？」蔡姬說完，嫵媚的態度早將昭王迷住了。

昭王聽了更是喜悅，命令侍衛召見楚國史官到車前。不一刻史官由後班趨上幾步，俯伏馬前請示，心內以爲有什麼大事故，誠惶誠恐地聽着。

昭王便對着他道：「你可寫到國史上，蔡姬已答應從孤一起死了！」

史官戰戰兢兢地秉筆直書，啓拜如儀，方才退回原班。

昭王那時的愉快，眞是如獲至寶。大凡一個充滿野心的男子，對於異性的俯從，最足自豪，何況她還肯跟着一齊死呢？

他又向右邊的越姬，發出同樣的問語。

越姬眉目娟好，可是她並不似蔡姬的妖艷；到底她的父親——越王句踐——是歷史上最著名能忍辱負重的君主，當然道德的啓訓，是會影響到他女兒的思想了。

越姬見昭王又拿同樣的話來質問，她不慌不忙，必恭必敬地答道：「快樂嗎！當然我感覺到快樂；可是這種的快樂是不能長久下去的！」

昭王楞了一楞，將她的話打斷說着：「我和你生時一起同樂，死後也一起同樂，還說不能長久麼？」他臉上露着幾分不悅的情況。

正襟危坐，端莊凝麗的越姬，慢慢地啓奏道：「從前的先君莊王，也曾淫樂

三年，將國家的政事一概不理，到後來忽然改過自新，卒之稱霸於天下，我常以爲大王會學先君一樣的改變這種無意識的游樂，來專心向國政上做工夫……」

越姬說到這裏，稍稍停頓一下，將眼睛瞬到昭王臉上。誰知紫糖色的臉孔，看不出他是否有慚愧的紅色，可是還沒有見到他怒形於色，便大膽地繼續將她心中的理智宣洩出來。

她說：「現在大王不效法先君，反要妾婢來一同死去，以圖長久的快樂，這是怎能辦到的事呢？況且大王曾用盛大的典禮，又曾用許多的禮物，向越國娶了我過來，當時寡君在敝邑太廟，很莊重地收受了這些聘禮，才將我嫁給君王。我素來聽到一個婦女的死，能夠表彰君王的美德，和盡爲君王的寵幸；但是沒有聽過馬馬虎虎隨隨便便地答應君王一齊死去尋樂以爲榮耀的，所以我也不敢聽從大王的命命了！」

越姬一口氣，義正詞嚴地說完；雖然昭王在她說話當中，曾經三番四次想搖頭擺手停止她如潮滔滔的說話；她總是詐作沒有看見，謙恭中帶着幾分不屈的氣慨，溫順中滲着幾成剛毅的態度。

昭王到底不是糊塗的昏君，不獨沒有責怪這個不善拍馬吹牛的妃子，而且也覺悟到自己荒淫的不是。可惜他還沒有澈底地覺悟，仍然嬖幸那個功於狐媚的蔡姬。

他們安安樂樂的渡過日子，不知不覺—過了二十五年，那時昭王年齡也相當老了，但是圖霸雄心，却沒有消滅。

那年他的附庸國——陳——因爲受了齊國的威脅而瀕於喪亡。昭王遂下了動員令，日夜趕程到達陳國邊界；那時楚兵將臨城下，昭王忽然生起病來，幸得越姬隨從昭王在軍中，得以朝夕奉侍湯藥。

有一個晴朗的天，日光正在半空中光輝地照耀着，忽然有兩道血紅似的赤雲，好像飛鳥的一般向那個太陽飄來，分開兩邊夾住，引起不少人的注意。

昭王在病中也聽到人說紛紜，派人到周朝的太史官，求他卜筮問訊。周史經過一番祈禱，擺開卦門，占卜一回，對來使說道：「這個朕兆是有害君王身體的，但是，還幸有挽救的方法，可以將這惡兆移到將相身上，讓他們代替君王的危險！」

這個消息傳到楚國的將相，大家都誠懇地自願替君王的死，正要向神祈禱，將身獻給神前，爲昭王贖命。

昭王知道了，立刻下了諭旨，禁止將相進行這無謂的犧牲，他更補充的申論道：「將相就是我孤王的股肱，怎能將禍移到他們身上；而且肱股毀滅了，我的身體也等於沒有用吗！」

這幾句富於正義感的說話，會由於耿好游樂的昭王口裏出來，驚動了他身邊的一位才德兼備的女子——越姬。

她的端莊苦悶的臉色，透露着一點融和洽悅的面貌，素來沉抑的聲音也提高起來說着「偉大呀！君王的美德眞偉大呀！因此妾願意，十分的願意，代着王死了！」

昭王聽到她的「死」字，楞了一楞，現出驚怪的情緒，他還沒有將被震驚的思想整理，又繼續聽到越姬清脆的聲音說道：

「從前君王在游樂時，所以妾不敢允許同死；現在君王回復合禮的道義，全國的臣民也樂於代替君王的死，何況是我麼？現在我願先死，代君王在地下驅逐了那些狐狸，使君王得安安樂樂的享受死後的快樂。」

昭王頻頻搖頭說道：「從前我在游樂時說的話，全是游戲的，何必認眞呢？如果你眞的自殺死了的話，便是將我的惡德表彰，還是愛我麼？」

越姬俯首不語。靜穆的空氣瀰佈在營帳中。這一剎那的沉默，忽然給越姬的聲音擴得粉碎。

「從前妾雖然口裏沒有說出要死，其實我的心早已允許爲君王一死……

略頓了一頓。

「妾曾聽過父王的教訓，他說：有信的人，不肯背負他的良心；有義的人，不肯虛造他的事實。我的良心是：妾要爲君王有着正義而去死，我不願爲着君王的愛好而去死！」

這個「死」字的餘音，還留在肅靜的空間，忽然劍光一閃，熱沸沸的，紅殷殷的血由這一位烈婦頭間四濺出來，香魂飄渺向極樂國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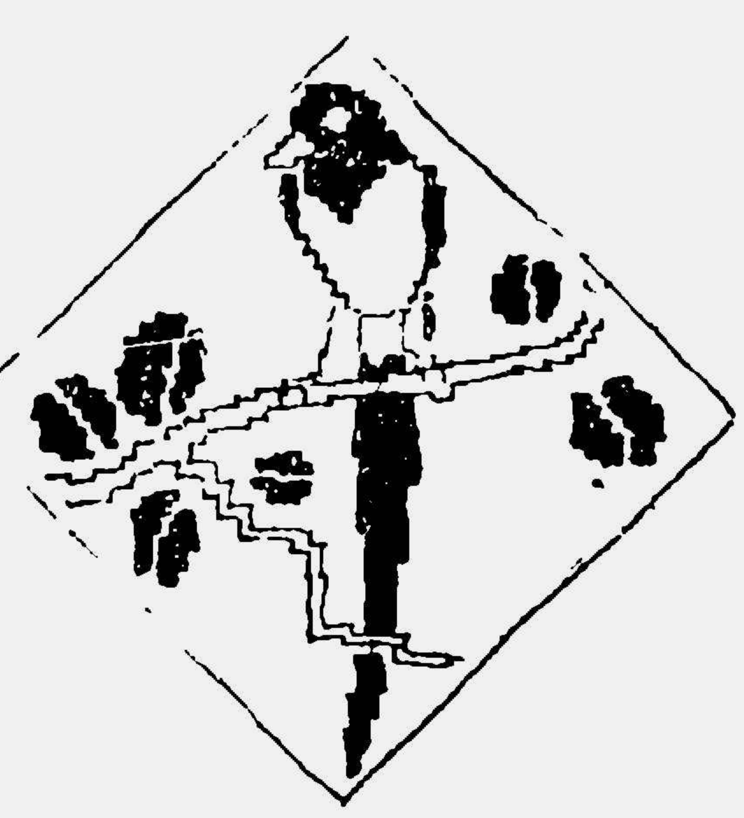
昭王驚悸之餘，大呼起來，感動了許多人，也流下熱淚。

昭王的病勢，日重一日，沒有因這個忠烈的死而得免，所以命人召集他的三弟，要將王位讓給他。那個三弟也是很義氣的，不肯聽從昭王的讓位。

不多時，昭王便在軍中薨逝了。

可是輕輕容易答應願死的那個蔡姬，到底捨不得死！

昭王的弟——子閭、子西、子期——三人大家商議善後，都同意將王位給越姬的兒子，因爲他們說「這種有信義的母親，她的兒子也定是很仁愛的！」議決後，便命軍士們不動聲色，也不前進，回國迎接越姬的兒子——熊章——就是歷史上的楚惠王。事情辦妥了，然後撤兵回國，將昭王和越姬一齊同葬在一個陵墓。



李清照與顧太清

——宋清兩代的傑出女詞人

蔣山青

詞，在我國文學史上，和詩、文、賦、曲，同樣具有悠長的歷史和有過一個輝煌的極盛時代。因它能以新的形式，宛轉的筆調，去表現作者的情感，所以善作詩文的人，同時也歡喜塡詞。到了宋代，幾有文學家無不工詞的現象。就是那些道貌岸然的理學名儒，煊赫顯貴的廟堂大臣，興到爲之，也往往有一、二卷小詞，流傳於世。所以宋代詞人之多，詞集之富，實爲前代所罕有。像蘇軾、辛稼軒、秦少游夔，都是一時之選。由於這種風起雲湧的現象，宋詞在文學史上，遂和詩經、楚詞、漢賦、唐詩、元曲，同樣佔有了至高無上的地位，放射出燦爛的光芒！元明兩朝，詞風稍衰，追至清代，詞學又重興起來。像吳梅村、朱竹垞、王漁洋、龔芝籠等，都是清初的大詞家。其後又有前七家，後七家；前十家，後十家；眞是人才輩出，蔚爲成風。我們假如說兩宋是詞的黃金時代，那末，清朝可以說是詞的復興時代。好像花卉一般，一到春天，萬紫千紅，爭奇鬥妍，大家都以爲天地的元氣發洩盡了；造物的匠心，已臻於化境了。但那裏知道，在經過一個炙炎的長夏後，秋天降臨，自然界又有一番絢爛的表現呢？

宋清兩代，傑出的詞人很多，男的不算，單說女的，也有一、二百家。中間飲譽最盛造詣最深的，在宋當推李清照，在清當推顧太清。她倆的作品，不但可以傲視儕輩，壓倒普通的男詞人，就是和宋代的受大衆推崇爲詞之祭酒的蘇軾和辛稼軒，比較起來，實在也無多遜色。現在，我來把這兩位女詞人的生平和作品，作一個簡單的介紹：

李清照，自號易安居士，山東濟南人，生於北宋神宗元豐四年（公元一〇八一年，）到高宗紹興十一年（公元一一四一年），她尙健在。這六十年間，正是我國歷史上一個最慘痛的時代，河山易色，祖國沉淪，這位敏感的女詞人，自然很多傷感之作。加以在她婚後的第二十八年，（公元一一二九年），他的丈夫，也是她的同志，——趙明誠先生，又拋了她一瞑不視。那幸，她的故鄉，又化爲灰燼，使她受到雙重的打擊，不得不抱着一顆創痛的心，像落葉般的，向浙東各地飄泊着。無怪她晚年的作品，傷感的氣息更濃了。

清照的出身，門第頗高。她的父親李格非，官至禮部員外郎，工詞善文，筆力雄健；母親是狀元王拱辰的孫女，亦善詩文，清照的得成名詞人，幼時受她父母的薰陶，很有力量。

她出嫁的那年，才二十歲。她的丈夫，是諸城人太學生趙明誠，明誠的父親趙挺之，是一個有能力的政治家，但明誠却自幼對政治沒有興趣，而沉湎於藝術的研求中。後來，他雖也做過幾任官吏，但仍孜孜於學問上。並且，在他研究的時候，常和清照合作的，夫唱婦隨，他們眞是標準的一對。這與清照日後詞格的獨創，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她嫁後的生活，可摘錄她作的「金石錄後序」裏的兩段文章，以見一斑：

「余以建中辛巳歸趙氏，時丞相作吏部侍郎，家素貧儉。德甫（明誠字）在太學，每朔望告出，貿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夫婦相對，展玩咀嚼，自謂葛天氏之民也。後二年，從官，便有蔬飯衣練，窮遐方絕域，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傳寫未見書，買名人書畫，古代奇器。有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留信宿，計無所得，捲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

「及連守（青、萊）兩郡，竭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即校勘整集籤題。得書畫、鼎，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盡一燭爲率。所藏紙札精緻，字畫完整，冠諸收書家。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決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則舉杯大笑，或至茶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

從上面的記述中，可知清照夫婦，他們結婚後的二十多年生活，是多少融洽，幾完全沉浸在藝術品的收藏、鑒理、研究中。清照在這藝術品的堆積中，意會心謀，目注神授，積二十多年的經驗，養成了她一種洗鍊的文筆，創出了她一種高超飄逸的詞格。後來，她的丈夫把歷年收藏研究的心得，編成金石錄三十卷。那時，清照的作品，已很卓絕了。玆舉兩首於下：

「紅藕香殘玉簞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閑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一剪梅

「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消金獸；佳節又重陽，玉枕紗廚，半夜涼初透。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

——醉花陰

尤其後一首，是她在重陽日寫了寄給她丈夫的。明誠讀了，不甘示弱，費了三晝夜的光陰，成詞五十多闋，把清照寄他的一首，也錄入中間，

去請他的朋友陸德夫評選，德夫玩誦再三，道：「中間有三句詞絕佳」。明誠問他那三句，德夫道：「莫道不銷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而這三句詞，正是清照的作品。

至靖康丙年（公元一一二六年），明誠守淄川，那時金兵侵犯京師，清照夫婦對於盈箱溢篋的藝術品，不勝憂急，惟恐這些藝術品，在兵荒馬亂中散失。建炎丁未，清照的婆婆死了，明誠和清照奔喪南來，他們收藏的書畫鼎彝，不能盡載，只得把重大的印本，多幅的畫，沒有款識的古器，先行棄去。後來，仍不能盡載，再把監本的書，平常的書，重大的古器，再行棄去。這樣忍痛割愛後，尚有十五大車，連艫渡淮江。而留存在青州故宅的，猶有十屋，原想翌年去取，但等不及第二年，金兵已攻入青州，清照夫婦的十閒屋收藏品，完全化爲灰燼，這是清照認爲十分痛心的事。

至建炎已酉（公元一一二九年）秋八月，明誠病殁，那時，金兵的鐵騎，已渡江南下，清照只得遵照她丈夫的遺囑：「在不得已時，先棄輜重，次衣衾，次書冊，次卷軸，次古器，獨宗器者，可自抱負，與身俱存亡」！攜所存書二萬卷，金石刻二千本，逃往洪州。那年冬天，洪州又不守，清照的珍品，委棄殆盡，所剩的，只有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石刻數十副軸，鼎彝十數，及南唐書數篋，流亡至台州、溫州、越州、杭州，所攜書器，十去八九。但她作品，却更加洗鍊了。中間有幾首詞，爲衆所傳誦。

「藤牀紙帳朝眠起，說不盡，無佳思。沈香煙斷玉爐寒，伴我情懷如水。笛聲三弄，梅心驚破，多少春情意！小風疏雨蕭蕭地，又催下，千行淚。吹簫人去，玉樓空，腸斷與誰同倚？一枝折得，天上人間，沒個人堪寄」！

——御街行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載不動，許多愁」！

——武陵春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却是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聲聲慢

這三首詞，第一首是她在誠明死後的悼亡之作，第二首是她避亂金華時所作，第三首是清照最著名的一首詞，這輕描淡寫的一結，實在結得好。這三首詞意，都含有無限悽涼，曲折寫來，令人回味無窮，無怪要大家譽爲詞中聖手了。至於她的小令，往往有渾成之妙，就是使你抓不住她所表現的究是什麼情緒。嚴羽的所謂「不可湊泊」，就是這個意思。茲抄錄她最妙的幾首在下面：

「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却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

——如夢令

「風柔日薄春猶早，夾衫乍著心情好。睡起覺微寒，梅花鬢上殘。故鄉何處是，忘了除非醉。沈水臥時燒，香消酒未消」。

——菩薩蠻

「蹴罷秋千，起來慵整纖纖手。露濃花瘦，薄汗輕衣透。見有人來，襪剗金釵溜。和羞走，依門回首，却把青梅嗅。」

——點絳唇

「夢斷漏悄，愁濃酒惱。寶枕生寒，翠屏向曉。門外誰掃殘紅？夜來風。玉簫聲斷，人何處？春又去。忍把歸期負！此情、此恨，此際，擬托行雲問東君」。

——怨王孫

我們讀了上面的許多首詞，雖然只是一部份，不能概括清照的全部作品。但她清新的風格，高超的意境，和深摯的感情，我們已深深地可以認識了。在當時，正是周邦彥的詞風當王的時代，一般詞人，都斤斤於一字一句的彫琢，從富豔精工上下工夫，而清照却能不隨時俗，獨標風格，這魄力是値得我們欽佩的。

清照一生詞的作品，在宋史藝文志上有「易安詞六卷」，通考經籍考引陳振孫「書錄解題」則只「漱玉集一卷」。又云「別本分五卷詞」。但流傳到現在的，明毛晉汲古閣所刊漱玉詞，共只十七首，清王鵬運「四印齋刻詞」所收，也不過五十首且這五十首詞，還很多可疑的作品。但她却以這寥寥的幾十首，建立起清空的詞格來，是不容易的。

清照對於詞學，造詣頗深，自視亦甚高。她評論北宋的許多大詞人，贊許的極少。據清代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輯」上說，易安評論的全文是：

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且如近世所謂聲聲慢、雨中花、喜遷鶯，既押平聲，又押人聲；玉樓春平聲又押上去聲，又押入聲。其本側韻有，如本上聲協，押人聲，則不可通奕。王介事、會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小歌詞，則人必絕到，不可讀也。乃知詞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後晏幾道、賀方回、秦觀、黃庭堅出，始能知之。而晏苦無鋪敘，賀苦少典重，秦事主情致，而少故實。黃尚故實而多疵病，皆良玉之有瑕者也」。

顧太清，生於清嘉慶四年（公元一七九九年），旗籍出身。父母早歿，他的哥哥，字少峯，是個寒士，太清常去資助他。弟弟名知微，曾隨她文夫太素，學習書法。她內姊姊，名不可斧，家給滿族一個親王內後齋。妹妹名霞仙，也嫁給滿洲貴族，居於海淀。

太清的丈夫，是繪奕貝勒，爲清高宗內曾孫，太清，是他的側室。但繪貝勒雖是天潢貴胄，即一些沒有富貴子弟的習氣，工詩詞，擅書法，又精於金石書畫的賞鑒。性情恬淡，無意仕途，自號太素道人、幻園居士，著有「明善堂集」，內分詩詞兩編，詩曰「流水編」，詞曰「南谷樵唱」，共有八冊。生子女九人，長子載釣及三子載欽，都是他正室妙華夫人所生。二女孟文、四女仲文、五子載釗、六女叔文、七女以文、八子載初、九子載同，都是太清所生。她和她的丈夫，對於文學的造詣很深，並且，也像清照夫婦一樣，歡喜收藏古代書畫，所不同的，清照夫婦，家道寒微，有寺往往見了中意的藝術品，沒有力量去購買。太清則不然，她的丈夫，是滿清皇室，家勢鼎盛，只要還藝術品是有價値的，便不惜出重價去購買。所以她的家中，收藏的名畫很多，像：唐寅的「麻姑圖」，王璽的「赤壁之遊」，錢元昌的「升恆圖」，王叔明的「聽松圖」，太清都以題詠，，有寺和她丈夫太素同題。其他像惲南田冊的畫，黃愼的山水，錢澤舉的荷花，收集得也不少，由此可見她家庭中藝術空氣的濃厚了。

太清的處境，可以劃分爲兩個階段：在她丈夫未死前，同在閨房之內，吟詩眞詞，玩賞書畫，享受到唱酬的樂趣，眞是沉浸在旖旎的風光中；不幸在道光十八年（公元一八三八年）七月，太素以四十壯年，竟生病死了。太素死，太清的處境，使充滿着荊棘，跌入了痛苦的深淵。因爲長子載鈞，是正室所生，太素死後，他承襲固山貝子爵，還人香贖潢纂，好信讒言，寺他父親嫂事一了，便挾了祖母的命令，把太清母子五人，（寺孟文、仲文已家，載詞殤雛光）。溼驅出邸。太清無可如何，只身典賣金鳳釵，在西城養馬營租了幾間屋子，暫寺住下會有一詩記此事：

「香香天欲雪，圜爐生南榮，開卷讀遺篇，痛極不成聲。況此衰病身，淚多眼不明！仙人自登仙，顰然歸玉京。有兒性癡頭，有女年尙嬰，斗粟與尺布，此所不能行。陋卷數像歲，何異空谷情！鳴嗚兒女帝，哀哀搖心旌。幾欲洵泉下，此身不敢輕，賤妾豈自惜？爲君數兒成」。

太清內所以被驅出邸，有着還叢內一重疑案：因太清是當寺滿族婦女中最員才名的一個，文采風流，照耀當世。恰巧那寺襲定庵有「無着詞」紀遊詩發表，詞中戀愛的對象，是一個貴族才女，和太清的身世很吻合。加以太清和定庵的內眷何夫人曾有酬唱之作，所以當寺有人疑心定庵心內的戀人，沈是太清。載欽聽了這諸傳，信以爲眞，致有把太清叶子逐出府邸的孟良府勃。其實，這事眞寃枉透了，後來孟心史有「丁香花」一文，替太清辯護，但這只能說雪太清後世的聲名，卯難挽她當時的不幸遭遇！

太清出邸後，最幼幾年，生活很苦後來大旣載鈞有些天良發覡吧？把一部的田產，分給他的異母兄弟——載釗、載初、使太清所受的經濟困厄，消爲轉好些。其後，沈忙着爲兒女滑家，窘到道光二十八年，七女以文婦富察氏，她的這重心事，才元全寬去。年七十七歲，太清變目失明，但還不發吟詠；七十八歲，還有詞的作品，收在「東海漁歌」的詞集內。所乃她在那一年死的，雖不可考，但上少可以確定是在七十八歲之後了。

太清的作品，詩詞部好，但比較也來，她詞的價值，實遠在詩上，並且她的詞品頗高，著有「東海漁歌」的詞集。況周頗評她的詞說：「太清之詞，得力於周清眞，旁參白石之清僞，深纖沈着，不琢不率，極合倚聲家消息。求其誤此之由，大慨明以後詞，未嘗寓目，純手宋人法孔，妝能不煩光伐，絕無一毫，纖豔，涉其筆端」。臨桂王進鵬也說：「滿洲詞人，男有納蘭容若，女有顧太清而已」！現在，抄幾首太清的詞的作品在下面：

寫景——次夫子清風閣成韻：

翠山萬壑，川長風，透林皋，曉月玲瓏，樓外綠陰深，憑闌指點漏東，衝河水一線如虹。清涼極，滿谷幽禽嘹嚦，翠靄溟濛。任海天客闊，飛躍有無中。雲容，有白女蒼向，無心出，變化倚空，細草絡危巖。花秀，嬝曰承紅。清風閣高凌霄漢，列岫女童。何年歸去，泉石各疏慵！

言情——雨中接雲姜信：

故人千里寄書來，快些閑，慢些閑，不知書中安否？費疑猜別後從寺涼序改，江南北，動離愁，自徘徊！徘徊，徘徊，渺予懷，天一涯，水一涯，夢也，夢也，夢不見賞日裙釵、誰念碧雲，疑竚[illegible]腸迴。明歲君歸重見我，應不是，別離昨舊形骸！

咏物——咏落花

花開花落一年中，惜殘紅，怨東風；惱煞！紛紛如雪樸簾櫳。[illegible]對飛花，花事了，春又去，太匆匆。惜花有恨與誰同？曉妝慵，忒愁儂，燕子來時，紅雨畫樓東。儘有春愁啣不去，無才思，是遊蜂！

她的小詞小令，也是很出色，玆略錄數首如下：

楊柳風斜，黃昏人靜，睡穩棲鴉。短燭燒殘，長更坐盡，小篆添些。紅樓不閉窗紗，被一縷春痕暗遮。澹澹輕煙，溶溶院落，月在梨花！

——春夜，調寄早春怨

金鼎重薰甲煎，錦帳雙垂銀蒜，未下小蟲鳴，作秋聲。斗室沈沈，寒漏，一穗殘燈如豆，風竹掃閒庭，細儂聽。

——冬夜聽秋蟲。調寄一痕沙

聽，黃鶴樓中三兩聲。仙人去，天地有餘青！

——咏玉笛。

未了，我們再引況周頤內評語，以作結東。評曰：「今以兩詞互校，求其妍秀韶令，自是容若擅長；若以格調論，以乎容若不逮太清。太清詞其佳魂在氣格，不在字句，嘗於在體大段求之，不能以一、二闕爲論定，一聲一字爲工拙。壯等詞無人能知，無人能愛，夫以遐代佳人，而能塡無人能愛之詞，是亦奇奕」！照況氏內說法，則太清的詞，尚凌駕乎容若之上了。這批評是否中肯，我們只有去從作品中探索了。

纏足瑣談

左君

纏足在目今可說已成爲婦女界的陳蹟，除了極荒僻的地方，是不會再見的了，這是婦女界的福音，在沒有眞正獲得解放的中國婦女，至少在皮肉上的痛苦——桎梏，可說是解除了。

纏足在沒有嘗過滋味的新時代婦女，是不會知道其利害痛楚的。其實在古代的女子，爲了纏足，不知流盡多少血淚，哭上幾百回，無時無刻不想從這種慘酷的刑罰中掙扎出來。這我們試看李汝珍在他小說鏡花緣里所描寫的（第三十三回林之洋被封爲妃後）是不難看出他的慘無人道的情景的：

那黑鬚宮娥，取了一個矮凳，坐在下面，將白綾從中撕開，先把林之洋右足放在自己膝蓋上，用些白礬灑在脚縫內，將五個脚指緊緊靠在一處，又將脚面用力曲作彎弓一般，卽用白綾纏裹。纔纏了二層，就有宮娥拏着針線上來密密縫口。一面狠纏，一面密縫。林之洋身旁旣有四個宮娥緊緊靠定，又被兩個宮娥，把脚扶住，絲毫不能轉動。及至纏完，只覺脚上如炭火燒的一般，陣陣疼痛，不覺一陣心酸，放聲大哭道：「坑死俺了！」兩足纏過，衆宮娥草草做了一雙軟底大紅鞋替他穿上，林之洋哭了多時。……

「林之洋兩隻金蓮被衆宮人今日也纏，明日也纏，並用藥水熏洗，未及半月，已將脚面彎曲，折作凹段，十指俱已腐爛，日日鮮血淋漓。……

「不知不覺那足上腐爛的血肉都已變成膿水，業已流盡，只剩幾根枯骨，兩足甚覺瘦小。……」

古代每個女子，要把好好一雙脚，經過上述那種方法，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裹纏起來，其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境地，定夠慘人的，無怪林之洋要放聲大哭道：「坑死俺了！」但纏足並不是從古以來就有的，如周禮上之「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舃、黑舃，赤繶、黃繶，青勾，素屨、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功屨、命屨、散屨：由此可見男女之履，在那時同一形製，也就是說當時婦女，沒有一種特製的鞋以備纏足之婦穿用，這不是從前不纏足的明證嗎？

當時婦人雖沒有纏足，但婦人的脚不一定很大。婦人行步，大概以「舒遲爲貴」而已。如詩經：「月出皎兮，佼人了兮，舒窈糾兮。」——這裏的舒就是遲，窈糾是行步舒遲的姿態，並沒有其他解釋可參入。又張平子南都賦：「羅襪躡蹀而容與；」焦仲卿詩：「足下躡絲履，纖纖作細步。」這裏說婦人走路，不得急率鹵莽，否則不但不美。反要失禮的。旣然如此，則緩行爲貴；而兩足稍加約束，或是有的。不過不像後世一定要他骨頭折，脚背弓，那樣死纏也是顯而易見的事。

又婦人纏足，便不能穿襪，而只能以裹脚布層層裹之，古時婦人却穿襪，這也可作不纏足的反證。如郭若虛圖畫見聞記說唐令代宗宮人穿紅錦靿靴，楊太眞死於馬嵬，有媼得其拗襪一隻，觀者百文；李白越女詩白：「屐上足如霜，不着雅頭襪。」；曹植云：「凌波微步，羅襪生塵。」李後主詞：「剗襪下香階，手提金縷鞋。」……等。

那末纏足始於什麼時代呢？這，說者紛紛，莫衷一是。據筆者攷證，知始於南唐，因南唐李後主有宮嬪窅娘，纖麗善舞；令窅娘以帛「纏足」屈上作「新月」狀之事之故。——這實可作後世纏足之起源吧。

自五代起始纏足後，北宋徐積詠蔡家婦，就有「但知勒四支，不知裹二足」之句；陸放翁老字庵筆記云：「宣和末女子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錯到底」」；宋史五行志：「理宗朝，宮人束脚纖直，名快上馬。」；蘇軾菩薩蠻云：「塗香莫惜蓮成步，長愁羅襪臨波去。；只見舞迴風，都無行處蹤。偷穿宮樣穩，並立雙趺困，纖妙說應難，須從掌上看。」

以上種種，足見到了宋時，人都以脚小爲好看，盛行纏裹了。

纏脚傳到元代，仍未衰，有拿了妓鞋行酒的事。到明代亦如此。但到清代，因滿人入主中夏，而滿洲女人向來是不裹足的，所以康熙元年（民國前二五〇年）詔禁女子纏足，如有違者就罪其父母家長。因此是時據霰閣贅談說，有一某大員，因怕致禍，有上疏「奏爲臣妻先放大脚事」，一時聞者都傳爲笑柄，卽令人觀之亦要啞然失笑吧。

纏足那時旣然要犯罪，那有仇隙的人，便趁此告訐，於是架誣紛起，事情很不易辦。到康熙七年，王熙奏免其禁，於是民間又可公然纏足了。後入關的旗女，漸亦有從事效顰的，乾隆皇帝屢次

降旨嚴責，不許漢女裹足，漢人遂不得不保存其天然雙趺；而漢人仍裹足自若，且爲養成「拜脚狂」的風氣呢。今若思之，對於那般有暇階級的人士，眞是可笑復可恨！

纏脚雖然日後就成了風俗之一種，但研究小脚的人倒也不乏其人，最著名的，有李笠翁與方絢（絢字陶采，又號蕊裳，不是宋朝那方納）二人，尤其是方絢要算最到家了。他曾仿張功文梅品體裁，作香蓮（即小脚之雅稱）品藻一文。他先論香蓮（小脚）之「宜稱」「榮寵」「憎疾」「屈辱」得「五十八條」；次云香蓮有五「式」：（一）蓮瓣（二）新月（三）和弓（四）竹萌（五）菱角。又說香蓮有三「貴」：一曰「肥」，二曰「軟」，三曰「秀」。他怎樣的解說呢？說：

「瘦則寒，強則驕，俗遂無藥可醫矣！故肥乃腴潤，軟斯柔媚，秀方郁雅。然肥不在肉，軟不在纏，秀不在履。且肥軟或可以形求，秀但當以神遇（？）。」

香蓮既最高標準被「認爲」是肥，軟，秀，樣式也祗有五種，可是由那五種基本樣式，發生變化，大同小異，又有十八種不同的名稱：

（一）四照蓮　端端正正，窄窄弓弓，在四寸三寸之間者。（二）錦邊蓮　四寸以上至五寸，雖纏束端正，而非勁履，不見菱角者。（三）斂頭蓮　瘦而過長，所謂竹萌式也。（四）單葉蓮　窄底平跗，所謂和弓底也。（五）佛頭蓮　豐跗隆然，如佛頭挽髻，所謂菱角色，江南之鵝頭脚也。（六）穿心蓮　着裏高底者。（七）碧蓮臺　着外高底者。（八）並頭蓮　將指鉤援，俗謂之裏八字。（九）並蒂蓮　銳脚各揚，俗謂之外八字。（十）同心蓮　側胼讓指，俗謂之裏拐。（十一）分香蓮　欹指讓胼，俗謂之外拐。（十二）合影蓮　如侑坐欹器，俗稱一順拐。（十三）纏枝蓮　全體紆迴者。（十四）倒垂蓮　決踵躡底，俗謂坐跟。（十五）朝日蓮　翹指上向，全以踵行。（十六）千葉蓮　五寸以上，雖略纏粗縛，以翹之可堪供把者。（十七）玉井蓮　銳是鞋尖，非關纏束，昌黎詩所謂「花開十丈藕如船」是也。（十八）西番蓮　半路出家，解纏謝縛，較之玉井蓮，反似有娉婷之致焉。

香蓮的好醜，又曾細分之爲九品：

（一）神品上上　穠纖得中，修短合度，如捧心西子，顰笑天然，不可無上，不能有二。

（二）妙品上中　弱不勝羞，瘦堪入畫，如倚風垂柳，嬌欲人扶；雖尺璧粟瑕，寸珠塵類，然希世寶也。

（三）仙品上下　骨直以立，忿執以奔，如深山學道人餐松茹柏，雖不免郊寒島瘦，而已無烟火氣。

（四）珍品中上　紆體放尾，微本濃末，如屛開孔雀，非不絢爛炫目，然終覺尾後拖沓。

（五）淸品中中　專而長，皙而瘠，如飛鳧延頸，鶴唳引吭，非不厭其太長，差覺瘦能免俗。

（六）艷品中下　豐肉而短，寬緩而茶，如玉環霓裳一曲，足掩前古；而臨風獨立，終不免「爾則任吹多少」之謂。

（七）逸品下上　窄亦稜稜，纖非其銳，如朱家硏山，雖一拳石，而有崩雲墜崖之勢。

（八）凡品下中　纖似有尖，肥而近俗，如秋水紅菱，春山遙翠，頗覺戚施蒙瑑，置之雞羣，居然鶴立。

（九）膺品下下　尖非瘦形，踵則揉升，如羊欣書所謂「大家婢學夫人」雖處其位，而舉止羞澀，終不似眞。

上面都是就小脚本身說的，那麼小脚究竟有些什麼好處呢？據方絢說，香蓮在九種地方最好，便是所謂「香蓮三上三中三下」是也：

三上：掌上　肩上　千秋板上

三中：被中　燈中　雪中

三下：簾下　屛下　籬下

此外香蓮尚有四忌：

（一）行忌翹指。（二）立忌企踵。（三）坐忌蕩裙。（四）臥忌顫足。

小小婦人一雙香蓮，在當時的有暇階級——知識份子里面，竟如此的做重視，被捧爲「掌上珠」，分了「式」，「種」，「貴」之外，又要把它的「好醜」分爲「九品」，在「九種地方」最好……這除了把婦人一雙天生的足，視爲「玩物」，把它「矯揉造作」之外，再有什麼意義？這簡直是把懲罰婦人爲滿足，把婦人血淚作爲談笑資料之勾當，古代婦人是多麼不幸呵。

但事實上何止這一點，「玩弄」在他們會極盡其能事的，他們尙有一種「妓鞋行酒」的怪俗，——這在元時已有，其法不詳，至淸時復大盛。方絢在他作的「貫月查」一文裏，曾特地專講此事；它的「玩法」，就是取香蓮的鞋，做照投壺儀節來行的。初行此法時，由一人爲錄事，在一隻鞋內放一盃酒，另一隻放在盤子里，此後再由錄事拿着盤子，走到客前，大約離一尺五寸，叫客拿蓮實投之，——蓮子最好，紅荳次之，榛松之類又次之——投的時候，大，食，中三指撮取，又手與鞋之高下應相準而平擲之，共投五粒，視其未中之多寡而罰酒，罰的酒就是用那一隻鞋裏的一杯酒。因弓鞋纖姸如貫月，投之以果，如星的貫，以之引酒，周流座客，又似浮查，故曰「貫月查」。這名稱又是多麼的「雅相」呵。

此外，還有一種妓鞋行酒的法子，是把妓鞋在座上傳遞，傳遞的時數着初一初二以至於三十的日子，而擎執妓鞋的姿式，隨時不同，或者口向上，或者口向下，或持其尖，或執其底，或者平舉

，或者高舉，或者放到桌面下不給別人看見：總之，這法子比較繁複，然有一歌我們看了可明其意，現把它抄在下面：

「雙日高聲隻曰默，初三擎尖如新月。底翻初八報上絃，望日舉杯向外側；平舉鞋杯二十三，三十覆杯照初一。報差時日又重行，罰乃參差與橫執。」

妓鞋可以行酒，也有「志在聞香」的如方絢采蓮船一文，除說妓鞋行酒之外，就有述及：

「春秋佳日，花月良宵，有倒屣之主人，延曳裙之上客。綺筵肆設，繡幕低垂；綠蟻頻斟，紅裙隅。絕纓而履舃交錯，飛觴則薌澤微聞坐。」

纏足自強迫施行成爲風俗，以至被士大夫與執袴子弟想盡種種方法玩弄止，倒底對於當時婦女有些什麼企圖呢？伊世珍瑯環記裏曾這樣說過：

「本壽問於母曰：「富貴家女子必纏足何也？」其母曰：「吾聞之聖人重女而使之不「輕舉」，是以裹其足，故所居不過閨閾之中，欲出則有帷車之載，是「無事」於足也。」」

上面一段引證是元時的情景，脚被裹的也僅限有錢的人家，它的企圖就是要防女子有「輕舉」的行爲。但後來不論貧富，都裹脚了，並且防閑的意思更擴而大之，如女兒經上說：

「爲甚事，裹了足？不因好看如弓曲；恐他輕走出房門，千纏萬裹來拘束。」

上面短短幾句，已把當時宗法社會裏對女子的企圖說得明明白白了，我想不用把它誇大與舖張也是足夠看出他的眞面目來的。我人對此現雖不加任何評論，但在古時倒也並不都是些「拜脚狂」的人，能出而反對纏脚，講幾句公道話的人也有好幾個，據筆者所知有三個，第一個是袁枚，他在牘外餘言中有如下數言：

「習俗移人，始於熏染，久之遂根於天性，甚至飲食男女，亦雷同附和，而胸無獨得之見，深可怪也。……女子足小有何佳處，而舉世趨之若狂。吾以爲戕賊兒女之手足以取妍媚，猶之火化父母之骸骨以求福利；悲夫！」

第二個是李汝珍，他是乾隆二十幾年生的，他晚年不得志，費十數年之力，著的一部小說鏡花緣裏，就曾借吳之和的口氣，明白的反對：

「吾聞尊處向有婦女纏足之說，如纏之時，其女百般痛苦，撫足哀號，甚至皮腐肉敗，鮮血淋漓，當此之際，夜不成寐，食不下咽，種種病痛，由此而生。小子以爲此女或有不肖，其母不忍置之於死地，故以此法治之；誰知係爲「美觀」而設，若不如此，即不爲「美」。試問鼻大者削之使小，額高者削之使平，人必謂爲殘廢之人，何以兩足殘缺，步履艱難，却又爲「美」？即如西子王嬙，皆絕世佳人，彼時又何嘗將其兩足削去一半？况細推其由，與造淫具何異？」

第三個是俞正燮，他反對纏足的意見有二層：一層說纏足把女子弄弱了，失了古時丁女的風格，「陰弱則兩儀不完」，是男子也要受累的。第二層他說弓鞋是從前舞者的賤服，女子穿了賤服，女子賤了，男子也是賤的。

以上面三位纏足「反對論」來看，雖不徹底的也有，如俞正燮的論調；但像袁枚說話的沉痛，與李汝珍說得透闢，實也是不易多得的。

纏足到鴉片戰爭停止，訂了南京條約以後，外人在我國辦教會女塾，此時才開始對纏足譏誚。但僅「譏誚」而已，並沒有倡議廢止。直到光緒八年（民國前三十年）康有爲起而提倡不纏足運動，纔被大家所注目。後又有其弟康有仁在上海設立不纏足會，但也沒有多大成就，僅給該項運動一大刺戟罷了。到光緒二十三年，梁啓超在變法通論論女學章裏，又有述及纏足的事：

「……不寧惟是，彼乃毀人肢體，瀆人血肉，一以人爲廢疾，一以人爲刑僇，以快其一己之耳目玩好，而安知有字？而安能使人從事於學？是故纏足一日不變，則女學一日不立。嗟夫！國家定鼎之始，下令薙髮，率士底定。順治末葉，懸禁纏足，而積習未久，積習依然。一王之力，不改羣盲之心；強男之頭，不如弱女之足。遂留此謬種，孳乳流衍，日盛一日。內違聖明之制，外遺異族之笑；顯罹楚毒之苦，陰貽種族之傷。嗚呼！豈蒼蒼者天，故厄我四萬萬生靈，而留此孽業以爲之窒賊！抑亦治天下者未或厝意於是也。」

當時經康梁如此一鼓吹，一般人雖深知纏足不好，但顧於「出嫁」的困難，仍不肯推行，所以梁啓超爲求打破這一難關，索性組織了一個不纏足同盟，他在試辦不纏足會簡明章程裏，寫得很周到，但在現在看起來也很有味，且把它錄在下面：

「此會之設，原爲纏足之風，本非人情所樂，徒以習俗旣久，苟不如此，即難以擇婚，故特創此會，使會中同志，可以互通婚姻，無所顧慮，庶幾流風漸廢，革此澆風

（一）凡入會人所生女子，不得纏足。

（二）凡入會人所生男子，不得娶纏足之女。（此指入會後所生男而言。若會前年已長大，無不纏足之女可娶，或入會人尙少，擇配不易相當，則不在此例。）

（三）凡入會人所生女子，其已經纏足者，如在八歲以下，須一律放解，如在九歲以上不能放解者，須於會籍報明，方准其與會中人婚娶。

（四）凡入會者，書其姓名，年歲，籍貫，居寓，仕履，及妻之姓，子女之名，（凡未定婚者皆報名，已定婚者無容報名）以備刊登會籍之用。

（五）凡入會後所生子女，當隨時將續報名，以備續刊會籍。

該會成立後，以上海爲總會，借時務報館開辦，入會報名後，即由該館贈勸女字歌一本，作爲入會的憑據。該會雖熱鬧了一時，但僅不過是維新運動的前驅，所以在事過景遷的今日看來，也不失爲史料之一。

纏足一事，雖是婦人一雙足所引起的事，但在古時却被目爲了不得的「香蓮」，居然五代以來，換了不少朝代，換了不少皇帝，而「此道」仍未衰，此在我國文化史上亦一奇蹟吧。今蒐集史料，爰成此文，供女聲讀者共賞，諒亦樂聞吧。

出妻史話（下）

樂无恙

中國古代是根本沒有所謂離婚法的，女子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了人以後，她的一生命運便排定了。她縱受了沒良心男人的虐待也祇得眼淚在肚內流，硬撑下去。但是一日男的見到她色衰的時候，往往會假着「七出」的條文爲藉口而遺棄了她，像棄掉一雙舊鞋一樣。爲了敍述的方便與乎免去事實的煩復，需要將故事重新安排，把封建劇場上演的節目經過一篇剪接，歸納作明在幾種類型。另外依照着新的排演方法來繼述這齣史「劇」。

一、無子的藉口

按照中國宗法社會的傳統中心思想來說，生殖崇拜蕃衍嗣續，是構成家族主義的首決條件。在這種生殖崇拜之下娶妻，一方面莫非祇是做父母的用了兒子的名義給自己買進一個奴隸，一方面也是買進一具生子的機器。自從孟子在離婁篇上說了：「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以後，男子持之更作爲出妻的正當合法的理由，即使夫婦二人情感極好，但爲了傳宗接代的緣故，父兄也會出頭來「勒令出妻」的。

「有一首商陵牧子的別鶴操古詩，據崔豹古今注說是從前商陵有個牧子，娶妻五年而不有一子，父兄將爲之改娶，其妻聞之，中夜倚戶悲嘯」，牧子雖熱愛其妻，可是迫於傳統的父權，也莫可奈何，一腔悲憤，只有訴之琴絃：「將乖比翼兮隔天端！山川悠遠兮路漫漫！攬衣不寐兮食忘餐！」

但更多的却是男子借了無子的藉口，以掩飾其「喜新厭舊」的舉動的，如：

「魏時，王宋者，平虜將軍劉勳之棄婦也。宋嫁勳二十餘年，後勳悅山陽司馬女，以宋無子出之，宋賦詩自傷。其詩懇摯委婉，「怨在言外，不覺其妬，」轉覺可傷：

「翩翩牀前帳，張以蔽光輝。昔將爾同去，今將爾共歸。緘藏篋笥裏，當復何時披？誰言去婦薄？去婦情更重。千里不唾井，況乃昔所奉。遠望未爲遙，踟躕不得共。」

明明是男子別有所歡，反而誣衊共同生活了二十餘年的愛妻不能生育爲因，把來作爲其負情丟棄的武器。「宋嫁勳二十餘年」，在悠久的二十餘年結合中，不提無子的事，臨到一日瞧上了「山陽司馬女」，就硬派她不能生育，那不是大可令人非解的嗎？依照常情的推度，或許這位「平虜將軍」的出妻——宋王女士在二十餘年中也曾養過不少的兒女，並不是她不能生育，而是死亡奪去了她的嬌兒。無疑也這樣的推論完全有其實際的基礎的，因爲設若她果自缺乏生殖的機能，那麼她的命運在二十年已經被註定，男的決不會如此重情而在二十餘年後才假「無子」的藉口趕她出去。

二、權貴的外力

也有由於外來的壓力而構成「出妻」悲劇的，但外鑠的因素之能否迫促一齣悲劇的形成，是祇決定於男女二者結合的堅靭與否上的。在歷史上，雖不乏「糟糠之妻不可棄」那種稀實的前例，而更多的是惟恐覓不着「裙帶關係」而終日奔走於權門之間，以冀獲得進身之階，絕無人會放掉這種千載難逢的良機的。

古詩紀上記有竇元一事，敍皇帝爲了見他狀貌絕異，命他把老婆趕出，而「妻以公主」：

「竇元狀貌絕異，天子使出其妻，妻以公主。妻悲怨，寄書及歌與元，書云：

棄妻斥女，敬白竇生：卑賤鄙陋，不如貴人妾日以遠，彼日以親。何所控訴，仰呼蒼旻！悲哉竇生：衣不如新，人不如故，悲不可忍，怨不可去。彼獨何人，而居其處？」

皇帝老倌「垂青」竇元，下令命他「出妻」，復把公主賜配與他，於是苦了哭訴無門的「棄婦」，向何處去訴說胸中的悲憤和怨惱呢？他在無所可以控訴的時機，就祇得向蒼天仰呼。然而人世根本沒有所謂天道的東西，要幸福，還得歸要自己去奮鬥，才能突出黑暗的死衚衕而走向充滿光與熱的新路！

和這同類型的悲劇，在伽藍記裏也有一則記事，那位男主角，你猜是誰？此人非別，即僞託家語的王肅是也。

王肅，字恭懿，琅琊人也。博學通多，才辭美茂。高祖新營洛邑，多所造製，肅博議舊事，大有裨益，高祖甚重之。肅在江南之日，聘謝女爲妻：及至京師，復尚公主。謝遂作五言詩以贈之，其詩曰：

「本爲薄上蠶，今作機上絲，得路逐勝去，頗憶纏綿時！」

公主代肅答謝云：

針是貫線物，目中恆任絲。得帆逐新去，何能衲故時！

皇帝獨夫之流，憑着自身的權力，爲自己的女兒打算，不惜散他人結合，在「有婦之夫」的王肅，當然「受寵若驚」，投其所好，既能「嗜新」，復得交納皇親，歡喜自然「不在話下」。可是那位被棄了的姓謝的女人，卻從此將受盡社會冷齒，投以種種嘲笑，唾罵，輕視，而終身不能自拔，永遠永遠的和着悲憤直至於臨近生命的終點，幸福和太陽將再也不能照向她的生活。幸而她還能把怨情寄託筆墨，當有一首詩傳留下來。男的忘情負義「得路逐勝去」，癡心的她却還「頗憶纏綿時」不能忘情於過去。

至於身爲特權階級的「公主」，她當然不會想到別人的悲痛，她的一切原是建築在別人的背脊上的！威權保障了她不會遭受到一般女人悲惱的結局。作爲丈夫的男子在她的身邊，祇會反轉來巴結她並奉承她。階級的互異，尊卑的區分，改變了男女間不平等的待遇；公主的尊銜使她超過了「男尊女卑」的界線。因此她可以高傲地向着被摧殘的同類，用着私有物的佔有者的神氣輕蔑地說：「針孔總要穿線的，要縫新帛時，也就須換上新線，那裏還再能用得着舊線呢！」

謝氏在被遺之後又接閱了「針是貫線物」的回詩，在無可奈何之中，於是遂思托跡空門，出家做尼姑去，但是終不能忘懷於往日的戀情，還想和王肅一會，寫了一封淒艷的書信。一種女性內心的卯婆眞切地流露於字行之間。

開端她回憶往昔的情況，敍她兩「結褵之後，心協琴瑟。每從刺繡之餘，間及詩歌之事，裳夙嘴以聯吟，藝龍誕而形古。」這時候「君懷金石之貞，妾慕松筠之節，雖菡萏之並蒂，比翼之雙飛也不足以比擬當時的情況。可是不久王肅卸去了齊的秘書丞遠適異國，跑到北魏去做尚書令，「歲月易遷，山川間隔。君留朔北，妾在江南」就「鴻帕杳然，魚書不至」。男的「聯姻帝室」「焜耀一時」，女的則「情懷恍惚，鏡台寂寞」過着眼淚洗面的日子。

「既有絲厥，遂棄管瞯，糟糠之妻，白首飲恨」，假道學王肅之行逕，實也是今日無數男子的寫照。

三、不悅於姑

婆媳之間，二代的衝突在我們歷史上眞不知寫下多少悲憤的故事。

我國那首長篇敍事詩孔雀東南飛（他日有暇，當另撰專文論述之）就是寫敍一個被迫於母遺愛妻，終於演成一幕人間的慘劇底故事。在古詩爲焦仲卿妻作的前序中有一段簡明的梗概：

「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爲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時人

傷之，爲詩云爾。」

這一篇一千七百四十五字的長篇敘事歌曲，非但開創了古代長篇敘事詩的前導，爲中國文學史上留下輝煌的豐碑，並且感動了無數身受舊制度壓束的女性落下了同情之淚，而激起向舊勢力抗議的冀望。

後漢書應奉傳的附注內，也有一則類似的記錄，敘婆太太怎樣虐待她賢淑的媳婦。

「華仲妻本汝南鄧元義前妻也。元義父伯考爲尚書僕射，元義還鄉里，妻留事姑甚謹。姑憎之，幽閉空室，節其食飲，羸露日困，妻終無怨言。後伯考怪而問之，時義子朗年數歲，言母不病，但苦飢耳，伯考流涕曰：「何意親姑反爲此禍」，因遣歸家，更嫁爲華仲妻，仲爲「將作大匠」，（官名），妻乘朝車出，元義於路傍觀之，謂人曰：此吾故婦，非有它過，家夫人遇之實酷。」

有些舊式婦人往往拿「白虎星」，「敗家精」一類的咒語加在媳婦頭上，持此就可作爲她虐待兒媳的「資本」，而昔過一般人對於被出的女子也總存有某種賤輕的成見，以爲她必有或種不貞或違道的行爲，因此使她終生的幸福完全埋藏於痛苦的深淵裏而不能自拔。像這一華仲妻的例子實可擊破許多傳統觀念的「防線」，明示宿命論者自怨自艾的要不得。

高度的苛酷的壓迫往往能速成婦女日輕自卑的觀念。多少女性爲了失掉自信，跟從了命運的引導而踏上毀滅的道路。華仲妻不悅於姑的遭遇，是我們今日廣大婦女羣還在自身感受着的。但在通過了苦痛的生涯受盡了多種變故的折磨後，而終不失去自信的，可又有幾個呢？

四、莫須有的罪名

在這一項目下，想再來紹介幾幕「古」而又「怪」的戲劇——更「有趣」也是更「無恥」的戲劇！

我不知有否記錯了出處，似乎就在僞君子王肅假托的孔子家語裏的，有一個娶騙是孔子本家，名叫孔文子的，「使太叔疾出其妻」而自己就娶了太叔疾的「出妻」。並且以自己的女兒嫁給他。換一句話明白地說淸楚了，卽以自己的女兒換人家的老婆。—爲了方便，我把它引在下邊，一以徵實，二以體信，省得說我滿口胡言亂說八道。不過手頭無家語，也許從別的書上抄下也說不定：

「衛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以其女妻之。（初疾娶於宋子朝，其娣嬖於朝，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己妻之。）疾誘其初妻之娣爲之立宮⋮⋮。」

也有因偶然口角，女的無意間發幾聲牢騷而招致驅逐出門的。如史記平世家，因爲女的說了聲：「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妻，棄之。

漢時有個王吉，他之所以實行「出妻」更是離奇，原因是爲了她好心地摘了枚棗子獻給他嘗。漢書說他——

「少時居長安，東家有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後知之，乃去婦。」——（漢書王吉傳。）

不意「狗咬呂洞賓，勿識好人心。」王吉後來却因此把她矮了出去。

以上是史實，以下還得略加說明和分析。

說到說明，這，使我記起有位某大學教授，高踞講壇，曾著作過三數本關於家屬婚姻的書。在他某一本「大作」中有一段妙論。其言曰：

「出妻不道其故，亦古人忠厚之道，與後世變伉儷而爲仇敵者，豈可並論也。」

此何言也！寧非拾古人唾餘，直同韓愈所謂「牛溲馬勃」也乎！嗚呼！如此妙論，亦可休矣。

「出妻不道其故，」也居然歸諸古人忠厚之道，這些幽靈的存在，它的根源實遠可追溯於宋朝那位「心中有妓」的理學家，首倡女子「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程伊川老先生，他在講心靈，言仁義的「性理大全」中就對於「出妻」發揮過議論：

「問：「妻可出乎？」

程子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爲醜行，遂不敢爲——古人不如此。⋯⋯」」

照此君說，則似乎不出妻的男人是傻瓜，放棄了男人所享之權利。而「古人不如此」——「你看子思也出妻哩！」但他老先生舉子思，而不舉孔子或孟子却夠叫我們後人納悶，不然「來頭」豈不更大。這不知是否他老先生「心有不忍」，在出妻爲醜行的世俗上不得不有所顧忌，恐怕惹世俗中人的言外之議。

或者有人覺得我的話太苛刻，而提出相反的意見，以爲孔子家語中也曾有「三不去」的條項，以示男女平等，給與女子的保障：

「三不去者，謂有所取，無所歸；與共更三年之喪；先貧賤後富貴。」

這是說謊！

世界上決沒有那種保障——強權者賦與被蹂躪者的保障！誰要是相信白紙黑字的條文可以保障的話，那眞太天眞了。

聖賢既根据男尊女卑的男權觀念訂立「七出」典律，「三不去」實不過是後人爲了掩飾「先聖」的顏面略爲敷衍，實對人頭，騙騙「愚婦」罷了。

實際上，女子非但無權離異，卽男人失縱（不知何去）也得在家守待。

唐律疏議中有曰：

「婦人從夫，無自專之道，雖見兄弟，送迎尚不逾閾。若有心乖唱和？意在分離，背夫擅行，有懷他志，妻妾各徒二年！因擅去，杖一百，從夫嫁賣！其妻因逃而改嫁也，絞監候！」

這就是說丈夫可以任意出妻，而妻子則無權請求離異，設若她不滿意於已成的結合或受不了丈夫的鞭撻苛責而擅自離去的話，就得「吃」一百板子，還要交回原夫去像牲畜一樣地嫁賣！如「因逃而自改嫁者」，那就更不得了，祇有等候絞死。

甚至丈夫棄妻，不別而行，因而自己不得不另外去找依靠，也要打一頓板子：

「其因夫棄妻逃亡，三年之內，不告官司而逃去者，杖八十！擅改嫁者，杖一百！」

所謂「夫可出妻，而妻不得自絕於夫」」這些昔日歷史，舞台上的戲劇也正在我們今日現實生活中繼續串演着。要是我們今日留意一下法律的話，還在不久的二十年前，我們民國初年的法律中承續了有效之淸律，猶有「出妻章」的條律，而無「離夫」的規定。當時的「民國現行律」中，其「七出」條如下：

（一）無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多言（五）盜竊（六）妒忌（七）惡疾（詳見女界文學讀本第三冊頁二三九）

可見時代的潮流也終沒洗去封建的羅網，從大戴禮記的「七出」而脫蛻變作民國的法律出現，時間已經過了千百餘年，但舊制度的幽靈還是借屍還魂，在光天白日下高視闊步。在名義上，由「名正言順」的出妻到「訴諸法律」的離婚，婦女似乎確也掙得不少的地位。惟如繡花枕頭，外表好看，裏子草包，恐今日男權社會之下，儘管「七出」的條文不復存在，但女子是否實際上已脫離掉「出妻」這悲慘的羅網呢？

不！一千個，一萬個不!!!

往昔的「出妻」不正是現今遺棄的前身。

歷史在演進着，封建劇場上昨日的古裝劇，現在換了半新半舊的文明戲。要改造古老的戲劇，祇有婦女打破束縛自由的桎梏，爲自身求得人的權利和幸福方能確保，不再串演悲劇的角色。

讓「出妻」成爲古物陳列所裏的遺跡。

讓這一代的女性創造戲劇中的新角色，並去改造歷史吧！

一九四三、十一月。

希望

薇芹

元旦的早晨，太陽好像也很快樂的歡迎新年，很早就起身，掀着快活的笑容，慢慢的，溫和的帶着生氣的走到小朋友的屋子裏來，好像說：「小朋友！今天是元旦，你們快快的起來，預備以後的計劃吧！」

明兒小嘴咬着被角，口角掛着微笑，他正在甜蜜的溫柔鄉中找小朋友，勇兒玩呢！玩得興起的時候，聽到像母親一樣溫柔的話聲，他醒了，睜開了惺忪的桂圓眼，看着太陽公公的笑臉，他也笑了，再看着窗外新鮮的花草，紅綠的點綴在他的面前，春光洋溢，一切顯着生氣勃勃的樣子，他更高興了，想着自己的新衣服，帽子，鞋子，襪子，他幾乎要跳下床來舞蹈，以表示他內心的快樂。但是他想到自己年齡又長了一年，不應該再不懂的玩下去了，應該想想好將怎樣用功，才不負年紀的長大，和爸爸媽媽們辛勞的又費去許多精力。還是去約幾個朋友一同來討論一下，商量商量今年的開始。最後他這樣的下了決心，很快的起身。

勇兒，鴻兒，達兒，還有慧兒，智兒等許多小朋友，也被太陽公公喚醒了，到明兒的書房裏來赴約。

一間很精緻的小書房，裏面很是考究；東面是一扇門；面南的窗下放着一隻小小的寫字檯，上面很完美的放齊了筆，墨，紙，硯，書等的文具，還有一隻轉椅，在寫字檯前面；西面二隻小沙發，中間一隻茶几；北面是書架，放滿了書本。雖然是小小的一間，再加上牆上的圖畫，照片等的點綴，更顯出是一個很完全而且美麗的書房。

明兒坐在轉椅上，還有勇兒，鴻兒，達兒等五個小朋友分坐在二隻小沙發上。他們今天的衣服，都是很清潔，整齊，尤其是明兒他的衣服是很美麗的。他們手中各拿了許多糖菓，是明兒分給他們的。默默的剝去糖衣吃糖。明兒站了起來，好像是一個領袖的樣子，五個小朋友都不約而同的望着他的臉。明兒微笑溫和的說：

「諸位小朋友，我今天請你們來，想同你們討論今年的事。你們都贊成嗎？」

「好的！好的！」不約而同他們舉起了手。明兒繼續的說下去：

「今天是元旦，我們年紀又大了一歲，因此我們就不能再玩了，應該計劃一下以後怎樣用功。現在就開始討論，你們不用拘束，各人發表自己的意見吧！我就做這次討論會的主席好嗎？」

「歡迎！歡迎！」五個小朋友同聲呼喚。

他們暫時靜默下去，大家低了頭在想這問題，手中的糖也停在他們的掌中，都想不到再有糖菓這東西在他們的手中，可見他們聚精會神的在想。突然勇兒抬起了頭說：

「我想，在計劃今年以後用功的問題前，是先要有一個目標——就是希望，方才可以計劃用功的方向，再斷定怎樣的用功。」

「對的！對的！」明兒等都認爲是對的。明兒說：

「那末就挨次各人先說出希望？後再結論用功的方向。現在就請勇兒先說你的希望。」

勇兒呆呆的望着明兒，鼻涕不由自主的拖下來，要用袖子去揩，明兒看見了急忙就拿出了手帕，走過去替勇兒揩涕，並且把手帕送給他。說：

「勇兒我知道你的爸媽是很清苦的，你把這條手帕收下吧！」

「我不要，我會問媽去要，謝謝你。」勇兒感激的說。

「你不要客氣了，我知道你是不肯去問你媽要的。你就收了吧！」

勇兒禁不住明兒愛的感化，就很羞澀的收了手帕，連「謝謝」都說不出口了。靜默少時，勇兒說出他的希望：

「我的希望將來做一個偉大的人物，爲國家，社會謀幸福，使一切的人都平等博愛。」

明兒繼續問其餘四個小朋友，他們也說出各人的希望；

「我希望將來做個科學家，使人類更文明，發達。」鴻兒說。

「我希望將來做個文學家，替人類訴情，指出人類的缺點，使人類更趨完善。」慧兒說。

「我希望做教師，使以後的孩子——小朋友走入正義的道路。」達兒說。

「我希望做一個工程師，計劃一切，創造有用的器具，獻給人們。」智兒說。最後明兒說：

「我希望做一個革命家，革除一切壞的，建設一切好的。」

「現在各人都有了希望，也就是有了方向，各人都可以依照自己的希望，方向做去。現在再討論怎樣用功的方法。請各位大家提出方法。」

「我說用功的方法：譬如說，今天先生教過的書，放學回家，就溫習，預備明天的功課，再如做日記，寫大小楷…………。」慧兒說。

「我說單單讀書還不夠，放學後，——有空閒的時候，就要做工器，設計一切，細細的研究……。」智兒說。

「我認爲智兒說的話是對的，然而還須改造他的機關，發明更完美的機械……。」鴻兒說。

「我認爲你們的話，都對的，但是你們忽略了品性，行爲，思想……。」達兒說。

「對的，我認爲達兒的話是對的，但是必須要有見義勇爲，扶弱除強的精神……。」勇兒說。

「但是你們要記住：革改一切壞的，創造一切新的。」明兒說。

大家所提出的方法，都對的，也都知道自己用功的方法。好了，現在討論的結束至此，大家都依照自己的方向走去，是爲成功的。」

他們很快樂的散了，自各回去，做自己的工作。

親愛的小朋友！你們大家都有希望，方法嗎？你們趕快決定，趁這新年的開始！

智慧的蟲鳥

如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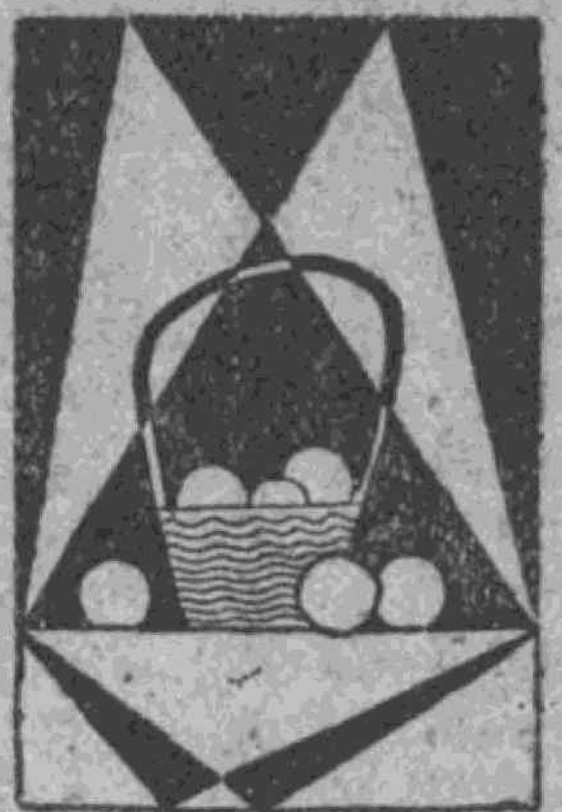
在巴西國有一種螞蟻，專收藏樹葉，牠們把所採集的樹葉，堆積在穴里。藉着這些葉子，使菌類生長，作牠們的食物。此舉眞可表現牠們的智慧，就彷彿我們人類的種地一樣，茲舉一例，就可證明牠們是的確有園藝的知識了。比如牠們的女王要另築一座新巢或分羣的時候，牠就用嘴含一口這樹葉上長的菌，到牠要作新巢的地方去。到了牠的目的地，把口裏所含的菌吐出來。在這時候必須要自己想法子使這菌繁殖，同時也要孵卵，預備生小蟻。要看牠怎樣繁殖這一口菌呢？牠把自己排泄的屎放在這菌上作肥料。牠這施肥料的法子，更奇妙的很。就是牠用牠的足抓一把菌放在肛門上，然後排泄屎在菌上，再送回原處。照這樣作去，直到這些菌都施了肥爲止，然後再用自己的足把這施肥的菌壓平，以備生殖。小朋友們，你看這小昆蟲聰明不？

又有一種小蟲，牠們能結隊的走過大樹林，牠們的法子也很精巧的。就是第一個蟲子的尾，被二個小蟲的口銜住，然後這第一個小蟲自後面拉絲給第二個小蟲，第二個小蟲把這絲和自己拉的絲接上，給第三個小蟲，這樣屢續的做下去，直到牠們的目的地爲止。末了在這過程中完成一道絲線，牠們就可以任意單獨的行走其間了。小朋友們，這種小蟲伶俐不？

此外還有一種黃蜂，當牠們遇見敵蟲時，立即羣起攻之，把敵蟲弄個半死，此時大家把這半死的蟲挖坑埋了，然後用牠們的嘴啣小石頭當錘子把坑口壓平就算完事。

此外另有一種小鳥善於歌叫，令人聽之神怡，有一個人因愛這種鳥，就設法把牠們的小雛捉在籠里飼養着，以便時刻不離而飽耳福。他捉獲這小鳥後，就把籠子掛在院中樹上，在這時候，他就理會這小鳥的母親銜些食物來喂這小鳥，這件事眞令這人歡喜異常，因爲有牠母親來喂食，總比人喂的好多了，況且也省却人們許多的麻煩，不料這小鳥在次晨就死了，母鳥再不來了，這人才知道牠的母親是銜些毒物喂牠的小兒！意思是叫牠快死去，免得活受人們玩弄。

以上的小故事不只是給小朋友們一些新的知識，同時希望小朋友們對於動物發生興趣而注意，幷知道愛護有益於人的動物，我們爲萬物之靈的人們，不及低級動物的地方，實在是很多，對於它們的特長，不也很值得我們效法嗎？



關於月經的常識（三）

·虞澄·

丙、亂刺子宮陰道段，此法宜於閉經過早及月經過少各症，病者須長時間反覆使用之。法以子宮鏡露出陰道段，用水洗後，塗以碘酒，稍俟碘酒晾乾，使亂刺刀（Skarifikator）施淺穿刺數處，採取十五至三十克的血液。出血後用godoform栓塞陰道段，出血強烈時，須以一半氣化鐵液止血。

丁、子宮內插入探針，用探針刺激子宮，如行電流刺激則更有效。子宮探針長約三十糎，粗約二至四粍，為後端有柄的金屬圓桿，可以屏撓，前端略膨大如球狀，自前端起每一糎附有劃度，而前端七糎處標識尤應顯明，因曾通子宮膣在七糎內外。然後在探入子宮的端接以陰極電流，使發生刺激作用，惟須注意的，在左列各時期中不可應用本法。

1. 有妊娠的嫌疑時，以避流產。
2. 子宮近旁有急性炎症的時候，探針插入擾動子宮而刺激子宮近旁，能使子宮外膜炎，骨盆結締織炎，輸卵管炎，及腹膜炎等更加惡烈。
3. 子宮體或頸管黏膜，有毒力旺盛的加答兒時，以免毒菌傳入子宮或深入卵管。

至於探針的預先消毒自不待言了，如查明并無上列各種症狀的嫌疑時方可實行子宮內插入探針法。將探針的球形尖端插入子宮或陰道中，通以陰極，陽極置於下腹部，用絕緣體包裹，貼於腹部的導子用浸濕棉花厚裹鉛板製就，通於子宮的陰極電流，能於周圍起實質性充血作用，促其吸收，同時并可鎮痛，所以適宜於滲出物等症狀。電流的開閉宜和緩切禁急速，持續時間以五分鐘爲度，若用弱電流每日可行一次，強電流須間歇數日爲佳。

戊、摩擦子宮，以手摩擦子宮，至不起劇痛爲度，每日反覆行之，粗暴的摩擦能增惡慢性炎症，骨盆炎症及亞急性炎症，故宜避免。

己、子宮吸吮療法，插入子宮吸吮鏡，吸引空氣，使子宮陰道段及子宮起鬱血作用。

庚、藏器療法，Oophorin, Oparaben均每日六錠，持續數週，此外用各種卵巢及黃體製劑。如左：G:negrandol, Luteinol的注射，或注下列二種，Pituitrin（每次一立糎）或Pitzgrandol（每回二立糎）無月經的原因不一，欲使治癒必先改善健康狀態，治癒各種疾病方法不同，茲述最普通者一二法，以供參考。

萎黃病，無月經中原因最多的爲萎黃病的人，宜用日光，空氣、營養、運動等療法，冷水摩擦。以增進皮膚的抵抗力，一般內用劑，如硫酸鐵 30 炭酸鉀 30 加適宜的 Tragantgummi 共爲二百克，日服五至十五克，焦性燐酸鐵日服 1.5—3.0 乳酸鐵日服 30 arsenblutose 日服 10.0—15.0。

此外如脂肪過多症可用戶外運動及水治療法，（見前）處置之。由機能的原因無月經的，可試用臟器療法（見前）暗示法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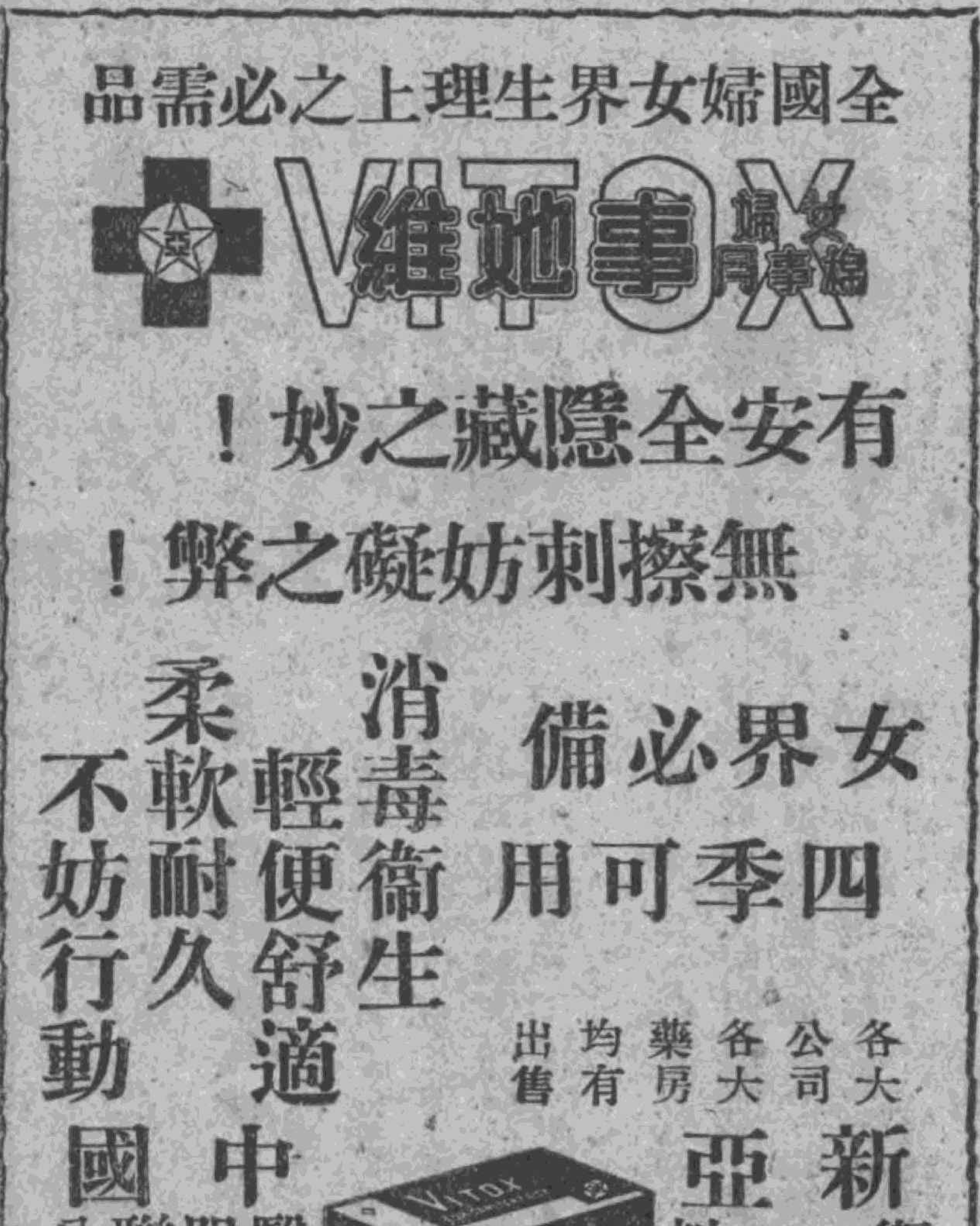
八　月經過多的療法

與無月經洽成反比的症狀爲月經過多症，已如前述，茲將簡單的療法紹介於后，以便應用治療。

1. 局部止血法：最簡易者爲熱性洗滌陰道，使子宮收縮而致止血。2. 冷坐浴：須常久持續行之。3. 子宮摩擦。4. 子宮搔爬。5. 蒸汽腐蝕，6. 平流電氣。7. 陰道填塞，以Jodoform棉紗作成硬塞，如填入陰道。8. 子宮填塞，如上法仍不止血，須用子宮探針將Jodoform棉紗送入子宮，堅硬塞之，同時并行陰道填塞，放置一日至二日。但以上各法，須注意子宮周圍確無炎症時，方可行使，如有炎症存在，則除第一法外，均應禁忌。此時可用止血劑或麥角劑或用Ergotin作爲水液注射皮下，然麥角劑用一周以上恐將中毒，故以止血劑代換。Hydrastis）流動越幾斯一日三回每回（三十滴）Hydrastinin（以一克均爲三十丸，每日三回，每回一丸或二丸）Styptitin, Styktol（每回各服四錠至六錠。）

頑固出血時，如用（Gelatin）皮下注射有效時，則可繼於臟器療法，如致出血過多，使用種種止血法無效時，必須行剔出兩側卵巢或子宮的手術了。

（完）



原书缺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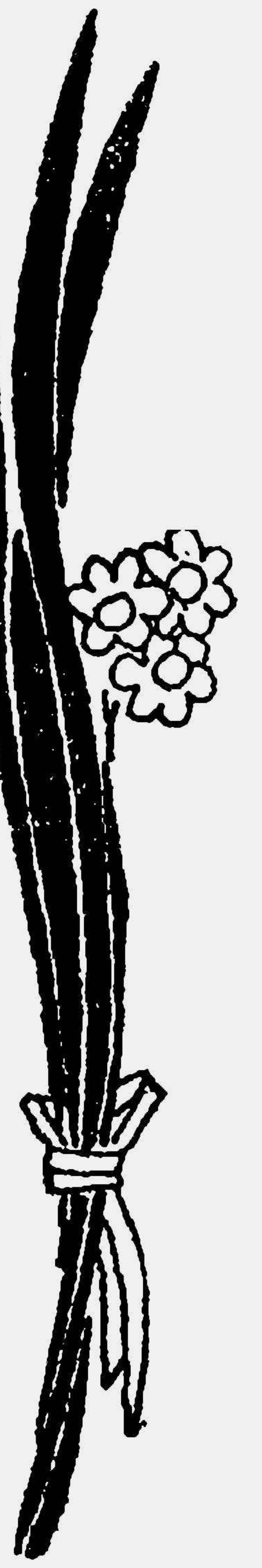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和久米正雄參觀劉海粟畫展記

熹



爲了籌備明春在南京舉行的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日本文學報國會事務局長久米正雄先生也不辭跋涉老遠地從日本到中國來了。

這位日本文學界的耆宿，國人對他也許還相當生疎，其實他和芥川龍之介、谷崎潤一郎、菊池寬、山本有三、武者小路實篤諸老作家是同時代的人，不過對於他的作品甚少介紹罷了。報上有過一段關於他的歷史的詳細記載，現在不妨引用在這裏。

「他是明治二十四年生於長野縣小縣郡上田村的，自幼失怙，就在慈母的照護下長大，成年後，由他母親送到當地的縣立安積中學讀書，學業成績，極爲優良，畢業後入第一高等學校，在求學時期孜孜矻矻於文學，在寫作上根基的奠定，以此爲始，大正二年入日本最高學府東京帝大英文科，研究外國文學，更對劇本的寫作感到莫大的興趣。後來漸漸因寫作的關係與作家羣熟悉起來，所著第三次「新思潮」復刊，就是他和芥川龍之介，山本有三，松岡讓，成瀨正一，菊池寬等合作。他劇作的處女篇：「牛乳屋之兄弟」，登載在該刊第二期，因而名噪日本內地。此後就進入寫作生活，所著長短篇小說甚多。短篇小說如「受驗生活記」，「競爭」，「敗者」，「手品師小鳥」，「良友惡友」，「和靈」，「墓參」等，長篇小說有：「螢草」，「不死鳥」，「赤光」，「冷火」，「晴夜」，「靑眉」，「空華」，「保護法城」，「破船」，「嘆之命」，「天與地」，「架空虹」等，至今還有萬戶爭誦的作品。」

記者找到一個機會，到他的寓所裏訪問他。

一進門望見桌子上沙發上都排列着用毛筆寫成的俳句的紙條，紅的白的琳琅滿目，起初我還以爲是別人送給他的東西，細看，有些墨痕還沒有乾，而上面的署名也是久米三汀，那才知道是他自已寫的，他作俳句用「三汀」的名字。

據他說：「我起初是打算做一個俳人的，十八八歲的時候，便開始作俳句了。」

原來那些紙條是他寫來送給上海的友好的。我對於日本的俳句是個門外漢，因此只能欣賞他的雄勁有力的字跡。

「我的字並沒有練過什麼法帖，就是寫稿時所寫的字一樣。」他自謙着，其實他的字一定是下過一番工夫的。

他隨手把放在桌上的近作遞給我看，說這些都是「實感」之作。記得裏面有一句是描寫在冬霞中望見永安公司的尖塔的，當我看着這一句的時候，他還領我到他的臥室裏，指點窗外，叫我看那霞霧中的永安公司。這種天眞而親摯的態度，使我忘却了我和他還是初見，竟然沒有絲毫拘束和隔膜而感到他的確是新中國文化建設的友人。

聽人說，久米先生雖然是個文學家，但是他的好癖很多，是一個MANNERISM的人物，舉凡文學，美術等部門的東西，他沒有不喜歡的，稱他爲文學家，似乎範圍狹窄了些，稱爲做藝術家或許較爲恰當。想到這，我便對他提到劉海粟畫展的事情，不料一句話却引起他很大的興趣，竟要立刻去參觀。

關於我們這位世界聞名的藝術大師，久米先生當然是久仰其名，尤其是當民國四年劉氏赴日參加帝國美術院開幕，和日本美術界人士交遊而被橋本關雪氏譽爲「藝術的鬼才」，「東方藝壇的獅子」和民國十三年間劉先生的關於藝術思想的大文——「後期印象派與石濤」及「石濤的藝術及其藝術論」——被日本小室翠雲氏主編的「新南畫」雜誌翻譯過去之後，日本人就早已認識這位中國現代畫的元老了。

因此久米先生之急於要去參觀，自是當然的了，何況對於繪畫又是久米先生好癖中之一，我就臨時做了一次嚮導。

在不算長的一段路程中，由於近來常有的封鎖，我們却費去了不算短的時間。不過到中國畫苑的時候，還不怎樣遲，那裏好像還是剛開門的樣子。

順着展覽室的佈置，我們首先參觀了一些油畫，這些都是劉海粟先生早期的作品。畫框有些積有塵垢，有些甚至已經破裂了，這正是環遊過世界給劉先生帶了榮譽回來的明證。然而每一幅作品都表現出作者所要表現的氣寮和色彩，譬如他在南洋所作成的作品——如「佛塔」，「舞女」，「鬥鷄」等——，就充分地表現出南洋熱帶的風趣；取材於義大利的作品——如「威尼斯」——就十足顯出南歐水鄉的情調。

久米先生說：「日本的藝術家之中，除了藤田嗣治之外，恐怕沒有幾個人能及得上他。」

由於畫苑迂迴曲折的佈置，使我們轉到陳列國畫的部份。那些氣魄雄偉，細膩有勁的山水傑作，每一幅都能帶人到一個不同的境地，但每一幅都能令人感到作者不拘泥於舊法的獨創筆觸。久米先生至此，竟顯得目不暇接，看看這幅又趕着去看那幅，一忽兒又回來再看看這幅，看他又忙碌又歡喜，恰像一個小孩得到了好幾樣新年禮物，玩玩這件，又趕緊玩玩那件，一會兒又捨不得這件一樣。

看到「錢荷翠鳥」和「遠岫樹石」兩幀，他看了又看，說：「中國畫之運用西畫法的，他要算第一個成功者了。日本人之單畫油畫而有他那樣的成績的，還可以舉出幾個人，可是洋畫家而對國畫有這種成就的，日本可以說沒有一個。」看到「寒林圖」和「雲嵐疊翠圖」，他更贊嘆不絕，他說：「作者對於樹木似乎特別有興趣，而畫得也特別好。

「這幅眞好！假使能把牠掛在我家裏……嘅，要賣三萬塊錢呢！」——是「寒林圖」——他聳聳肩，神情正像小孩子在玩具店櫥窗前，摸摸口袋，戀戀不捨地走開似的。

「比起別人的作品的標價，未免是高了一點，可是一件藝術品是不能拿金錢去衡量牠的價值的。」我說。

當然他的意思並不是說這幅畫不值三萬塊錢，而我的意思却是說如果作者對於這幅畫認爲是自己的得意傑作，也許他三十萬塊也不願意出讓。

最後，他仍是徘徊着不肯走，結果他坐在走廊邊的椅子上，摸出烟捲，一邊抽一邊歪着頭瞇着眼睛，細細地鑑賞。

「越看越好！」

我想，如果他不是爲了半小時之後還有約會的話，準保他會在這裏看上半日

坐了下來，休息了一會，他慢慢地和我談起來。

「被人定購的多是一些仿古派的作品，由這點看來，好像中國人對於這位作者的獨創作風，還沒有普遍接受。一個站在前頭的藝術家往往會遭到這種情形。」

「也許是的；劉海粟先生在他的事業過程中是經過許多困難的，民國十四年的時候，他在江西開美術展覽會，陳列了裸體油畫，就被當局禁閉過；後來因爲在他手創的美術學校裏僱用模特兒，被當局目爲有傷風化而下令禁止過。可是他用學理來爭辯，爲眞理而奮鬥，終於獲得勝利了。至於他的獨創的畫法，我想不久便會被普遍接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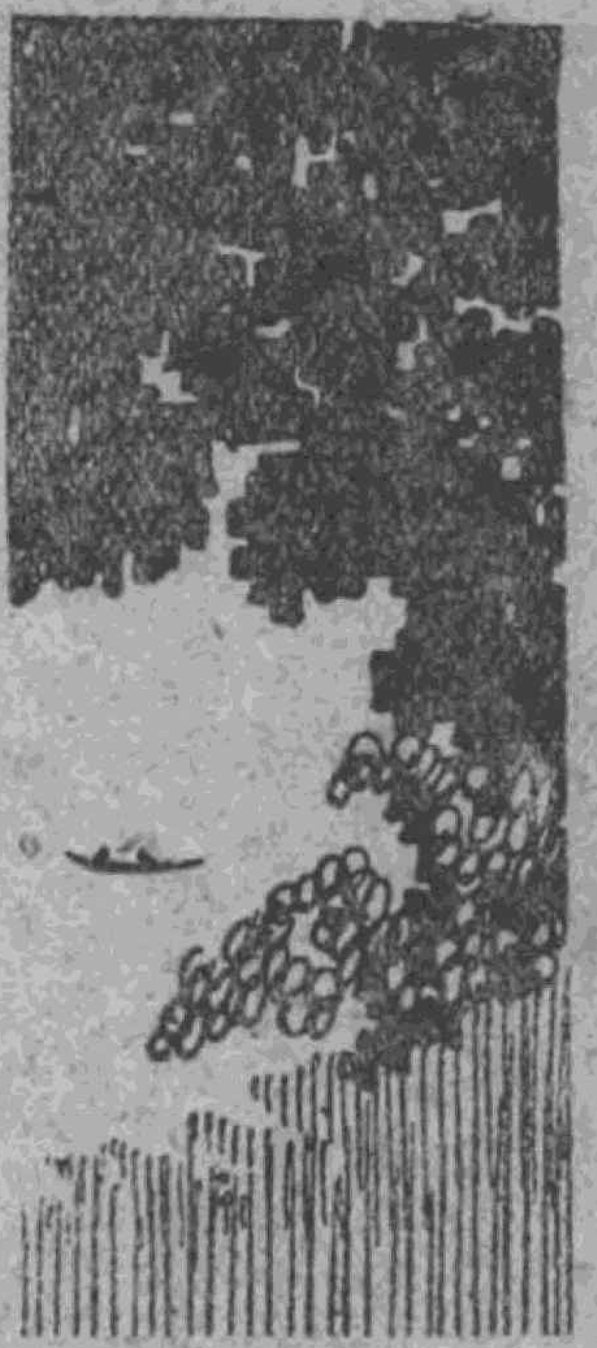
我們談着這些話，差不多便到他要上別處去的時間了。我們只好留戀地離開那裏。坐上了車，他還可惜着被應酬束縛了他，不能細心領略；我却可惜着沒有機會問他對於這次來華的感想和籌備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情形。

黎明

（長篇小說）

（三）

關露



姨母有一幢純粹中國式的古舊的房子。也像許多中國式的房子一樣，房子的大門外面有一帶灰色磚塊砌成的高牆，莊嚴得像廟宇一樣的大門上，安着兩扇有着銅環的黑漆門扇。從這一所灰色的高牆和兩個曾經在太陽下面閃着金光而現在暗淡了的銅環上，人們會想到遼古的朝代，帝王和聖賢的遺跡；想到重門中的禮教；和深鎖在這一對曾經發着光彩的銅環大門中的香閨韵事和冠帶文章。然而許多事都正像這一對銅環一樣，曾經，在它底時期，爲着房屋底形式和宅主底需要，它曾在威嚴的守門人底看護之下，不斷地閃過它少年而傲慢的光輝；現在，它所依在的房屋已經離開了時代，房子的主人也沒有威力使它在病老的守門人底看護之下繼續發光，就由閃着亮光而變爲淒涼的了。

從大門走進去，那裡有一個小天井，天井的地面是用長方形的石塊鋪成的，再往裏面走，就是另一道門，經過這道門就是有着紅漆柱子的大廳。這個大廳在以往，在它底時代，是爲着停歇轎子而構設的，而現在，由於朝代底變更，它也失去了它的効果，除開有人從那裏走過，對於人們底步履和嗽嘆底聲音發出一點回聲而外，平時都陰暗而寂寞地空洞着。

經過大廳，裏面有一個用碎石佈滿了的大院落。院落的兩旁，在寂寞的暮春和初夏的日子裏可以看見一些母忘草跟帶着紅色的野薔薇。

就在這個院落裏面，有一排向南座落的三間聯房，這就是杜菱姨母底所在。姨母住在左面的一間，右面的一間是外祖母住的。

杜菱雖然常常來到這裏——這是她幾乎每逢星期日與休假日必然來到的地方——但是當她每次來到的時候，總有一大堆童年時候的記憶呼喚着她。這裏，在她底童年，她底父母還存在的時候，她曾跟隨她底外祖母來到過，並且住過兩年。當時她底外祖母雖然踏進了衰老的時期，但是她還有一種暮年的健壯，她底臉上常常顯露着一種能夠安慰的愉悅。姨母雖然習成了一種少年時代就有的，被眼淚滴成的法規，用酒去洗滌那潛藏在她胸中的，難言的苦悶，但是在她底酒杯裏還有一點春天底氣息，人們還可以從她底眼睛裏看見一點太陽底光彩。她有很多的時候是快活的。

她還記得那時候姨母有一個兒子，比她大五歲，她叫他表哥。表哥第一次看見她就喜歡她。她也喜歡她底表哥。她覺得在以前她從來不曾見過像表哥這樣一個溫存而好看的男孩子。他們都到學堂去念書，下午的時候表哥就領她去玩，有的時候他還教她一些她不懂的功課。

姨母家裏除開姨母底兒子以外，還有好幾個孩子，他們都是姨母底姪兒跟姪女。除開跟表哥在一起以外，杜菱也有很多的時候跟別的孩子在一起遊戲。有一次，一個冬天底星期日底下午，天是晴着，太陽在空中閃着亮光，但是地下堆着很厚的白雪，當時的孩子們有一種特殊的興趣，就是把白雪堆起來，做成一個雪人。那時爲着這件工作，孩子們都聚集起來，也有杜菱跟她底表哥。爲着把工作弄得完美，各人担任着自己願做的事體。於是一大堆孩子中有的拿鐵鏟，有的拿墨汁——是畫臉用的——有的拿畚箕。杜菱和一個姨母底姪女在一起，她們是担任拿掃帚的事。這事是，當大一些的孩子用鐵鏟把積雪鏟起來以後，她們便去掃除那地下的剩餘。

於是，在雪人堆了一半，孩子們都歡欣而慶幸着的時候，一個可怕時刻到來了。爲着要把雪人做好，大家現着忙碌的緊張。他們正在堆砌雪人底胸脯跟頭部，杜菱旁邊轉過一個男孩子，他底手裏拿着一把有着刀鋒一樣邊沿的大鐵鏟，鐵鏟裏盛着一大堆白雪。爲着怕使這堆在鏟子上面的白雪掉在地下，他像旋風一樣地有力而迅速地轉着身體，鏟子也跟着他旋轉着。原來，杜菱站在那個男孩子底背後，他一點也沒有看見她。等他轉過他底身體，發覺在他底鐵鏟面前底人會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他那已經放開的力量不能停止他手裏的沉重的鏟子。這時，杜菱自己也知道那個鐵鏟底可怕，當她正意識着她應當閃避開的這一瞬間，她覺得她右邊的耳部像爆炸一樣地響了一聲，鐵鏟子便從那男孩子底手裏掉在地下。立刻在地下底白雪上邊染上了腥紅的顏色，杜菱底耳朵被像刀鋒一般的

鐵鏈打斷了。孩子們有的跑開了，因爲他們想，如果他們不走開是會有大難臨頭的；有的像石塊一樣地站着，望着這被難者。杜菱自己一點也不覺得疼痛，只是由於別個孩子底慌張引起了她感覺上的擾亂！她在原來的地方站着，她底心在跳動，但是她底腿不會移動了。在這個時候，她記得她底表哥急忙地過來，毫無言語地望着她。然後用顫抖的手把她拉着，領到自己底房裏。然後去找了紅色的藥水跟像雪一樣白的棉布替她包紮了被砍斷的傷口。包好了以後，表哥還是沒有言語，但是他底臉上顯露着比她自己還要憂慮和痛苦的神色。

表哥住的房間在這座房子底樓上，一間老舊但是寬大的房間。這房間裏有一個大的窗戶，從這窗戶裏看得見一坐高山，表哥告訴她說，那就是南京很有名的鍾山。根據太陽的反光，它底顏色一天要變幻十幾次。從那時起杜菱便常常到她底表哥房裏，去看那變色的鐘山。有一天，是一個晚上，她又去到表哥底房裏，表哥說：「我做戲給你看。」於是他便在牆上掛了一塊白布，從抽屜裏拿出一個小方匣子，然後滅了燈。一下子工夫杜菱就在牆上看見影戲了。這是她第一次看見的電影。看過戲之後，表哥便抱着她，讓她坐在桌上，他站在她底身邊，摸着她底臉，告訴她說：「你長得眞好看！我多麼歡喜你啊！我要去跟媽說，我長大了娶你，你肯麼？」

對於表哥底話杜菱覺得有點奇異，但是也覺得有趣；她雖然不懂表哥底話裏包括着多麼嚴重的意義，但是她明白表哥對她是懷着很多的善意的。她很想找出一種也表示善意的話來答覆表哥，但是她尋不出。她覺得她底臉像在一個冬天底晚上，在一個火爐面前的感覺一樣。她想立刻把表哥底話去告訴外祖母說，於是她便像逃走一樣地從表哥底房裏跑出去了。

第二天早上杜菱便把表哥底話告訴外祖母說了。外祖母聽了沒有回答；停了一會，外祖母用了一種像是與這些話不相干的態度說：

「你往後不要去找表哥玩了。知道麼？他底功課很忙。」

從這天起外祖母便禁止杜菱到表哥底房裏去。表哥對她好像也冷淡起來。不久，大概剛過了半年，杜菱底母親便來了，要接外祖母跟她回到北方去。在她們要起程的頭一天下午，表哥偷偷地來找杜菱，把她領到他底房裏，然後從他底書桌抽屜裏拿出一個小紙包，他把紙包打開，杜菱看見裏面有一札風景畫郵片跟一個小泥猴子。「這個是寫信用的」，他指着畫片說，「你將來就用這個寫信給我。小猴子擱在你底書桌上。」表哥說話的時候是微笑着，但是杜菱看出來在他底眼睛裏藏着眼淚。

第二天杜菱便跟着母親和外祖母走了。後來她永遠沒有寫過信給她底表哥，表哥也沒有消息給她。

在她十二歲的那年，也是一個冬天，姨母來了一封信，信上說她底表哥死了。

這許多事情，每逢杜菱來到姨母家的時候，總會一件一件地浮在她那海浪一般的腦子裏。

帶着童年底回憶和寂寞而紛亂的心，杜菱走進了外祖母房裏。

因爲發着高熱，外祖母昏憒地躺在床上。姨母坐在靠近窗口的一張方桌面前，檢點着剛從藥舖裏買回來的藥材。

黃昏從破舊的窗紗外面降落下來。上弦的月光從黃昏中偷射到房間裏，彷彿要用她慘淡的光輝去驅逐白日的明亮。

於是，在一切都沉沒在黃昏的黑暗之後，從突然亮起來的燈光中重新顯現出一個房間來。

看見杜菱進來，姨母沒有言語；在她含愁的臉上表現了一下親切的微笑，用她枯瘦而多紋的手掌向杜菱搖擺了一下，隨即拿着藥盒出去了。杜菱明白姨母底意思，是說外祖母睡着了，叫她不要驚吵。

她輕輕地走到外祖母底床邊，然後又回到桌子面前。她感到寂寞而無聊，就從自己帶來的一個報紙包裏拿出一本講義夾，胡亂地翻閱起來。

杜菱剛才在寄宿舍裏整理課本的時候，她所想帶的講義是一本西洋哲學史，因爲明天下午有這一課底考試。但是現在展開來看的時候發現她所帶來的並非是西洋哲學史，而是一本英文文集。爲什麼會把西洋哲學史會錯帶成英文文集，她自己不知道。於是就從這本錯帶的文選上，想到今天下午整理課本時候的情緒，她所以拿錯了講義的原因。她不否認做錯一件事或是拿錯了一本書會有一個原因，但是原因自已不會向她招示；也可以說，她知道這個原因，但是不肯向自己招示。

不管怎麼樣，她底心是紛亂而寂寞的。就是這本她不想要看的文選，也可以使她底心情有一個寄託。她便把講義打開，翻出最近念過的一頁。

她所翻出來的一頁曾經是她最喜歡過的，是一篇法國著名短篇小說，「項鍊」。關於這篇小說，從作者到作品，杜菱都感到很大的趣味。使她發生興趣的原因是，第一，她近來很喜歡法國自然派底作品，在自然主義作者當中她所喜歡的有兩個，就是左拉跟莫泊桑。對於莫泊桑底作品她所最喜歡的就是對於女人心理的描寫。在她看起來，「項鍊」對於女人心理的描寫是最精彩的。除了這個理由，她喜歡「項鍊」還有一個更大的原因——這也是杜菱不願意使人知道，而作者偷偷地告訴人的——就是當她在一個同學底晚餐

會上第二次看見凌青的時候，他曾向她談到「項鍊」，並且他還把英譯的一段背誦給她聽過。這，也可以說，在杜菱對於「美」和「藝術」正感到發光的年齡裏，從她底處女的愛情中對於法國作品發生的初戀。

她開始閱讀她所寶貴的文章！

這篇文章底開頭是：「她是嬌媚而美麗的女孩子之中的一個，好像由於命運底錯誤，生在一個被傭者底家庭裏。她沒有嫁奩，沒有期望，她沒有方法使一個富有而超羣的男人知道，了解，愛戀而婚娶……」。看到這裏杜菱不能繼續下去，她感到讀這篇文章不但不能使她底情緒因專一而清靜，反過來，到像有一種另外的力量使她底情緒更加繁複而困亂起來。

杜菱合上書，轉過頭去看了一下外祖母底床。床和帳子靜寂而無聲，她知道外祖母仍然沒有醒來。她無聊地站起來，走到窗戶面前，從燃光混擾的窗檽外，顯出一片悽慘而皎潔的月光。

好像由於命運底錯誤………」，她來回地思索着這句話。她是不相信命運的，但是她感到這一句話好像與她有什麽關係：至少，對於跟她有關係的人好像有什麽關係。然而，她終於感到空虛和無聊，沒有方法在這間古舊而寂寞的房間裏停留下去。但是牠又必需停留在這裏，彷彿當一個人感到不能生活而必需要生活下去一樣。

向自己底意量徘徊了一下，她預備再去翻開那本講議，把那篇文章繼續閱讀下去。這時候，從房門外面進來一個少女，她底身上穿着藍布衫褲和圍裙，稀疏而枯黃的頭髮緊扎地梳到後面，編成一條細而且長的辮子。她底臉雖然憔悴而沒有脂粉的妝弄，但是膩黃的頰上帶着一些粗壯的少女底嬌媚，明亮而含寃的眼睛裏顯出生活磨折賦與她的一往情深。她底身體由於過分的體力勞動而發育得異常纖瘦，但是屈强的體態敘述着她對於風霜和星月曾有過的堅辛的戰鬥。

這個姑娘的名字叫翠寶，是這裏附近一家酒店老闆家底童養媳。關於她自己底出身和怎樣來的沒有人知道，人家只知道她七歲來到酒店裏，來到酒店以後的任務就是照應比她小三歲的她未來的小丈夫，在她十五歲的一個夏天，她底小丈夫跟許多男孩子到一個池塘裏去洗澡，洗澡之後的當天晚上沒有回來，而且永遠也沒有回來，事情就這樣完結了。我們對於她過去的生活所知道的不過如此。她來到姨母家是由於一個傭工介紹所底關係而來的，至於她底年齡，據她自己說今年十七歲。

至於杜菱一方面，因爲對方底年齡跟自己相彷，而且，除開年齡之外似乎還有別的一些什麽事情也跟自己相彷，在她上禮拜看見她的時候，她就對她感到特殊的興趣。至於「興趣」也不過是想多知道一些她底身世之類的事情而已。但是大凡由傭工介紹所走出來的人大都與她有着相似的身世，對於她底歷史根本就沒有人注意和盤問，因爲沒有人盤問，她也就不去詢問了。總之她是一個童養媳出身，在姨母家裏是一個女用人。

杜菱正在對着窗戶，望着被月光和薄霧吞食了的院落胡思亂想的時候，翠寶用她清脆而敏捷的揚州話說道：

「小姐，飯開好了啊！」她轉動了一下似乎羞怯的眼睛，立刻就把她底聲音和背影一同捲入到黃昏的黑幕裏。

晚飯之後，杜菱重新回到外祖母房裏。這時外祖母已經醒來，翠寶站在她底床面前，給她端着稀飯。

看見杜菱，外祖母立刻從喜悅而衰老的眼睛裏流下了眼淚。把杜菱叫到她底床面前，用一種因疲弱而顫抖的聲音說：

「人老啦，沒有用啦………」！外祖母想要說許多更需要說的話，劇烈的咳嗽佔領了她底喉管。由於身體底顫動，床架子立刻發出機器似的聲響，雪白的帳子像雲彩一樣飄動起來。

杜菱坐在外祖母面前，望着被貧窮和疾病磨折着的這位老人。月光漸漸從窗外移到了房屋底中間，用她多情而無意的光輝映射到老年人底臉上。

杜菱覺着外祖母比以往更顯得蒼老，在她那可敬和可悲的衰老的容顏中頭髮更顯得像銀絲一樣。

「衰老是可怕的！」杜菱偷偷地想着。「然而人總是要衰老的，因爲「總是要衰老」，衰老就不應該是她可怕的事；正如人總是要死的，死就不是一件可怕的事一樣」。但是，她又想：「假如人不曾渡過好的青事，衰老就是可怕的，正像假如人們不曾很好地生活過，「死」就是可怕的一樣」！杜菱底身體坐在房裏，可是思想已經奔跑到很遠的地方去。她在思想，但是思想沒有頭緒。她自己想出一句話，隨即給自己底話下一種解釋，然而解釋之後立刻發生一種懷疑。怎麽才「不放過青春，」怎麽才能「健全的生活呢」？「人老啦，就沒有用處了；你們年輕的人多麽好，多麽快活，多麽自由啊！想到我年輕的時候，我年輕的時候！」外祖母看着杜菱，帶着慈祥而悽慘的微笑，把剛才的話接下去。

杜菱正從事她慣有的胡思亂想，現在聽見外祖母向她說的許多話，她感到有一種沉重的東西打在她底身上。她想向老年人說一點什麽，但是一點都說不出。

現在翠寶端過一大碗像濃茶一樣的東西，蒸汽從滾燙的碗裏昇出來，散出一種使人難忍的辛澀的藥味。外祖母用她爲了生活的戰鬥而變成枯瘦的手接過碗來，在她慣用的堅忍的表現裏一氣把藥汁飲了下去。

她躺在床上，披着一件半舊的黑色綢面夾襖。杜菱認得這件衣裳，這是外祖母過六十歲生日的時候，杜菱底母親給她做的，當時是深灰的顏色。後來，當外祖六十五歲那年，杜菱過生日的時候她把它染了一次，在染過之後，就由深灰變爲黑的。到現在，這件黑

色短襖在杜菱底記憶中已經過了四年。

映着黑色的衣裳，外祖母底臉更顯得悽慘而蒼白。但是蒼白的臉上現出細潔的皮膚跟清楚而美好的面部輪廓。她底頭髮雖然已經銀白，但是在白髮底下顯出一個圓正而端莊的額部，未曾脫落的鬢髮上顯出長得很低的雲彩一樣的鬢沿。她因年老而背部有一點灣曲，然而仍有一個修長的頸項和跟頭部配合得十分洽當的美妙的肩膀。從這幾點上可以證明外面母在她年輕的時期曾經是一個有着綽約豐姿的纖美的少婦。

「我年輕的時候，跟你們不一樣；現在，朝代換了……」。她用力地喘息了一番。

「皇帝沒有了。……女孩子們可以在外面跑，可以念書，跟男人一樣。現在的女人長得多麼命好呵！」

外祖母底樣子顯得很疲勞，但是高起來的體溫使她興奮着。隨着體溫底增高，她底臉漸漸地泛起了紅色，呼息不斷地緊張着。

「睡下來吧！」杜菱看着這位給她一種歷史底感覺的外祖母，她底心裏又掀起了無窮的感慨。她時常是這樣：當她在寄宿舍的時候，她總想到她底外祖母，她感到外祖母不跟她在一起時候，外祖母很孤獨，她也很孤獨。因此她總在星期六或是其她節日來到姨母家裏。但是當她來了之後，看見衰老的外祖母的時候，她更加感到孤獨起來。她覺着外祖母底貧窮和衰老都給她一種心靈上的威脅。這對她是一種青春的靈魂底壓蹤！她感到她已經踏到一種生活底橋梁上，就是「生」和「死」之間的橋梁，「青春」和「衰老」底橋梁。想到這裏，她就會悲哀，有時會哭泣起來。但是她底思想發展到這樣的情形的時候，她自己立刻又會轉變，那就是當她立刻想到她還是一個少女，想到她底無窮的，不可知的未來的年限和人類底遼史的時候。想到這裏，她又有一種彷彿走到曠野裏的感覺，在曠野裏可以遇見暴風雨，可以看見星光，也可以看見月亮和太陽。暴風雨，星光，月亮和太陽，這些加起來就是她未來的年限底總和！

這時，外祖母捲動被蓋，說：

「我要躺下，幫我脫掉衣裳！」

杜菱替她脫掉那件黑色的夾衣，替她蓋好了被。外祖母突然又說：

「你吃過晚飯沒有？」杜菱回答了她。

「你今天還回去嗎？」

「不回去」！杜菱說：

「那就好，我就放心！天這麼晚，路多麼遠啊！……我叫翠寶替你買了點心，你頂喜歡的，花生糖，雞蛋捲，糖核桃。我多麼喜歡你在這裏住啊！我老了，多麼難得呀；但是，我又不敢留你，這裏的床不好，你明天又有功課。現在，好孩子，你去睡吧」！外祖母捲動着被蓋，喘着急促的呼息。

「去睡吧！不要忘記吃花生糖，吃不了的明天帶到學堂去：還有，今天下午知道你要回來，我叫翠寶給你燒了牛肉，明天也帶到學堂去」！

因爲體溫過高和疲勞過度，外祖母很快地睡着了。杜菱看看錶，還不到十點，她想現在去睡覺似乎還早，再去看那本講議又沒有情緒。她就到姨母那邊去。

姨母底房門掩着，從門隙裏透出燈光。她輕輕地推開門，看見床上的帳子放着，翠寶一個人坐在方桌面前，織着絨線背心。她知道姨母也已經睡了覺。

她又去望一下姨母底床，床對面的牆壁上有一張半身男孩子的相片，杜菱認得這是她死去的表哥。相片下邊有一張半舊的衣櫥和兩張舊式的紅木靠椅。椅靠上嵌鑲的螺鈿已經不甚發光而有些已經落脫了。靠椅上手就是一個彫着花，退了漆的碗櫃，碗櫃的旁邊有一張雙層木板的茶几，茶几底下一層永遠是有一部「紅樓夢」和「西廂記。」有的時候多一部「百香詞譜」和「杜詩」，上層就是一個酒杯和一個總是裝得不滿，可是也不空虛的玻璃酒瓶。這張茶几在平時都是悠閒而守禮地立在碗櫃旁邊，只有當姨母下午或是晚上臨睡之前，它就離開它底崗位改站到床面前來。站到床面前之後，它就靜寂而孤獨地替這位只有向酒杯訴說她身世的主人服役；直到酒瓶子變成空虛的，或是酒杯裏陳着幾點不被人知道的淚滴爲止。

現在茶几擺在床前，剛才完成了它底役務。

杜菱不想驚動姨母，回到對面房裏去。她輕輕地燃上一隻蚊煙香，然後躺到床上。

她底身體很疲勞，但是神經異常興奮。她不但不想睡眠，而且她底眼睛不想閉上。窗戶底一半是開着，她看見窗戶外面五月的夜底天空和被微風移動着的雲彩。月光已經不在房裏，但是天井裏更現得皎潔而明亮。

她想着一切：想到外祖母底衰老，想到「項練」，想到她所記得的那一截「項練」中開始的文章。想到她底童年和表哥。想到台城。想到她死去的父母，想到青春，想到她燦爛的年華！

她自己想要休息，但是她底腦子特別清醒，而且一定要執行它底工作。起初她想控制它，但是經過一番努力，知道她底控制不但無效，而且使她更加痛苦的時候，她就不加控制了。她想着許多事，她想到跟她底母親在一起的許多日子。她記得有一次，她底母親向她說：

「你一定要用功念書，假使念好書我就讓你婚姻自由。你知道，婚姻不自由是多麼苦痛啊！」

當時她是一個未成年的孩子，她不明白婚姻這類事情的意義。後來，她漸漸地長大起來，似乎明白一些母親底話，但是她不曾想過它，因爲對於這樣的事她不需要想，這些話與她沒有關係。現在，回想起來，母親底話對她還是不發生關係，但是她感到了一點興趣；也可以說，她還是跟從前一樣，只是她底腦子起了變化！她底腦子總想出許多她不打算要想的事！

散文

里行散記

宇文洪亮。

一

在悶室的地方住得太久了，因而我常常想起自己底故鄉來。在那里，我曾經度過綵帶一般美麗的童年。

「我要回去，讓我溫一下少年時代甜蜜的陳夢！」我幾次三番的叫囂過，前年，去年，今年，年年！

但是母親勸阻我：「回去做什麼呢？——你這副落拓的模樣不怕親戚笑落了牙？」

是的，我突然發現了自己，我是太不像個樣子了：頭髮枯艸一般亂堆在額角上面，鼻子下面有着正在發榮滋長的鬍鬚，，舊洋裝套在槁枝一樣的瘦身子上，異常地不合適，還有，那雙破皮鞋也該換一換了：：：

但是拿什麼來修飾我自己呢？——我傷地心幾乎流出眼淚來，像一個孩子，受委屈的懂事的孩子！

我不能回去，像泥神一樣，人也要用金裝。

然而，我依舊嚷：「我要回去，讓我溫一下舊夢！」

二

闊別六年了！那當我在童年時代站在山頂上看來以爲是一條巨蟒的火車，我和牠闊別六年了！——我謹慎地踏着車堦，滿足地笑了。

我承認在人面前我是常常笑的，但這回的笑却眞正的使我在苦痛中得到解放，我身上每一塊肉都笑了；六年里，我記得沒有一次像這樣忘掉了一切的笑過。

打開車窗，和暖的春風習習地飄進來，帶着春野的菜香，和律動的牧歌：：我彷彿有些醉醺了。

車子野蠻地吼叫着爬過田野，河流，帶着我。

綠色的沃野沒有邊緣與目的地旋轉在我面前，我銳利的眼睛尋得着隴的黑影。茅舍拘束地伏在遠方，窈窕的河流像仙女銀色的腰帶一樣環繞過水糟，還有那連疊的雲層似的，藍黑色的森林：：我感到有些夢幻的樣子。

——祖國呀，你受過創傷？

我用手指輕輕撫過睫毛。我沒有睡過去。

三

當那巍顫的站在審山上的智標塔映入我底眼簾，我想不起來那時笑還是微微有些陰鬱？我祇能記得那時我的手指被捲烟燒得焦疼了我才知道車子已經停在故鄉面前。

「硤石站到了！」車身退動中一個人說。

我急急離開車箱。在我末一步跨下車堦的時候，我發見前面有幼年學塾里的同學走過，曾經爲了鬥蟋蟀和我打過架的。

我沒有敢招呼他，因爲在他面前我顯得太寒酸，雖然我已經用去些錢修飾過自己了。我甚至慚愧得不敢抬起腳來，想即刻由那輛火車把我載回誰也不相識的上海去，因爲我突然記起了母親的那句話：「別讓戚笑落了牙！」

然而終于還是走了，我覺得那是兩條腿違反我的意思。他們被某種神祕的力量利用了。

狹窄的街巷，歪落的市房，牆角里堆着垃圾，野狗爬在上面揀選合乎胃口的食料，黃臉的母親露着健壯的胸餵乳給孩子吃：：：一切我都還熟悉，一切如在我的記憶中一樣。

從我心底飛上一種異樣的感情，我覺得舒服和難堪。

啊，故鄉，你流浪的孩子歸來了，他帶着風塵和疲乏，但你爲什麼也如此？

四

我開始忙起來，許多時間費在拜會親戚上。

「毛頭小子十八變」，她們和他們都這樣說。「六年不見，認不得了呀！」

「假如我不經過修飾呢？眞怕要認不得我了吧！」我覺得變得太大了，但是，說我變吧，我不能永遠像孩子，我該跟着一切的變而變。

「祇有你們，祇有你們依舊守着自已荒蕪的坟場！」我想着，我看見他們（她們）的世界中的太陽快沉在西邊的白樺林後面去了。

在他們面前，我驕傲。

五

四月的明空，雲雀翺翔，試着自己初展的嫩翼。

田野一片綠，河已在陽光映照下更其歡暢地閃着高興的亮眼氣喘喘的向無極的大野奔流。～

是這樣的好天氣。青，翠，琦等和我許多人，跨着青春的步伐，登上了詩人徐志摩的墓地。

他們和她們歌唱，他們和她們歡笑但是我沒有——

站于詩人埋葬白骨之墓前，我感到寂寞。

松濤像潮一樣由遠而近的響過來，——是詩人靈魂煩燥的叫囂？而鷹爲什麼也唱出這憂傷的調子。

——詩人，你的詩句

光輝了你的名字，

並且使你永生！

我在他的石坟上留下了這三行。我祝福自己當我再一次站近他的墓前，風雨沒有侵剝掉它們。

六

就擱已經七天了，我不得不向她告別。我做了七天孩子，我回到了童年。

然而，現在我不得不走，一種魔力在召喚我，故鄉，我實在該走了。

你是愛我的，我將永遠記住你，你愛我這萬分親熱的稱呼吧：母親！

我願意在你懷中多逗留一分鐘，爲了好叫我知道確實是生活着的緣故。

可是，我還得鼓起勇氣，走向城市，走向生活的戰場，曾征服歐洲大陸的拿破侖尚且不甘于小島的避居生活，我一點都沒有做過呀，故鄉，我能永遠離開生活的戰場躲在你的懷里嗎？不行！我實在該走了，明年，明年我還要來望望你的，母親，我永遠想着要回到你的懷里來的！

我又坐在車廂里了。

春日的明空下，我留戀地最後的望了她一眼，她疲倦地站在這地土上似乎在等待一次最後的變革。

故鄉，母親，再會吧，我用手送吻給你！

——一九四三·四·廿二·

改作于十·十五——

小夢

—生活雜記之一—

匡子英

晚上，照例是得到我的安息了，一天的倦乏，到這時換我的，希望是甜甜的睡，沉酣的睡而已。

但是，我有些怕睡，不，簡直我不喜歡睡了；我怕睡夢中的幻覺的驚擾，我怕那些從未見過的怪獸，怪頗，怪人，……等等的包圍攏來！通常我只以爲這世間的現實是最可憎的，上帝的不平的遺物，樣樣可以欺負一個無知的天眞的孩子：而夜睡就應是屬於自己的自由的天地的了，但不料也竟是同樣地給我痛苦磨折我的程度，有時竟還超過我現實所遭遇到的殘酷呢！

我想只要自己不主張睡，就不給疲乏靜去也就好了，但事實上我總是在昏朦中睡過去了，帶着憎惡與不安，我終於遂得做上無窮盡的惡夢。

昨夜，彷彿聞我又入夢鄉了，但沒有怪獸，也不見瘋人，意想地却發見了久不觀面了的媽媽。自然我是忘記自己的所在了，我看見媽媽直向我奔來。

「子英，嗇，淘氣的！多淘人氣呀！……」

我不覺撲在媽媽的懷裏了，溫度的氣氛，證明我在她的懷裏喘息着了，急促而又朦朧地。

「聽一點話就好了，嗇，你眞太蠕強了些」，媽似乎知道我在哭泣了，但還是不明白我不該委屈呢。「你爸爸也太氣旺，可不是嗎？總是自己的孩子，硬要給人家怎好？……」

我抬起模糊了的二眼，媽媽的兩行熱淚，正像落在我的面際，她把手更挾緊了我些，似乎是要求我：、「回去吧，蠻強的孩子，你爸該已回心轉意了？……」

我驀然想起家來了，但同時我又惆然意識到自己是怎樣溜出來的。爸爸的一副發怒的暴躁的臉，忽然又在面前了，他正瞧着了我，我看他舉起那根長約二尺多的旱烟管，利的擲向我來了。

「畜生，不聽話的，來……」

「哦……」如正着了我頭，我是在悲痛的抽搖中了，還像是萬分痛快的一次受曲的哭；但畢竟咒自己哭醒了睡，手播住了胸際，心還在卜卜地跳，微汗竟潤遍周身了，我還嚇，而且我眞的更覺一陣悲殘。

媽，我眞的記起我那變鬢白髮的老人家來了，她慧和的顏相，慈和的音鎖，使我分外覺得她是太可憐了；十六年的歲月，讓媽給我撫育大了，但只一個月的風波又把我生生給從她老人家處離開！爲了什麼？還不正是可咒詛的封建，可恨毒的婚姻：

同時我記起爲一個浮滑的青年，那外表是怪挺扎有，但會抽烟，會賭，好一手的蕩功的爸爸却只爲了他的挺有錢，以「不醜惡」的理由，要我嫁去，我却怎能耐下呢？媽媽，可憐的老人家完全給朦去了耳朵，這般那般勸我，我感到了家的愛，但同時增長了我對自由的愛，我終於决定了出走，不然我就只死懣牲了：

走的是在一個陰沉的早晨，太陽光還不曾透露出紅綠的人纔，菲子裏的人家雖然多數起得很早，但那天晨雞也不過唱第四遍，我終於是毫無聲息地溜上了城。

讓我計算一下吧，整整地三年了，來到這不識的海濱。媽媽的兩鬢白髮，可該增添了不少吧？她的和藹的慈容，仁慈的聲響，眞如就在耳邊，她可遙望在微頂山勞：

「回來吧，蠻強的孩子，……」

我悽然了：——

但不，我覺得不應向情感低首，我有着我正待開闢的前路，——現實的路。我以爲生命是應該屬於崛強的，崛強者才配斷創現實的新路，不然，生命便是屬於老朽，腐蝕，毀滅的分兒了。

媽媽，當孩子得到了生命之花，我們是有一回歡快的會面的！

（十，二五，四三年子夜）

最近出版新書　欲購從速

青年

林房雄著　張庸吾譯

本書寫日本明治維新前後的青年，捨棄舊有的觀念，傾注熱情，奮身向其理想邁進的可歌可泣的事實。這里不乏我國青年參考的地方。譯筆忠實。

定價四十八元

現代日本小說選

章克標編譯

我們近來雖然高唱着中日文化交流實際上對於日本文化的介紹却貧乏得很尤其是文學方面假使我們問起現代日本的作家和他們的作品來幾乎沒有多少認識的人這里收集了現代日本名家作品多篇火野葦平橫光利一丹羽文雄舟橋聖一等都是手屈一指的作家

定價三十六元

上海西康路四八九號　太平書局發行　電話六〇一七〇號

「他們將會幸福」

修嵋

阿荷的左手裏挽着一個龐大沉重的包袱，跟着林媽到十里路以外的女子中學裏做女傭去。林媽眞是一個好心腸的女人，她緩緩地陪着她走，一路上毫不厭煩地把學校裏的大概情況以及阿荷所應該操作的事情一遍又一遍地告訴了她。最後，她又帶着非常的興奮和神祕的神情對阿荷說：

「喂，你知道嗎？校長先生認識你的呢！」

「認識我的？她是誰呀？」阿荷不住地追問着，她的心裏非常奇怪，校長先生怎麼會認識她的呢？她的親戚與所有的熟人之中可從來不會有做校長的人的，那麼現在怎麼竟有這樣的幸運的機遇，這是確實的嗎？

「她姓夏的，很年青，至多也不過跟你一樣的年紀。你就想不起來？」林媽雖然把她所僅知的關于校長的一切都告訴了她，但是阿荷還是一樣的想不起來。

「姓夏的，那末對弄夏家的少奶奶嗎？」她這樣恍惚的一想，馬上又把自己的思想否定了：「不，夏家少奶奶可決不會有這樣的本領，況且她常常要看電影、跑舞場，想必也沒有閒暇做校長。哎——，大概是那個廣東人的女兒了，她曾經見到過我，那末她還沒有忘記我這樣一個不足輕重的人。」她雖然這樣想着，但是終覺得這是不大可能的，廣東人的女兒不是說將要結婚了嗎，那末當然不至於再來做校長，她的學問雖然是很好。

究竟她是誰呢？這個問題一直在苦惱着她，她只能自寬自慰地說：這大概是誤傳，決沒有這樣一個人的。雖然這樣想，可是她的心裏還固執地隱存着這個曖昧的希望，希望這位未來的主人，果然是她所認識的人，那末不論在工作上，不論在生活上，她將方便許多。于是，從她的心靈深處開始掀起了一陣歡喜的微波。

她想起這幾年來，自己一直低頭在勢利的女主人的高壓下，既沒有半點的享受，也沒有絲毫的自由，甚至連回家看一看孩子的可能也很少有。生活裏沒有什麼快樂可言，這是怎樣的人生呀？現在，這種生活已經告了一個段落，此後踏進去的是學校。學校，這一個可愛的地方，她以前曾經在裏面生活過幾年的，那裏只有孩子們的哭笑，還有那教師們的像炎火一樣的熱愛……啊，現在，她又要跑進去了，她雖然僅是去做一個無足輕重的雜做的女傭，然而，既然在裏面了，他們的可貴的歡樂，她將也可以分嘗其萬一吧！

當她們隱約看見了學校的大門，並且隨即踏了進去的時候，她的心裏忽然湧起了一陣辛酸。她離開學校的門已經十幾個年頭了，在這整個的三十年生活之中，她想不起自己還曾有過什麼歡樂的時候，她離開了學校之後，不久叔父就爲她結婚，現在，除了爲丈夫添了二個瘦削的小孩子以外，她還有什麼呢？她雖然曾經是一個勇敢的，被人稱賞爲聰敏的女孩子，曾經有過對自己生活的幻想，可是這些的一切，碰在眼前的現實上，即刻被撞得粉碎了，她現在非但窮困，一連串的窮困，而且連性情也似乎改變了，她變得畏怯多愁，而且顯得非常呆蠢不靈活了。……丈夫又失了業，她將以一個受盡滄桑的失敗了的女人的資格重新跨進學校的門檻了。

她不願想起這些事情，這種回想是只能徒然增加自己心頭的隱痛的，過去的創傷，她有什麼辦法來彌補呢？唉！想想未來吧！未來大概總有比較好的生活在等待着吧！她是這樣相信的，並且也將抱着這種模糊的幸福希望，勇敢地踏進眼前的新的生活裏去。

× × ×

那天剛是星期六，學校裏眞的像她所想像的一樣充滿了愉快的情景，許多孩子們在學校的庭園裏蜂擁的跑來跑去，唱着雄壯宏亮的歌；有的女孩子則大的小的一起在梧桐樹幹旁跳着柔軟的舞，空氣裏傳揚着柔和的琴聲。阿荷完全被這些眼前的景象迷惑了，她長久沒有看到這樣歡欣熱鬧的情形，現在她張着眼睛貪吝地凝視着他們，身體靠在事務室的窗檻旁，完全不想動彈了。

「這是新來的女傭嗎？很好，」事務主任打量了阿荷一下以後，這樣的說，並且把她們引進到後面的校長室裡。

校長室裏此刻沒有一個人，只有美麗肅穆的陳設兀立在裏面：寫字台啦，沙發啦，玻璃櫥啦，一切都新式考究得很，櫃子上面堆着厚厚的硬簿面書籍，小巧的鋼筆架子，……阿荷簡直叫不出來

，總之她覺得這些東西不但新奇，而且樣樣可愛，可愛得使她忍不住想用手細細撫摩它們。她想想這個房子的主人一定是一個無上快樂幸福的人吧！她有這麼高的享受，她有許多的學生們需要她，她永久地工作，工作，爲了許多的人。

「假使我也像她一樣，那我將多麼開心呀！」她忽然這樣一想，但是她自己確乎非常曉得，她這一生裏是不會有這樣的日子的了。

「蔣如荷，不認識我了吧？」

後面飄過來這個親切的叫聲，阿荷連忙回過頭去，一個瘦長端莊的女人正在微笑地對着她，並且正向這邊走過來。她是那麼的華貴大方，阿荷不禁羞急得驚惶了。

「啊，你眞的不認識了，時間的確過得多麼快啊！」那個女人已經笑着站在阿荷的面前了。

阿荷受窘地呆立在一邊，他儘量在自己的記憶裏搜索這樣一個似乎熟悉的人影，好久地說不出話來。但是當她用恐懼的視綫注射在對面美麗的嘴唇上的時候，她忽然看見了嘴角邊的淡淡的疤痕。

「啊——！月影，」她這樣尖聲的叫起來，不禁感動得顫慄了。這是幼年時的同伴夏月影呀，她曾經找尋然而終于沒有找到的人，現在站在她的面前了。她想馬上伸手去攙在月影的頸上，一口氣地講盡心中鬱積的悲歡哀樂，但是，啊——，她眞的是月影嗎？她是這裏的校長呀，她現在已經是自己的最高主人了，那末自己怎麼還可以像以前一樣親熱無間的跟她談笑呢！

× × ×

那是一個縣立的女子小學校，蔣如荷在裏面已經唸了三年的書了。她今年是十四歲，她雖是一個窮苦人家的女孩子，她的爸爸是一個可憐的魚販，但是因爲她聰敏、勇敢而且機智，因此她是受着全級同學的愛戴的。在全個教室裏，她有四五個最最親愛的朋友，她們的年齡相同，她們的性情、天資差不多都相同，雖然那幾個人都生長在經濟寬裕的溫暖家庭裏，但是因爲她們都是孩子，所以她們能和如荷純潔地相處，並且因爲如荷也是個孩子，所以她的慘澹的境遇並不妨礙她們有着一樣快樂的心情。

她們常常聚集在一塊，在一塊談話、做功課，快樂得像一羣天使似的，她們之間從來沒有什麼爭吵和猜忌，只有那一次可紀念的爭論是例外的。

那天開畢了紀念周之後，照例的有念分鐘的休息，于是全級五十多個同學都坐在教室裏閒談起來。

蔣如荷首先帶着興奮的情調對她的朋友討論說：

「剛才周老師報告說，現在的女子應該自動的把頭髮剪掉它，這也是婦女解放的一着。這句話我非常的贊成。」

「我也常常這樣想，我覺得頭髮剪去之後不知方便了多少。」另外一個同學附和着說起來。

「不，我可不贊成你們的話，你們總是以爲自己有理由。頭髮是和我們的生命一起出長起來的，剪斷了像什麼樣子呢？」一個拖着最長的長辮子的同學站起來抗議說。她是如荷最親近的同學之一，她素來以她的長辮子自炫的，現在她的驕傲顯然受着傷害了。

「是的，成什麼樣子？簡直像一頭獅子狗！」一個頑皮的女孩子拉着自己的粗辮子勇敢地站起來參加舌戰。

那邊也不肯示弱，一個剪着同化頭髮的女孩子馬上向那個人跑了過去，拉起他人的粗辮子，口裏惡毒的喊着：

「我們是獅子狗嗎？那末你們才是牛尾巴！大家看啊，牛尾巴來了。」

頑皮女孩子尖銳地喊救起來，並且像要哭泣了。於是一羣長辮子跑過來幫助她，她們把同化頭髮的女孩子的手掙開，並且把她打倒在地上。一羣短頭髮的都蜂擁過來援助她們的衝鋒隊了，於是，五十多個人分成二個隊伍，浩浩蕩蕩地混戰在一團了。踏脚的聲音呀，喊叫的聲音呀，扭打的聲音呀，整個教室幾乎要震撼得爆烈了。桌子，椅子，都翻滾得滿地皆是。

「的鈴，的鈴，的鈴……」的上課鈴響了，長頭髮的陣營中開始有人從陣地上逐漸潰退，低着頭向課桌中竄逃進去了。但是沒有正式休戰條約，短頭髮的怎麼肯就此罷休呢？如荷率領着隊伍節節追逐過去了，那面驚慌得叫起來。突然「蓬——洞」的巨大的聲音，有人跟着課桌一起翻到在地上了，逃竄的，追逐的都受了一驚，向發出聲音的方面集攏去。

「跌傷了，有人跌傷了！」

「快些拿藥水來，嘴唇出血了。」許多聲音一齊喊起來。

也不知在什麼時候打了上課鐘的，老師已經赫然的站在講台上了，老師的眼睛驚奇而略帶憤怒的注視着紛亂的學生們。他的嘴唇簡直有些顫抖。

「孩子們，你們應該自己覺得羞恥，」當老師明白了這場紛爭的原因之後，用着顯然生氣的嚴正態度開始說。「這個問題不是你們打架所能解決的，這是要靠你們自己的自覺以及多數人的努力才能得到結論的。」

下面的學生們都鴉雀無聲，老師祇是繼續的解釋下去。他把梳頭髮比做一件永遠做不完的並且沒有意義的蠢事，他說：

「假使有人要你們每天做這種事情，對於自己，對於他人都沒有絲毫的益處可言，你們是不是願意呢？你們將剩出你們讀書和遊戲的時間，孜孜勤勤的做這一件事情！」

「老師，這是傻子做的，我們可不高興。」一部分短頭髮的女孩子一齊興奮的跳了起來，而那些長辮子的都低下了頭，羞澀得什麼似的。

爲了——受罰她們這場無謂的吵鬧，老師命令她們每個人站立五分鐘便她們有以懺悔。只有二個人是例外，那便是蔣如荷，因爲她的辯論動機是純正的，還有一個就是撞破了嘴角的女孩子，因爲她已經受了疼痛的懲罰。

下課以後，蔣如荷慢慢地走到了那個同學的課桌邊，用非常關心的眼光看着她。

「我覺得非常抱歉，」她溫柔地說；「因爲是我的多嘴引起了這場紛爭的。你在抱怨我了吧？」她伸出手去，按在同學的嘴邊的白紗布上。似乎是在懇求

着她的寬恕。

「不，我並不抱怨你。因爲我們的思想落後我們的錯了。」

那人攙起了如荷的手，毫不固執地微笑着。她是誰呀？她就是如荷最最親愛的朋友之一，長辮子夏月影哪！她們相打了一陣之後已經無言的和解，而且她們將比以前更親切無間了。

這個學期的假期將到之前，全個教室裏只剩四下辮子了，其餘的自最長的夏月影起，一直到最頑皮的女孩子止，都先後絡續地把辮子從她們的頭上拿去了。如荷看着這個現象，她是多麼的歡喜和驕傲啊！她們的無意論的爭論，終於使許多人向着眞理跑來了。因此如荷又想，假使眞的能做到像老師所說的婦女解放，那將多麼好啊：我們可以隨着自己的智識求發展，我們可以用我們全個生命的力量去爲許多人的幸福而工作。

……

但是就正在這個時候，她的一生命運決定時期來到了。她的販魚的爸爸因爲在海上受了一夜暴風雨的吹襲，回來就病倒了，他的醫藥治療用盡了他自己歷年積蓄下來的僅有的財產，於是他終於不治的在貧病交迫下死了去。父親臨死的時候告訴媽媽說：「這個家庭靠你一個人的力量是無論如何支持不下去的，一切隨你的便吧！」於是媽媽經了幾天的痛哭以後，就把如荷寄養在鄉下的叔父的家中，自己則帶了四歲的小弟弟永遠飄泊去了。

如荷從此以後沒有進學校，她便這樣的在叔父家中住下了。她爲叔父打掃操作一切的雜務，但是她的心裏却始終記掛着她的學校，她的親愛的朋友。並且她要繼續求學，像別的孩子們一樣的，但是，這是可能的嗎？這恐怕永遠也不能夠的了。因此她要痛哭，尤其是在暴風驟雨的晚上，她要深深地爲她的逝去的幸福而痛哭，因爲那時候，一切過去的回想就像在海洋上，巨濤一樣向她的小腦筋中冲湧進來了。

她終於找到了一個很好的空暇，從叔父的家中跑了出來。她獨個人在鄉下的曠野裏奔跑，沒有意識也沒有目的，只是沉着狹窄的陌路跑，但是她忽然想到，她必須去把她的境遇告訴夏月影，她或者能夠爲她的朋友打出一個比較好的出路來。

當她連跑帶跳的跨進了夏月影家裏的高高的門檻之後，就高興的向裏面喊起來：

「夏月影！夏月影！」

裏面有一個胖胖的阿媽從窗口探出頭來。

「夏月影早就到上海讀書去了！」

淡淡的一句回音，但是碰在如荷的心頭上，就像霹雷一樣的響亮，她驚惶失措，呆呆的站在夏家的大門口，想不起來自己究竟爲什麼要到這裏來？月影已經到大堂裏去了，此生裏恐怕再也不能找到她。唉！回去吧，回去吧！回到鄉下的暗黑的窩裏去吧！

× × × ×

「唉，如荷，你怎麼哭了！」校長夏月影用驚奇而溫柔的眼光凝視着多年不見的蔣如荷，兩隻手友愛地拍在她的肩膀上，輕輕的將她推到在沙發裏，自己也隨即坐下在她的旁邊。「你以爲你在這裏將會很辛苦嗎，因此你傷心了。」

「不，不，月——」如荷頓了一頓，她不曉得此刻應該怎樣的稱呼這個人。「我想起了自己的命運，尤其在你的幸福對照之下，我愈加覺得自己的可憐。」如荷自言自語的回答着，過去的一切又在她的腦際湧了上來，她盡力要把它們推轉去。

「那末你一定非常羨慕我了？如荷！」校長用輕柔的語氣像詢問小孩子一樣的說「這有什麼可傷心呢？一對同學，現在一個做了校長，比她更聰敏幹練的人現在倒做着女傭，這事實並不突兀，因爲我們的社會往往是這樣擺佈人們的。」

如荷低着頭，一聲也不作響，月影話有什麼可疵議的呢！如荷是聰敏的人，她的確不應該再有傷心的感情，因爲單單的傷感，結果終是徒然的。

自從阿荷進學校裏做女傭之後，許多鄰人都是衷心的羨慕着她，他們對他說着種種恭維以及祝福的話，但是阿荷照例說了一句「謝謝你，我的確很好了，」以外，便沒有話說了。因爲這是最簡單客氣的回答，假使她從衷心裏告訴別人說，她的心頭是怎樣的每天在悲哀與對生活的懷疑中，他們又如何的會理解她？除了與她同樣感到人生的不平的以外，她也不敢希望人們會來同情她。

阿荷並不把自己的孩子們帶到學校中去，她把他們深深的藏在家裏，自己只很偶然的回去看一次。她不願意他們雜在其他的人們中間，因爲她想別人的幸福會把她的孩子顯得更可憐。因此她情願他們永遠被丟在黑暗裏，却不願他們看見了光明而依舊被先明所丟棄。

「哦，如荷：爲什麼不把你的孩子帶來呢？」月影看到阿荷桌子上面二個孩子的照片的時候，總是這樣的說起。

「孩子嗎？我想，」阿荷苦苦的一笑．終於把想說的話收了進去。月影不會理會阿荷內在的用意．因此決不會繼續追問下去。

如荷雖然把她的孩子們深深地藏在黑暗的底裏，但是他們竟然是個人，他們總有一天要與外面的複雜世界接觸的，他們終要出來的。因此當那天他們在街上鋪子裏的時候，就被月影抓住了。月影攙着二個襤褸憔悴的孩子，很快的就把他們拉了走。

「孩子，跟我到學校裏去！」她不顧孩子顏面上表現着的驚慌開怖的表情，就把他們帶到學校裏。

如荷的心頭有二種極端矛盾的思想在戰鬬，她看到月影眼窩中閃耀着慈愛歡悅的光耀，心裏似乎得到很多的寬慰，但是當她想到他們雖然進了學校，終也不過是兩個會得思想的小奴隸而已，她就想把小孩子從月影的手裏奪下來，永遠不讓他們伸出頭，永遠藏在黑暗裏。

「請你不要將他們帶來吧，我也曾經進過學校，可是我們的生命裏既然不會有幸福，我們還是不要進來吧！」如荷終於把鬱積在心底裏的話一起向月影傾瀉了出來。她的眼淚也漸漸地向睫毛邊上滲透出來，她簡直要想哭。

月影却大聲的笑起來。

「傻孩子！你竟在這樣想嗎？那末你以爲這個社會永遠不會改變了？—

「社會是會改變的，以前老師曾經這樣地說過。但是你的話是什麼意思呢？」

「我的話就是應該將你的孩子帶進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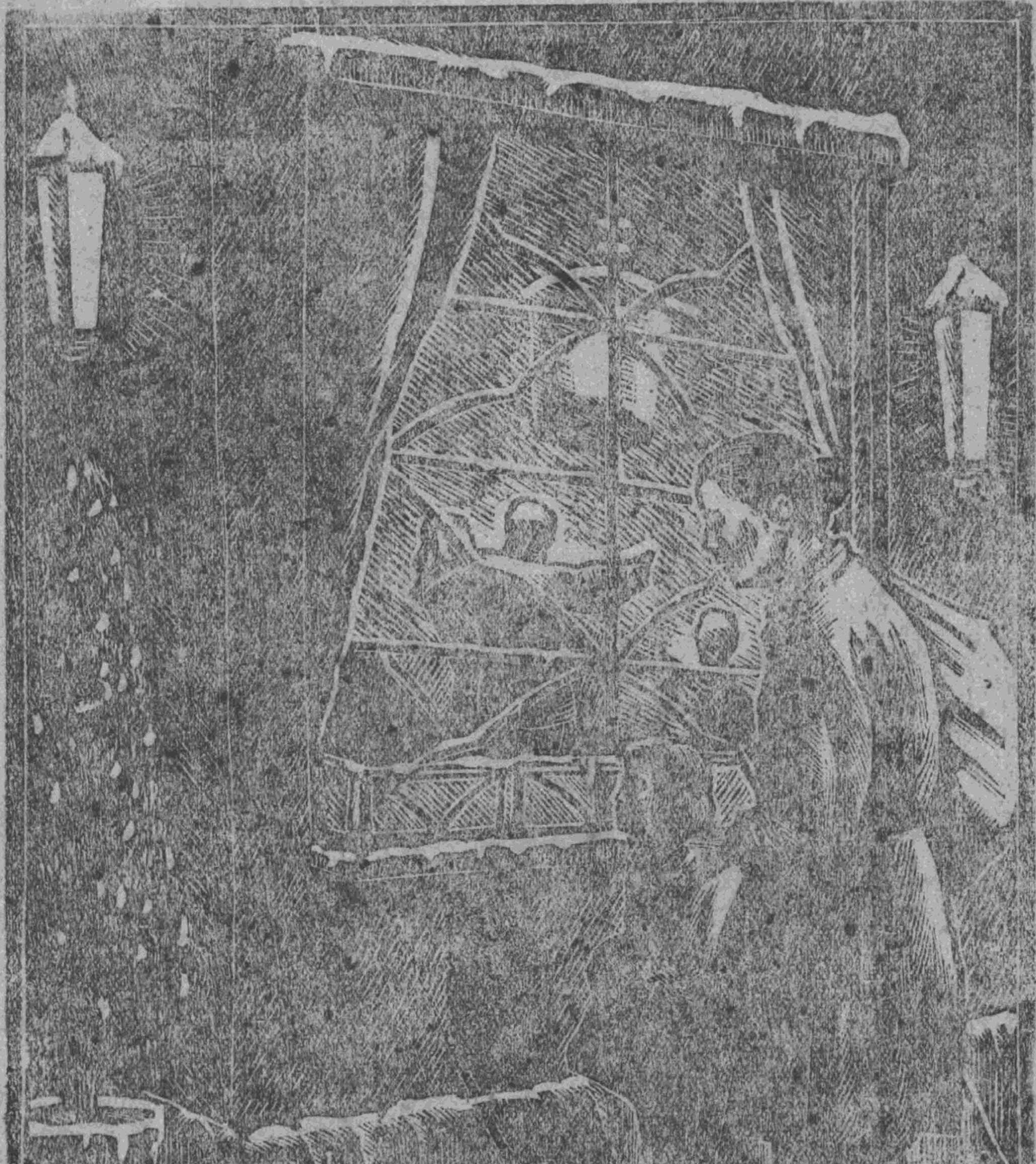
如荷覺得自己沒有理由可以反駁她，她就放下她的孩子跑開了。

當她去了半個小時重又回到月影身旁的時候，她看到她的孩子正與別的孩子們踢着幾個五彩的小球，他們把小球用力一踢，小球飛到半天空，孩子們「啊！哈哈，啊！」的大聲叫喚着。

「如荷，你看，他們眞可愛啊，正像幾十年前的我們一樣。」月影感勸地用力握住了如荷的手，感慨而又嚴肅的說着。「我們以前留着長辮子，可是後來終於丟掉了，我眞希望，當這些孩子長大的時候，他們將很快樂，他們不必憂慮什麼，他們可以盡量發展自己的智能：：」

月影舉目望了一望孩子們，孩子正「好啊，好啊！」的起勁喊着跑着在遊戲，毫不顧忌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存在。她回過頭來看看如荷正凝神注視着孩子們，她的眼眶一紅一紅的，眼淚又從裏面滲出來，她的微微翕動的嘴唇，似乎堅信地在說：

「他們將會很幸福，他們將會很幸福！」、



聖誕夜

顧藝莘

北京過年雜景

方媚

北京雖然是個大都市，可是它的保守性卻絲毫不減於農村，就以「過年」這一點而論，廢除陰曆改用陽曆這樣的口號已經不是一年兩年了，然而住在北京的人呢，有幾個不欣賞舊曆年的年景呢？

記得小的時候住在北京，每到臘月來臨，水仙、絹花、竈糖、炮竹四樣便應景而出，而今又正是水仙竈糖得勢的時季，恰巧我又回到久別的北京。昨天友人借來一本書，叫做北平俗曲十二景，上面有一段正是描寫太平年間北京新年的景況，時至今日雖然不免改變，但是無論如何北京的新年仍是怪有趣味的。

那一段寫的道：「正月裏家家慶賀過新年，元宵佳節把燈觀，月正圓，菴觀寺院，抖」抖衣裳，花盒子處處囲（看也），炮竹陣陣喧，惹的人大街小巷都遊串，夜半歸回轉家園，彈唱又歌舞，擲骰子又搖攤，天呀兒喲！會神仙逛一行白雲觀。」

元旦日北京人稱做「大年初一」，從午夜子時以後，居民便開始燒香接神，供水餃，放鞭爆，爆竹聲直到天亮不絕於耳。接神手續完畢，全家團聚，食水餃，餃子裏暗藏錢幣，他們說誰吃到就能全年大吉，這叫做吃團圓飯，水餃吃完再吃年糕，盼年年高陞的意思。飯後天還沒亮。趕着赴東嶽廟拈香。

△東嶽七十二司

東嶽廟是北京著名的大廟之一，尤其算得上古廟，相傳它還是宋朝末年建築的。每逢舊曆初一十五兩天開放山門，任人進香，不過在春節間，一連開放十五天，不但燒香的人多，遊逛的人也不少，十五天內無時無刻不是擁擠得透不出氣來。

廟門裏面，分東西兩廊，廊上修建了七十二司。都門踐語東嶽廟詩上有一首：

「七十二司信有無，朝陽門外萬人趨。也知善惡終須報，不怕官刑愧鬼誅。」

什麼「速報司」「福壽司」啦，名稱各不相同，每所司裏，各雕塑了幾個奇怪的泥木像。有的窮凶惡極，也有的面善可人。並且還有身首異處，手裏提着自己的頭的，也有 體踹成兩截，其慘無比的。七十二司中，福壽司等司前面，懸滿了善男信女還願的匾額，這種情形是在全國各地廟寺裏隨時可以見到的；可是那些些速報司」等司前，一塊布條的匾也找不見。

偏殿爲子孫娘娘殿，殿裏有兩匹雄馬：一用瓷燒成，一用銅鑄成，据傳說那匹銅馬能通神靈，凡是缺乏後嗣的人，到這裏燒香許願，在那馬頭上摸一把，腹下摸一把，求子得子再靈不過。到今天那匹馬身上幾處，已被摸得通亮，幾乎可以鑑人了。

東嶽廟對面，修了一所十八層地獄，奇形怪狀的泥塑像，更是光怪陸離，什麼下油鍋、上刀山、割舌頭、銅柱烙人……都是傳說上的故事用實像表現。心地不明的人和膽怯的婦女常常會昏倒在裏面，因此現在這「十八層地獄」遂列入「禁止遊覽」區域之內了。

從東嶽廟回來，他們祀祖並闔家互拜，家禮拜完，男子出外賀戚友，兩個人見面第一句必說「新禧」，「發財」，「一順百順」等語，街道上車水馬龍，呈極昇平的景象。

初二的淸晨，居民商肆，都祭財神，點香放炮，敬供雄雞鯉魚猪頭羊肉等生的食品。也有到財神廟敬香借元寶的，若是果眞發了財寶，次年加倍償還。

在新年期間裏，有許多禁忌，而這些禁忌又多是偏在女子身上的。比如說，臘月廿三日是灶王昇天的日子，供些黏性的糖瓜把灶王的嘴粘住，省得說家裏人的壞話，供完就把灶王像焚化，放鞭炮，給他送行，這些事不許女人做。除夕以前，須把用剩的漿糊丟掉，所有的人都得整容洗澡，象徵把去年的悔氣洗掉。元旦日婦女不許出門拜年，俗語叫做「忌門」。小孩子不許哭，不許說不吉利的話，病人不得接見醫生。初一到

初四，不可以動刀（主凶殺），針（主長針眼），剪（主口舌），及掃地（否則便掃窮了）。這幾天之內，只得吃去年蒸出來的饅頭和年菜。初五後舖戶開始開張，放鞭炮以崩破鬼祟，開張之後，第一位主顧若是男子，便認爲是興盛的預兆，若是女人，認爲她便衝了財神，一年不大順利。

△百貨競陳的廠甸

新年期間內最熱鬧的集市，要推廠甸了，廠甸位在和平門外琉璃廠。所賣的貨物，百樣齊備。比如兒童放的風箏，火神廟裏的假古董，算命先生的無稽話、春聯、雜耍、輕氣球，尤有一種新奇的兒童食品：糖葫蘆，是用一百個山楂菓串成的，串在一根長竹枝上，一陣風吹來，那種彎彎欲墜的樣子，恰像京戲裏飾武生所戴的那兩根翎毛一般。初次遊逛的人見了，也許不明所以竟會嚇一跳呢！

遊廠甸的人也是五花八門，因爲廠甸集市是一年裏規模最大，開門第一個熱鬧市場，商人集全市的大成，當然遊人不會少了。即使許多輕易不出門的隱士和貴族名流，到這期間也少不得遊逛一次火神廟才稱心！

△十八白雲觀會神仙

北京在立春以後，天氣就漸漸回暖了，逢着晴朗之日，西便門外一條土馬路間必定佈滿了驢子，三三兩兩的年青人騎驢遊逛白雲觀。白雲觀是個道士院，許多自稱百歲的老人住在觀裏，外院有一石橋，橋下有兩間石室，由兩個道士分坐在石室裏面，石室前懸掛一個木錢，相傳用錢幣從橋上打那個木錢，若打中就能一年吉利，其實那還不是道士們的一套歛錢把戲！

白雲觀外門的門框上有一個石刻的猴形，迷信的人視它和東嶽廟裏的銅馬一樣，視爲醫病的神仙，所以有病無病的人都去摸擦，都想長生不死，到現在那石猴也變做有名無實形像莫辨的石板了。

一月十八是會神仙的日子，也是白雲觀最有趣味最熱鬧的一天。俗說那天晚上，必有神仙下降，但是中國人的說法，神仙下降人世的時候，或化爲乞丐，或變做老嫗，或成爲……。這天晚間，神仙們也不能例外，雖然他們尚不知道今天化做那種人物。因此一般迷信的人和不迷信的人，如富翁的妻妾，紈袴子弟，小偷流氓，先後接踵來到觀裏，也有到別處去等神仙下降的，這就叫做會神仙。

其實也不過是那般道士們裝出的奇行狂態，假冒神仙，不明者上他們勾當的，眞不知每年有幾許人。而眞正的神仙，見他們這種冒名頂替行爲，又要作何感想呢！

△耍老鼠和走馬燈

陰曆正月，以華北的季節來論，正當冬藏以後春耕之前，是農夫們在一年裏最輕閑的時期。有些鄉人平日訓練一些老鼠或是猴子，好像訓練馬戲團裏的動物一樣，令它們能按着節拍動作。到了新年，乘着鄉間空閑，便帶着這些老鼠或猴子進北京城，供人們玩耍。猴子身上也穿着衣服戴着帽子，猶若人樣。被耍一次在從前不過一兩角錢，如今百貨俱漲，猴子老鼠的進賬也應該隨比例增加了吧！

另外又有人以糊紙的玩物爲副業：有的做成四方形燈狀，上面加一個電扇形的裝飾，下面燃點一支蠟燭，借燭火熱力的空氣對流作用，整個燈便輪轉不停，北京人叫它走馬燈。還有人用竹籤和紙糊成各形的紙鳶，預備兒童們春風和暖的時候玩的。

鄉間的農夫也就借着這一年僅有的幾個星期，到北京城裏遊逛遊逛，同時靠着耍老鼠和賣紙燈換來的代價，來補助一部份家庭的收入。

△三十雍和宮打鬼

爾轟轟烈烈的新年，由頭年的臘月底開始到次年的正月末，這將近四十天的功夫，眞可說是興盡歡完了。然而在正月底三十那一天，還有一場應景的熱鬧，就是雍和宮裏面的打鬼節。

雍和宮是個喇嘛教的廟，每逢正月三十日這天，喇嘛便裝扮上牛頭鹿面，星宿妖魔等奇形怪像，手裏拿一隻短柄長尾的鞭繩，在人烟稀少的地方亂擊。相傳這種舉動來自新疆，因爲新疆可以算做中國喇嘛的集中場所，「打鬼」在喇嘛教裏是一種借以送祟的舉動

他們說若中了妖魔鞭繩的擊射，便是不順利的徵兆，每年這天總有上千的人來自四城趕來送祟，他們一年三百六十多天的長期間所遇的悔氣和家人父子的病災，都企望在這一天驅逐出去，從此吉心高照在自己的門楣上。

次日二月初一來到，慶祝新年的典禮就算結束了。也有人稱一月二十五爲「添倉」節，就是說大家把這年的東西都收拾起來，把盛糧食的倉添起，表示新年期間已過，從此以後要過平時的日子，一切事情都按着當日去作了。

舊曆新年在別的都市已經漸漸廢除了，然而北京依舊過得很熱鬧，雖然他們的這些風氣充滿了迷信的色彩和奢侈的成份在內，可是國家社會越在不平靜的狀態下，「祈禱」，「求財」的心緒也越是激烈的。

戲評

樑上君子　文天祥

蘭

（一）樑上君子

「樑上君子」是從匈牙利作家莫納的作品改編過來的。莫納是一位帶着濃厚的諷刺和幽默性的作家，「樑上君子」也是帶着濃厚諷刺意味的喜劇。

現在，不管「樑上君子」的原作怎麼樣，拿它跟我們的現象的關係來說，它對我們現實的關係不是太密切的。

諷刺作品的意義和任務是要攻擊和揭穿醜惡的現實。現實中有許多使我們不滿意的狀況，在感到不滿的時候我們一定會爲它受着壓迫；壓迫到不得已的時候我們就想反抗，罵是反抗的一種方式。但是罵人是要看環境和對象的，如果罵別人，對事情的好處不多，而對自己反到有害的話，那就得還就環境，另換一種方式，諷刺就是要適應這種環境而有的。再換一句話說，諷刺和罵一樣，起因是由於對於現實的不滿，它的作用是要像針一樣，深刺到現實中去。

「樑上君子」所諷刺的對象是一個愛好虛榮和名利的律師。在現存的社會裏，由於整個制度的病態和歪曲，法庭和法律也不免犯着被現實所支配的不可避免的弊病，以法律科學作爲自己職業的律師自然也不能避免在職業的本身中帶給自己的缺點。爲着人羣的利益和正義，對於這樣一種律師我們是有去諷刺的必要。但是「樑上君子」裏面的律師不是中國觀衆的心地和耳目中所熟悉的。我們沒有做過小偷和強盜，也沒有犯過需要受法庭審問的刑事，不會受過堂皇的律師的辯護。然而我們去過法庭，旁聽過比小偷和普通的盜竊案都要嚴重的案件——比方像最近所發生的張金海案一類的人命案件——我們見過威嚴而富於正義的熱情的審判官，見過嫻於詞藻和善於雄辯的辯護士，見過因激於義憤而情感脆弱的聽衆們；但是我們沒有看見過，由於揭穿眞理而博得廣衆同情的律師的辯護而啼笑的法官與聽衆。法官的條件需要熱情，熱情才能夠追求正義；但是更需要有理智，理智才能夠辯別眞理和判明眞僞。怎麼堂皇的審判官竟會爲一個律師對於小偷的辯護而哭笑起來了呢？而夏屏康竟以自己的辯護獲得了滿堂的眼淚和滿堂笑彩是眞的麼？如果是他的自吹自捧，這種吹捧的方法像一個他那樣的名富律師所會有的姿態麼？

夏屏康爲要名利雙收，不惜冒着生命之險走進匪窟，他那種喬裝的方式跟冒險的行爲很像一個福爾摩斯一類的偵探或是七俠五義裏面的俠客；在我們上海的都市中有這樣的律師麼？

包三勇而多計，但是不知道他是代表那一流人物，他的行爲是何用意，他的人格究竟如何？是一個烏合之衆呢，還是一個草莽英雄？假使在中國社會中他是屬於那一色那一類的？

夏屏康太太和她妹子的戀愛故事本來是不嚴肅也不健全的，但是似乎沒有作爲被諷刺的必要。

話劇與文明戲的不同因爲話劇是一種藝術；不管是一種悲哀或是喜悅的，藝術有一個條件，就是要嚴肅。不嚴肅的小說會成爲江湖的小說，不嚴肅的音樂會變成街頭小調，不肅嚴的舞台戲會變爲文明戲。

自然我們決不是說「樑上君子」近於文明戲。它有好的燈光和佈景，好的故事，好的導演手法，好的演技。但是這個戲中所諷刺的方法和對於人物的採取不是嚴肅的，這不免有一種流於文明戲的危機。我們愛護這個劇團，也重視這些編導家和演員，他們都是有着很好的修養。由於企望太大，不免就感到缺點了。

石揮的戲沒有火氣，技巧純熟。但是他因爲經驗很多，對於扮演的太有把握，不免把演戲的事看得太輕

鬆和了一些。在石揮的每個戲裏我們發現他的聲音姿態都與慕容天錫有相似之處。演員保持自己的個性和作風是應該的，但是除開保全自己的作風而外，應該盡量去刻畫自己扮演的角色。如若不然，當你演每個戲的時候，觀衆都覺得是演員自己了。

丹尼的聲音缺乏注意和訓練。姿態不像一個律師太太。

史原的包三和林榛的馬露西是該戲中比較成功的。

(二)文天祥

談到民族英雄，大概人們總不會忘去南宋的時候有一個爲國殉難的文天祥。關於文天祥的故事大凡讀過歷史的人都會知道。沒有讀過歷史的人，看過「文天祥」的舞台戲之後就會感到驚心動魄。不但如此，而且會從悠遠的歷史上感到做一個中華民國的人是多麼悲壯，多麼光彩。也正因爲有了許多像文天祥這種人物，中華民國才能夠生存，中國人民才能夠被世人所景仰而尊敬。文天祥雖然被敵人所謀害，但是他的英勇和忿怒仍然揚抑在宇宙之間，結成了千古不散的中華民國的陰靈！

在中國一般的觀衆們正感到無聊和煩悶，感到自己的身體和心靈無所憑依，無從寄託的時候，我們的戲劇家從遠古的歷史中把這樣一位威震胡虜的民族英雄搬到舞台上，這可以說是戲劇天空的開朗，也是觀衆們對藝術欣賞的一件快活的事。

我聽見許多看過「文天祥」的朋友說：「我還要去看一遍。」

觀衆們都喜歡看「文天祥」的戲。喜歡看這個戲的人大半都是愛看英雄文天祥。不但愛看文天祥的威勇，也愛看他悲慘的殉難。因爲他在遇難的時候，別人看起來十分悲慘，他自己却是毫不悲哀和憂懼，在臨死之前他依然是那樣英雄而威勇。

但是觀衆們的口味是多方面的，他們不只愛看忠勇報國的文天祥，也愛看貪祿求官，好財好色的賈似道，尤其愛看的是那幾個帶着降表，垂首屈身跑到敵營中的官吏們。觀衆們覺得他們臉老，會扮戲，覺得他們羞恥得富有情趣。人情是奇怪的，在美好的世界裏也喜歡一點醜陋的點綴。同時，有了醜的才覺得美的更美，看了賈似道和賈慶餘一流的小醜才覺得文天祥更可愛。

「文天祥」這個戲給觀衆的印象大概如此。也可以說，它的効果是成功的。

據人說，張伐和白沉兩個人演的文天祥各有優點。張伐的我不會看過，不知道。我只知道白沉是成功的。白沉扮演的文天祥有幾個優點，第一他的態度沉靜，但是靜默裏帶着襲人的威勇。使人一看就感到他是一個忠義的大臣。他的聲音宏亮而富於熱情，使人聽到他的聲音會受到感動。同時他的每一個動作都能跟他的聲調融和一致。使人感到台上的那個人物就是眞的。只是他有一個缺點，他說話的方法時常把一句話的頭幾個字念得很快，然後慢起來，如果是一串話連在一起的時候，他就把頭一段念得很快。這種念詞的方法在「戀歌」裏表現得最多在「文天祥」中不太多，但是對話多的時候也有。我們願意他多加注意。不要在每個戲裏都用同樣的方法。要把說話的方法和語氣跟那個人物的身分與個性調和起來。

穆宏很少扮演老生的角色，我們看他演江萬里這樣的人物還是第一次。但是他沒有失敗，他的走路和對話裏都顯出了一個老丞相的作風。穆宏的對話却犯了一個與白沉相反的毛病，他喜歡把話的開頭說得很慢，漸漸地快起來。他和白沉的方法雖然相反，但是効果的不良都是一樣。就是很容易把人物的內心和情感弄成單調的。這種傾向我們在「福爾摩斯」和「香妃」戲裏都看見。這種對話的作風用在福爾摩斯和一個中年王爺的聲調裏是相稱的，但是作爲一個老丞相的作風就不像了。

陳璐在這個戲裏似乎不是太必要。尤其是最後一幕的出現很不自然。彷彿劇本編者而用她來引出文天祥的人生哲學的理論一樣。並且在劇本說明中的：「文天祥在家鄉過着閒居的生活」訓練着一班歌女，藉以自娛。其中有一個薛素素的，見解高人一等，深知文天祥待機而動的苦心。」看了這一段說明，觀衆深以爲劇作者在文天祥與薛素素之間或是薛素素與另外的男人之間會寫一段動人的羅曼諦克的故事，誰知自始至終都簡單處之。並且文天祥臨終之時，薛素素的一哀不但不覺動人，反覺多事，這不免是「文天祥」戲中的一個遺憾。其次，序幕和楔子似乎沒有必要。並且老頭子和小孩子都演得極糟。這是該劇的遺憾之二。除開老頭子和小孩子的不高明的演技和劇本編製之外，對於他們的處理導演應負其責。

略談劉瓊與張伐

史蒂華

方今影壇與劇壇上，劉瓊與張伐可謂是旗鼓相當的兩個演員了。因此提出他們兩個演技的領域上的成就與發展，不是沒有意義的；担心的倒是筆者，既無舞台經驗，又未曾一過水銀燈下的生活，提出的意見也許是破綻百出，不足爲訓，然而編者既然出了這個題目，也祇得硬着頭皮考他一考，及格或不及格，須待內行的批分數了。

一、劉瓊

我同意這個見解：「一個藝人的評價，應該決定於他的思想！」而劉瓊在今日影壇能夠出類拔萃者，也正是由於他的傲骨凜然，孤高自賞的緣故。他不投人之所好，卽使他不是一個徹底的革命論者或是叛徒，可是他至少已是能夠表現出一點不屈服於現狀的了。

從這一點出發，我們來評價劉瓊的演技，便不愁沒有根據了。因爲「內容决定形式」，從一個藝人的思想上，教養上，以及歷史上的把握，才能瞭解他今日所表現的形態。

劉瓊開始踏進電影界，是由於金燄的介紹，此後數年之中，他一直與金燄相處，不論在作風與演技上，他受到金燄的影響非常之大。固然就魄力與意志言，他是夠不上金燄的。

劉瓊的成名爲人所注意是在戰後，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生離死別」與「回春曲」。

因爲劉瓊演戲能夠要求得到自己揀選劇本與導演，這樣使他的演技便能有一條坦道發展，「生離死別」便是很好的例子。不必談「生離死別」有些怎麼演技成就，光是以它的內容而論，在黃色片，灰色片，古裝片，迷信片，民間片……一切掛羊頭賣狗肉，烏煙瘴氣的當時影壇，「生離死別」能博得一致好評，不是沒有緣故的。

雖然我看的劉瓊的影片並不多，可是已約略的窺視到了，他的演技是定型的，不足以做一個性格演員。這一點，在他的聲調與動作上表現得尤爲明顯。「一個演員必須能演戲」，這一句話就包括了：一個演員所扮演的角色，必須能夠表現角色的不同階級，不同身份，不同性格，不同境遇，不同思想，不同年齡，不同聲調，不同動作……固然一個演員（尤其是在中國）由於先天與後天的階級性的與生活環境的限制，但是這决不是可以拿來作爲掩飾的藉口。也許是過苛了一些，我們還是要求每一個演員都能力求做一個性格演員，這何嘗是對劉瓊一個人如此？

記得劉瓊曾經這樣對私人說過：「無戲就是有戲」這的確是很警闢而正確的見解，尤其是電影上是如此。我們要求電影的編導節省對話與動作，而多專心於蒙太奇，也正是與這一句話有同樣的道理。在演員方面，過多的動作與表情，不顧他是否有意討好，可是在觀衆的印象中，也祇是一片紛擾而已，黃河與顧也魯，犯的是同一毛病。劉瓊自己能把握這一點，因此我們看他的演戲，是怎樣的力求自然！

最好的例子還是舞台劇「楊貴妃」。他的唐明皇動作的瀟灑，風度的俊逸，氣派的宏偉，簡直使人對之不作有第二人想。他又能瞭解編劇與導演，更難能可貴地他也追蹤着音樂，他的唐明皇能與音樂呼吸相應，具有了一種，「音樂感應力」，能與音樂化而爲一，使「楊貴妃」的詩的境界，充分地被烘托出來。換了別個演員，恐怕不可能達到這一點罷！——當然，這是指此時此地的影劇壇而論的。

至於他所編導演的「回春曲」，有人批評說是：「演」超過「導」，「導」超過「編」。這是一句很俏皮然而頗正確的說法。更一語道中的是：「格調甚高，祇是尺寸尚欠準確，無法控制。」作爲一個新進導演，後一點的，「尺寸尚欠準確，無法控制」我認爲

是必然的現象，而不足爲憂的，祇要他能在經驗與修養上力求進步，不愁沒有爐火純青的一日。可貴的是「格調甚高」，不論是新進，老進，誰能有劉瓊這樣？哲非先生說得好：「目前國產電影界的導演與演員，祇知抓住技巧，而本身缺少高深的藝術理解與修養……」而「一個僅有技巧而沒有藝術意念的人，是不配幹導演的。」劉瓊有了一部「回春曲」，足以愧煞一批老導演！

最後，還是要抄上一段別人的見解，就是：劉瓊的演技的趨向，很明顯地可以看出是受了好萊塢的影響非常深的。因此，我們「要求於劉瓊在演技領域中展開努力的，該是純粹的中國作風與民族氣派！」

二、張伐

張伐在劇壇上有地位，還是最近一年間的事。現在他在演文天祥中的文天祥，可是當他想到從前在正氣歌中祇演一個李茂，而且成績是悽慘地失敗時，他也許能體會到這一點：成功不是從天上飛下來的，而是必須化了絕大的代價，努力找求得到的罷！

在一年以前，張伐還是藉藉無名的，上海劇藝社，祇能說是他的演員學生時代。楚霸王使他有了一個機會，可是由於經驗與修養的缺乏，在與舒適的對比下，他是悽慘地失敗了。以後，他就一直沒有戲可演。在荒島英雄中，他演一個運動家崔約翰，在石揮，丹尼韓非的掩蓋下，當然無成績可言，何況這個角色本身無戲。

一直到大馬戲團他才初露鋒芒。固然，大馬戲團最大的成功是慕容天錫，這是由於劇作者對這一個人物刻畫十分精細，演員石揮的演技爲觀衆所好的緣故。至於小銑這個角色，編劇者并沒有對他有什麼深刻的描寫，小銑的性格。可說是非常單純的，這單純正相同於大馬戲團中其他人物的性格。可是張伐演來，却充滿着許多內涵的力量，這一點是石揮所不及的，也就是他後日演天羅地網的來由。石揮受黃佐臨影響過深，不，也許是他們本身的作風相同，他演戲，往往是技巧的優勝，容易爲觀衆所觸覺，所接受；可是却不能充分的把握到人物的靈魂。固然，他在慕容天錫七十天記中說：「對創造角色……我總先拿定了他的靈魂，他的哲學，他的性格，其他都從這上面發展出來，外型是副產品，動作是零頭……」可是他怎樣拿定一個角色的靈魂是有問題的，「慕容天錫是雜種」，因此，就喪失了慕容天錫自己的流氓無產階級的身份與靈魂了●

我爲什麼特別的要提出石揮與張伐并寫呢？因爲張伐在某些地方也受到石揮的影響的緣故。在大馬戲團中，他發覺了，表現了，并且保持了自己的特點。在大馬戲團後的男女之間與秋海棠中，只能說明張伐能演各種不同角色的戲，對他日後以至今日的演技發展，是沒有什麼重大的關係的。最能表現他自己突出的，與受石揮影響的，乃是天羅地網。天羅地網也是使他聲譽雀起，成今日劇壇地位的一個戲。

在天羅地網中他所飾的金川這一個角色，內心的糾紛與心理是十分複雜的。要表現這麼一個複雜心理的角色，演員必須充分地「沉住了氣」，假如允許我杜撰一個名詞，這種角色是「向內性」的。可是由於張伐本身的「狠」，以及加上了石揮的影響，使他演這一個角色非常的向外性，缺少一種潛隱，正與劉瓊的「無戲就是有戲」的自然作風相反，他演馬金川，戲太多，太濃，太重了，使人有代他吃力之感。

說天羅地網中張伐受石揮影響，或者說得更坦白些，張伐在學石揮是一點不過分的。也許是因爲他們兩人相處既久，而耳染目濡之故，張伐不論唸詞，動作，都在在可看出他在學石揮。固然石揮有他自己的突出的優點，可是我始終覺得他走的是一條歧道一條窄路，他自己也說：「我自正氣歌始，就採用了一條比較冒險的路。」因此，他的成功也祇限止於慕容天錫。不幸張伐非但學人，并且還學人走一條窄路，未免失之太無創造力量，何況他學的還不是創造角色，僅是一些外表的聲調與動作。一個演員必須有一條自己的道路。模仿與學習只能採取別人的精神，或參考別人的方法，而決不是一味的「翻版」。這樣才是「同是一本給孟雷特，由十個演員扮演，就會產生十個絕對不同的「形象」的眞義。以此爲張伐勉。

一九四三，十二，廿一，晨

信箱

編者先生：

恕我不會說客套的話，略能寫些渉淺的白話文，總之，我亦是個貴刊愛讀者之一，尤其如信箱欄內，更是我深切底捧讀的良伴，像先生淵博學識，又肯摯誠底口吻，懇切的答覆女界一切的疑問，確是值得我們敬尊所崇拜的，現讀者亦有一較複雜的問題。請求先生能在最短期內貴刊中披露指導否？問題的主角是我姊姊，現在我把情形述于左：

在過去三年前，我姊頃就父母之嚴命，聽憑雙方媒妁言語，嫁於同鄉顧君爲室，婚後他倆倒很睦親。祇因我姊夫顧君業爲航海船員。多日守職在外，所以在婚後一年間，爲他往返便利起見。就偕姊還居與我家隣近，又便我媽照顧到姊家內的一切，因爲姊夫不幸早已逝去了父母底慈庇的人，所以我媽深爲以壻如子待之，時間過去眞快，又是半年的暮春裏，在我姊夫離滬後幾月我姊不知不覺中認識了一個陌生人劉君但非間人。由我媽很同情底詳說那劉君的家況。不幸他亦是早年失去了父母的孤人，又視劉君似乎深知人情世故。預爲我媽所重視。而且在媽慣情的認識中他大概易賺錢之故，總以得到金錢的輔助力，使我媽無形中對他很好的印象，不久，拜我媽的義子了，所謂冥令子之稱，在媽欣悅中給我和姊姊互相認識認識亦就是以後命我以義兄的稱呼，那劉君對我倒很溫和的態度，待我姊姊更爲摯情之感，甚至朝夕相見，似同手足。如此又過去一年之間，我姊當爲義兄妹之稱，以純潔友誼的過程，並且姊已有了孩子的母親，但是劉君在一年間，並無什麼表示。直至最近，被姊所發覺他的言語中。有些頗不入耳的狀態。姊因要顧全純潔坦白的心晶，內外近隣的面子，就婉言謂他說明，以後務請不必再來。免得種種的發生，隣居的蔑視。因爲姊的性情，我能知得的。她賦性忠直。態度大方氣量寬宏的，更不慕奢華極儉僕的女性，況且已有了君的主婦，但劉君仍是依戀的口吻，欲近身我姊，經過姊反目地下了逐客令後，方有幾天沒有來了，但是他雖不來，姊的內心頓起了無限的懼怕，恐怖，祇因那劉君未得到他所慾望，恐欲腦羞成怒的舉動來破壞姊的家庭，因爲我姊夫在今春年底回滬，假使劉君引起了報復的手段，難免從中搗亂，誤進纔言，破壞姊倆的感情，摧毀倆的家庭，故姊思集示來的境遇，莫不獨人飲泣，鬱鬱不樂，終日包括含着憂愁的頭緒，亦不爲他人去伸訴，祇在內心消極的痛恨，我況年還幼稚，更不能分姊之憂，但是我亦不能坐視着姊姊頹喪消極的過程，就鼓足了我所有的勇氣，很冒昧的寫了一信。請求先生，可否有美滿底答覆二個問題，（一）那劉君如果在此短期內若有惡感的表示。先生，叫姊如何去對付他呢？（二）金錢當然要報復的，倘若我姊夫聽信他的纔言之後，亦免不了夫婦間發生破情割愛的糾紛，因爲姊夫的性情，又是古怪得不使人所捉摸，並且多日在外，更不用說了，姊又是懦弱的體軀。所以在那時候，叫姊如何去糾正她純潔坦白的心腔呢，怎麼去辯白呢！想先生係我輩的指導者，定能賜予姊圓滿的答覆，決不會使我失望的，先生，我以十二萬分的渴望，恭候在最短期內貴刊中載覆，那是我所感激不盡的，謝謝先生就誤了你很多的時間。耑此敬祝

撰安

你的忠愛讀者莉卿敬上

十二月十日

先生：還有一些向你說明，就是姊夫離申一年中，曾返家休息幾月，因公司方面修繕船軀，停泊滬埠，在休息期中，與劉君亦勝爲意氣相投的敍述，彼此亦很同情家況，至修船工竣姊夫仍奉公離滬：

莉卿君

照你底語上看來，事情並不難處理。像令姊所遭遇的人物和情形，人世間多得很，這叫「一相情願」。事情中最困難的就怕自己理屈，或是作了欺負別人的事，如若不然，事情是好辦的。

像劉君那樣的人是一個缺少理智的人物，因爲這樣，他才會去愛上一個不應該去愛的對象。對于他的情形，一方面自然是使我們感到可怕而可恨，但是另一方面也使我們同情，他是陷于感情的苦悶中了。

現在他走了，這證明他已經感到失望；知道他所做的事是不應該的。在我們看起來，他是不會加害于你的令姊的；，第一，令姊不會辜負和欺騙他，因爲她並沒有向他表示過愛他，是他自己感情用事，「一相情願」。其次，你的母親一向待他很好，沒有使他怨恨的地方。現在，我們的意見是如果他再轉回來，令姊可以用嚴肅而冷靜的態度對付他，使他沒有機會表現自己的感情，更不能使用甜言蜜語和柔情密意。如果他竟一去不來，而令姊覺得情形可怕，恐有不測的舉動的時候，可以寫一封信去給他，信中的態度要嚴肅而誠懇，使他知道自己過去的錯誤，並且在他的生活和前途上勉勵他一番，使他雖然失望但是不覺懷恨。至于他曾消耗過金錢，那是他自己願意，並沒有人强迫他，同時你的母親也有點錯誤，開始就不該爲着他的收入好就收他作義子。在我們想來，他對令姊的感情只是一時的衝動，並非一種「理想」，因爲他早就知道令姊是一位有夫之婦，那麼他不算對于「理想」的失敗。如果你們覺得他會因一些金錢的犧牲就要作可怕的報復的話，那就是一個不堪的人物，你們竟可以假借一個理由送他一點値錢的禮物，使他不感到「人財兩空」。

至于你的姐夫方面，可以由令姊寫一封信去，向他說明她所遇見的困難和對于將來的憂患，並要求他出一點主意去對付這個人。這樣，不但可以免去姐夫未來的誤解，而且可以從他那裏得一些幫助。你以爲如何！

最後，望你的令姊處理糾紛要强硬一些，軟弱正是被人進攻的缺點。

編輯先生：

貴刊是我的嗜物，尤以信箱一欄更爲注意：這裏我不想說那些恭維的話，節省一點可貴的篇幅，給別人述些要緊的話吧。后面是敝友設身處地的實情，直載着祈求南指！

她是生長在古老底家庭，有固舊思想的父母，半開化的兄長嫂姊等，年十八在中學肄業；去年經媒妁之言，由父母作主訂婚了，當時候她頗不滿此種「包辦式」的婚姻，父母曾面徵同意，但不過是表面的應付而已，她曾一度拒絕，反抗未幾怕融樂的家庭之間，引起極大波動和氣惱，而且僅僅一二次見面的他

，也指不出具體的劣點，同時她也無強烈的錯詞，因她推根本無對像，故渾純的盲從了。

訂婚的儀式做了介紹者，她倆開始認識了，由于她家庭的關係，他們不常在一起，（除了應酬式的接觸）但是一年多的認識，簡接的探詢，直接的觀察，她知道和他很談不攏，他的品性也極平常，現雖在大學唸書，而成績平庸，所作的文與信還不及敝友高中的程度，也許是優裕環境和平庸思想所促成吧？故她們感情很平淡，但是他到頗醉心她，尤其是他的媽更喜歡她。大慨是貌美吧

近悉他的媽主張將舉行結婚了！她想拒抗，但無勇氣，勢將美滿的家庭立即引起糾紛，她並且很孝順父母，不忍父母爲她而氣惱，更怕因此引起莫測的意外。（因他她的父親是很體面的商人）假使爲了顧慮以上種種而屈服，那心裏實不願之至，婚後的精神也倍甚痛苦，或許因之造成個消極的厭世者。終身幸福付諸流水，成爲個桎梏家庭的配襯者，舊禮教的犧牲者，爲之她萬分地焦急，消沉身體，衰弱了許多。

我很同情她，但也是個無主張的弱女子；再三思維下曾勸她，積極的向那未婚夫熱絡，靠他的力量要求他父母展緩結婚，一面在經展的日程內，熱絡的情緒中，予他誠摯的勸化，善意的誘導，激勵成他爲時代的新青年理想的好丈夫……可是可憐懦弱的她竟幹不了，缺少勇氣和能耐，是最大因素；然而時光瞬逝！

先生您意爲那法可好？怎樣鼓勵她的勇氣？想先生卓見遠識，貴刊又是熱心爲我們女界呼籲的唯一依藉者，我相信必定有更好的，使家庭個人兩全其美的辦法！導敝友於光明坦道！渡救個困在消沉、焦躁、彷徨，的弱女子；十二萬分底待音，像如大旱的渴望甘露！極盼能在下期（二卷八期）即覆以解渴望，以便同病的讀者借光！敬祝

文安　　讀者小文敬上

小文先生

貴友年輕貌美但是遭遇不良，我們寄以無限的同情。

但是，事在人爲，不好的環境需要奮鬥，不能妥協。

現在令友的困難是在一個矛盾上，這矛盾是她又愛她的父母，又愛自己的幸福和前途。本來，假設一對父母愛護他們的子女，該隨時爲自己的兒女設想，採納他們的意見，但在目前這新舊思想不能調和的時期，上一代的人們不能了解下一代，老年的人總以爲自己的年紀大，經驗多，什麼都是對的。但是他們不了解年青的人，要年青的人們履行他們的老舊行爲，乃至于那種行爲是極端錯誤而有害的。在這種情形下，父母雖然愛護自己，但是自己的幸福和前途已經和他們起了衝突，在這種衝突之下，你的朋友該想到還是應該注重自己的前途呢還是該服從父母盲目的意旨，和避免他們暫時的煩惱呢！

你的朋友年紀青，該珍重自己的前途。她該用委婉的言辭去向父母說明利害，如果無效，就堅決執行自己的主張，父母惱怒是暫時的事，過後會好的，但是自己的婚姻呢，那可就「一失足成千古恨」了！

我們不認識你的朋友，自然從無向她說，望你把我們的意見轉告于她，叫她堅強一點。還告訴她，我們能夠了解父母，但是不能遷就，父母不能了解我們，但必需遷就我們，因爲我們年紀青，前途遠，思想比他們進步！

至于說叫你的朋友化一些精神和勇氣去鼓勵那位少年，那是一種難事。因爲她根本就不愛他，又如何有勇氣去鼓勵呢？如果勉強的話，那還是向父母屈服。兩全其美是難以辦到的。

編輯先生台鑒，我是一個有職業的青年在十歲時，舅母替我作媒：她的姪女配我，家父母很歡喜，親上加親，去年我去過一次，與她談情說愛，互贈照片，後知道她一字不識，以致我很不滿意，輒欲退去，父母不肯，我服務的店是我姨夫所開，姨母頻頻慫慂我，大人之話要聽等……姨丈是舊思想，當然與姨母一樣，有何法能使父母肯退，退去之後，有何法不使姨父母知道，請先生在第八期詳答，啣感之至此請

文安　　命苦人中楚敬啓。

中楚君，

凡事不能勉強，終身大事更不能勉強。你既不滿意她，就跟她解除婚約。並且事情越快越好。如果時日耽擱下去，一方面足以使她誤會，同時又躭誤她的其他機會。至于姨夫母方面，你可以簡直而明白地告訴他們，如果他們不同意，你就照你的作法。你不能爲着你所工作的店舖關係就畏縮起來。

你的這個對像是舅母的姪女，也是姨父母的親戚，如果退去之後不使他們知道似乎是不可能的，因爲即使你的父母能守祕密女家的父母是不肯爲你守祕密的。你盡可勇敢一些，不要害怕。多爲自己的幸福和前途着想！這種婚姻是庸俗而可怕的。

編者先生：

恕我勿有類似恭維之開場白，而就直截的，說我要說的話了！

我是一個廿一歲的青年，家中有母，妻，妹，並且今年，還添了個孩子！他們都住在蘇州，而我爲了生活的關係，一個兒留在上海，依人作嫁，目下生活是那末的高，但好在家中，開支省，倒也還能勉強的過去，我們母子一夫妻一兄妹間感情都很好，融融樂樂的，非常快樂！我住的房屋，是和另一個姓W的，同租的，大家住在一起，W君，有一無賴子，年已廿六七歲，他的職業，是什麼機關做的，可是總是做不到幾個月，就跑了出來，他平常行爲，是無惡不作，擅長的是嫖、煙、沒錢用，就偷他父或母的東西，去變賣，前年他父母，和他娶的妻子，也給打跑了，回了娘家，在外埠找到了一個職位，出門去了，就是他對父或母，一言不合，亦輒動手就打，動手就丟東西！先生！你或許不相信，會有這樣的人吧！不，是眞有的，而且不相信有的事，却偏有的

舍妹她却獨具隻眼，垂青到這無賴身上，我知道了，因爲舍妹年青，（十八歲）或者受了蠱惑所致，所以貴刊每期出版，我每期必購，寄給她，想灌給她新的，眞眞的戀愛智識，改正她思想錯誤，另外再時時的給她信，勸解給她聽，叫她談戀愛，須看對象而論，她始終置若罔聞，並且時常托言，與同學（舍妹高小畢業）出去，與無賴子偕遊，家母年老，當亦深信不疑，不意近爲家母偵悉，年老人，受此刺激，痛苦非可言喻，又爲舍妹名譽計，不能過份如何聲張，雖舍妹當時言：下次決無是項事發生云：我亦爲之再三勸解，告以此人不可愛，即使此人是可愛者，而亦已使君有婦，彼既可從別人身上，移到汝身上，則難保再轉移，且彼平日行爲，亦可

知一切：

近日接山荆信，說：舍妹與無賴又在通信了！

先生，我實在無辦法，搬家，則蘇州尋房子，亦無異上海，頂費，小費，一大套，又是一間房屋的租金，須近百元，如果再加負担，實又非力量所能辦，又須顧全舍妹前途，進退頗感狼狽，務希 先生有以教我，則不勝感激之至，再鄙人幼少讀書，所說之言，或辭不達意，尚希斧正，惟意思總大概如此也專此即請

撰安　　鄙人陳制鍾毅頓首拜啓

鍾毅先生，

你的令妹愛上了一個無賴，實在是一件可惱而又可氣的事。

對於這件事的唯一辦法就是設法把令妹送到另一地方去，首先使她換一個環境，以免終日思念着這樣一個人。其次，要使令妹除開跟這個男人在一起之外另外尋得一種精神上的寄託。比方讓她多得着幾個好的朋友，這些人都能在身心方面勉勵她的，使她的生活漸趨嚴肅，不致百無聊柰，胡思亂想。同時家裏的人不可對她太嚴，人的身體可以受壓迫，情感不能受壓迫，越壓迫越變得緊張。因此你們對於令妹的行爲決不能加以强硬的干涉，你們對她越强硬，她便愈感到那個男人的溫存，結果她更難離開他。因此，你若不能把令妹送走，或有別的辦法時，你們只有對她比以前更好，用你們對她的溫暖的情緒去奪取那個男人對她的感情。一方面再用溫婉的言辭去勸她，務必使她知道那個男人的缺點爲止。要不然，令妹的前途的確是很危險的。

編輯先生：

每期女聲出版，我每次都去買來閱讀，沒有一期不看過，對於女聲是給我不少知識，更是使婦女們解決不少困難問題，總而言之，女聲是婦女界良好讀物，現在我有一件困難事情，請先生在下期月刊中作一個圓滿答復，我是萬分感激。

我住的屋子內，住了不少人家，我也是其中之一房客，現在因爲房子難找的緣故，所以我依舊還住下去，房東有一位兒子，同我非常之好，性情相投，我倆都願結合，可是我父母他們不答應，嫌他家窮，因爲他父親在戰爭後的幾個月中就死了，從此他家中無錢供給他求學，而且他母親送他到一個店中去當學徒，他不願使老母傷心，他忍苦耐勞學習，學的是電焊，如今已滿師了，故我父母以爲他是一個工人，所以極力反對，可是我認爲他是個良好青年，很坦白，又誠實，很耐勞，又勤儉，我知道我們不能結合，願和他一同到內地去，是要逃避這封建舊禮教，可是我們不十分祕密，被人家知道，在我父母面前告發了，先生，你一定要怪我們爲什麽不祕密？因爲告發的人是我的好朋友，我以爲他會幫助我們，不料這不是人的朋友，竟在我父母面前一切都告訴，我父母聽了，就大光其火，大駡特駡並且說了種種恐嚇言語，本來他願和我一同走，恐怕我父母不利他母親，他堅決地和一個朋友走了，臨走之前對我說，到了內地有了職業叫我前去，現在已有信來，他能維持一個小家庭，叫我去，先生，到內地有一段很長路程，還是走，還是不去，我打不定主意，請給我一個詳細答復，謝謝，文字不好，言語不通處，請原諒，因爲我也是沒有受較久教育。

祝康樂　　霞瑛鞠躬

霞瑛女士，

關於這件事望你愼重考慮。現在旅行的確是一件困難的事，尤其是以你一個孤身女子走到那樣遠的地方。在我們看起來你暫時還是冷靜一下，不要作旅行的打算。在這個期間你可以跟他保持通信的關係，如果他眞是愛你，決不會因爲你暫時不去就會變心，同時，在通信中你可以給他很多鼓勵，可以更鞏固你們雙方的感情。爲在情形變化很多，說不定在不久的將來交通會方便，那時你再作去那種的打算，你以爲如何。

年青的人行爲還是多加考慮和穩健一些的好！

編輯先生：

我知道，凡是和你通信的人，大都是一部份煩惱的讀者，本人也是其中的一個！

昨天發出的一封信，諒來已經收到？先生看了那封信，也就知道我的苦悶？現在再將我最近的遭遇，簡單地寫一些，想先生也樂意看看吧？

在一個月以前還風氣閉塞的南通來了一家嚮導社住在旅館裏作公開秘密的生涯。

百無聊賴，無法遣愁的我，聽了嚮導社的消息，使一顆罩在沉悶網裏的心，不禁地興奮起來，由於某一個機會，認識了一位嚮導小姐，她雖不是一位美麗的女郎，可是她的冷靜的態度，却滋生起我熱烈的情緒，使我一向飄盪在天空中，遊絲般的靈魂，像得它的歸宿一樣，不自主地，依向她的左右了，我明白，歌場中是沒有眞的愛，眞的情，只有虛僞與欺騙，然而，我相信，人類倒底是感情的動物，無論在任何一個人羣裏，不會絕對找不到一個同情的對象，來作我精神上歸宿。於是，「她」我就認爲是一個未來的對象。雖然，她的態度仍是冷靜的。

昨天，她告訴我說，二三天後將要離開這裏，由父母的作主，和一個陌生的人結婚　編輯先生，我正在熱望蓬勃的時候，突然遭到這一個嚴重的打擊，內心的悲哀，那會抑制得住呢！何況，同時又證明了她過去的冷淡，乃是她人格的高尙呀！

我在這百感交集的時候，只有向先生發出心的呼號！並希望能由貴信箱裏，尋到我生命的泉源！　　平十一，六

平君：

不一定每一切嚮導女和妓女都沒有靈魂，正像反過來，不一定每一個上流社會的女性都有靈魂一樣。受過更多磨折和痛苦的人，爲着生活的經歷，他們常常表現得冷酷，虛僞和無情，彷彿是失去靈魂一樣，實際上，如果他能遇見一個眞正的同情或了解他的人，他會比許多人更眞實而熱誠，更能從生活的深淵裏躍出他的靈魂來。高爾基的「秋夜」中的女人就是一個例子。

對於嚮導女我們也是這樣看法。因爲用這樣的方法去看，不能說你的戀愛就是錯誤的。反過來，未必對於一個高貴而保持貞節的女人的戀愛一定就是對的。

但是，戀愛需用理智，需要在可能的情形之下使用自己的感情。要不然，無論如何那種戀愛都是錯誤的。你是一個有理智的人，所以你能以更高的眼光和理解去分析一個被流俗所不齒的女性。你的看法是對的。你現在發現他已另有其人而感到痛苦，這自然是人情之常，但是你該運用以往你對她了解的理智去克尅自己的感情才是。爲人最可貴的不只是要有理智，是要能運用理智去忍受一切的痛苦，即是說一把刀插在心裏也要冷靜地去忍耐。

你現在是該冷靜的時候，重新開展你的新生命和新希望吧。人生是遙遠而遼闊的。

餘聲

我們編輯這期本刊之後正是聖誕節和新年將到的時候，預算在它出版以後，和讀者見面的時候正是舊曆新年快來的日子。逼在兩個新歲之前的心境是多麼繁複而徬徨啊！歲除是令人感慨的日子！

然而我們的思想是簡單的，爲着尅服我們的艱難困苦，完成我們對于工作的奮鬥，我們只有把生活與頭腦都科學化和紀律化，遇着任何打擊不要回頭，任何困苦不要畏懼。我們的刊物就是這樣維持下去的。願讀者也以這種精神和我們一同奮鬥。

知道讀者的負担沉重，不願再把一本刊物的負担多加一點在讀者身上，本刊的賣價一直都是低的很。現在因紙張的昂貴，不得已照原價再加數元，每期價爲十元，全年一百十元，半年五十六元，望讀者注意。

從本期起本刊又特約女畫家陳小翠女士爲畫封面一年，她所要畫的是「紅樓夢」中的十二金釵。本期從薛寶釵起。如欲保存全畫的請從本期注意；恭賀新禧！

恭祝新禧！

本外埠總經銷處　五洲書報社

地址：上海山東路三二一號　電話：九二四七六號

代辦部

漢口　漢口文具社
漢口　中國文具公司
松江　標新書店
松江　大衆教育用品社
嘉興　元大商店
嘉興　嘉華書局
高郵　會文堂
揚州　世界書局
揚州　陳恒和書林
揚州　萬衆書局
泰縣　新泰書局
泰縣　業餘商社
杭州　西蒙書店
南通　新民文具社
蚌埠　商務印書館
蚌埠　新新書局
蕪湖　務學文具店
常州　世界文具社
常州　世界教育用品社
常州　中華書社
南京　建國書店
南京　中心書店
南京　新國民書局
南京　野草書屋
南京　大同書局
南京　中央書店
南京　金門書局
蘇州　中央書報社
蘇州　新新書局
蘇州　蘇州文具社
蘇州　新國民書店
蘇州　新青年書社
蘇州　中國鋼筆公司

女聲

（工部局警務處登記證
C字第一〇一八號）

第二卷　第九期

民國卅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總編輯發行者　左俊芝

編輯室　上海博物院路一四二號光陸大樓內四九室　電話：一九九一四號

發行所　太平出版印刷公司　上海西康路四八九號

印刷者　太平出版印刷公司　上海西康路四八九號　電話：六〇一七〇號

每月十五日出版

每月一冊　十元
半年六冊　五十六元
全年十二冊　一百十元
本埠每本加郵費二角　外埠四角

・以上價目以儲備票計算・